

李弦文集 1

詩歌卷

大地之歌

李弦(李豐楙) 著

江寶釵

主編





李弦文集 1

詩歌卷

大地之歌

李弦(李豐楙) 著

江寶釵

主編



## 目次

## 市長序

- 邁向人文烏托邦 黃敏惠 011

## 作者序

- 大地之歌 李 弦 013

## 主編序

- 不以穿越之名穿越的年代 江寶釵 015

## —————// 卷一 大地之歌

## 【輯一】掙扎

- 悟——為山頂墓園而作 023
- 天鵝是舞——古典的喜悅兼為夢的補記 026
- 掙扎 028
- 逸 030
- 給孩子 031
- 童歌 033
- 機場送友 038
- 小河淌水 040
- 塔 042
- 白翎鷺之歌 044

## 【輯二】小鎮印象

都市速寫二幅	051
小鎮印象	054
秋之小品	058
廟	060
山之歌	062
歸鄉	064
歸鄉所見	066
舞龍	070
月蝕	072
曇花	076
木柵記事	077
河	079
微雨茶園——山行避雨田家話茶歸後作	080
木柵溪	082

## 【輯三】哭調仔

吳鳳之歌	085
仰望之歌	087
禱	090
少尉詩記	096

小鎮——十月登山路經平溪作	101
哀祭	102
幻	105
越戰二題	108
哭調仔	112
傳說	115
木柵之什	120
海葬	125
變調——聞李抱忱博士指揮合唱有感	130
南胡	134
七淒篇	136
舞龍	139
年	141
卦象——隆冬讀史有作——	143
公寓記事	152
吾街吾巷 一集	160
吾街吾巷 二集	166
吾街吾巷 三集	172
非兒童看的卡通	178
古城行	184
大地之歌	188

**【附錄】**

皓歌——一種卦象的啟示——	209
再見，浪子佐巴——「佐巴，佐巴，佐巴」之變奏——	217
海葬（一）——故鄉 海難 詩記——	220
海葬（二）	226
闕題	231



## —————// 卷二 下午，寂寞的空廊

## 【輯一】下午，寂寞的空廊

無題	233
雨中行	234
暮	235
星夜	237
晨之醒	239
面·書	240
星花	243
看妳，在燭光中	244
植物園組曲——我從南方的異域走來植物園淺笑迎我	246
早安·校園——外一首	249
春之手札	250
夏之手札	254
夏之遊草	258
季節之手札	262
海濱沉思	266
墓園輓歌	269
下午·寂寞的空廊	272
校園·我雕塑妳	275
刻在墓碑上的名字	282

輓夏	285
浪之吟	287
二重奏——贈 L	291
逸之外	295
靈感之外	296
蛻變	297
蝶異	300
變調	306
哀歌二三	313
午後的簫吟	315
月異	317
<b>【輯二】月，在山寺</b>	
晨道上	322
花季	324
初晨	326
月，在山寺	328
變奏的秋	330
秋的聯想	334
鴿之姿	336
遊記詩稿	339

晨之林園	343
寺廟廣場	344
淡水河岸	345
山寺	349
風景連作	350
一個海邊的下午——詩風景畫素描之一	360
迴旋集	367
秋之三重變奏曲	370
蓮之歌——自我藝術觀的一種解說	379
夏之形象	382
秋之感覺	386
秋之形象	387
秋	389
植物園三題	390
<b>【輯三】致杜瑪</b>	
夜，在嶺上	397
站崗者	398
音樂花園——聽貝多芬第六交響曲而作——	400
瞻望與沈思——中國文化的謳歌——	402
狂想·西班牙風的曲子	406

三個象徵的解說	410
洪荒——對生命最原始的孤獨感與狂野性之探討	416
露營手札—兼贈那些不知名的營友們—	424
不協奏的都市之夜	430
變奏的夜曲——贈給「愛樂」的朋友們	433
致杜瑪	435
<b>Abstract</b>	<b>440</b>

## 市長序

### 邁向人文烏托邦

經歷風華年少時期，受嘉義風土滋養成長的李弦（本名：李豐楙），是詩人、散文家、評論家，也是道教研究者，更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他在文學與民俗領域的創作、研究都很傑出，放眼台灣，與他相似的學者作家並不多見，更是嘉義市的人文瑰寶。李院士融貫民俗與文學的述作途程，開拓出一條新的研究渠徑，也為所有文學人指明了一條寬廣大道。

人類文化是歷來智慧的累積，文學與藝術則是文化精華的呈現，因為人的同理心與審美觀，最能觸動彼此心靈，引發共鳴，累積共通情感，穿透時空，傳頌千古，歷久不朽。敏惠忝以文學與教育專業從政，深刻了解文學剖析人世深層情感與文化流轉，強化社會真善美的生命力量。多年來，堅信並秉持一貫「文化立市」理想，努力推動文學活動，厚實文化治理能量，打造嘉義市成為充滿人文氛圍的城市。

感謝李院士提供畢生詩文作品，自 1999 年無償授權本市文化局出版第一冊詩集《大地之歌》，次年出版第二冊散文集《蝶翼》。今年再新增授權出版現代詩論集《論述卷 - 將葵花般的仰望舉起》，與古典詩論集《論述卷 - 中國古典文學與純粹性探究》，計兩冊，年表也重作修改。同時因應數位運用時代，授權出版全集四冊電子書，充分呈現創作到研究的文學與學術歷程，展現其人文精神全貌。這是一項相當浩大的工程，感謝擔任總編輯的中正大學台文所（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江寶釵教授及團隊全力投入，終於順利完成此次出版計畫。

李弦是本市首位出版現代文學創作集的作家。如今，二十餘年後，在本市作家全集的出版史上，亦是第一位。德不孤，必有鄰，彷彿冥冥中自有天意玉成及貴人們相助。透過本次作品的出版，必然對地方文獻保存、作家作品研究，及在地人物風貌呈現帶來相當程度的貢獻。敏惠由衷對李弦的創作深表敬意，同時透過持續出版「文學全集」，推動文學風氣，使嘉義市朝向文化宜居城市步步邁進。

市長 黃敏惠

## 作者序

# 大地之歌

有許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多少都曾經歷過詩或哲學的一段，持續多久就要看其中的機緣如何？我自己也曾擁有，幾乎與成長的時間完全相應，等長大到人情練達的世故階段，回顧這些作品也就特別感覺到生命紀錄的可貴。

從雲林縣濱海不遠的農村搬遷到嘉義，這一祖母口中所說的諸羅城，就從此成為生命中的聖城：在這裏完成了大學之前的學習生涯，從知識的到感情的。在文人的寫作經驗中，這一段常是蘊藏最多生命資源的寶藏：不管是年少輕狂，抑是生活的艱辛，都會在詩中反覆出現。

臺北則是文藝青年的心中一個都城的圖象建構，從市區的師大到市郊的政大，只有中間一度有三年時間到女子學院的台中靜宜。在這座無城的城市裏，其實仍有一道無形的城牆。在牆裏可安全地戀愛、結婚過了一生；卻也有意衝破這道牆，那是戒嚴之下的保守、不自由與政治禁忌。如此好的壞的一概俱全，才豐富了詩與生命。

七、八〇年代的台灣詩壇，是一種海洋式的寧靜與不寧靜，寧靜的是政治高壓下的社會表象，不安寧的則是想要衝決諸多禁忌的生命力。在噴泉詩社時期，讀詩寫詩，似現代而非現代，優秀青年詩人獎的那些代表作，是那一階段趨向成熟的紀念。等到大地詩社的反動階段，用詩實踐關懷現實的理念，如實反映初為人夫、為人父的心境，也反映二二八之子的關懷鄉土、批判現實。等到為人師、為人長，變成在大學講壇教授現代詩文之餘，自在敘事〈台北行〉、〈大地之歌〉時，技巧、詩想已較成熟，卻已是學術生命轉向的新階段。

經歷了三個時期，寫詩只是生命歷程的紀錄，雖也在不同階段得過獎，卻也未特別熱衷參與文藝活動，這種與詩壇保持距離的特性是個性使然，所以發表的地方幾乎多是固定的同仁詩刊。發表過了也只簡單剪貼存檔，聊以紀念這段詩與愛的歲月，從未想到出版詩集。大概自覺目前學者的我和詩人的我已漸行漸遠，唯一留存的也只有評論八、九〇年戰後世代詩人的趣味了。

一年來在妻月仙遽爾仙去後，為了完成其出書的心願，就特別整理其遺作。這時也觸發整理自己舊作之念，沒想到江教授寶釵適時來訪，說要整理出版嘉義市作家作品集，經過多次翻尋才湊齊，承蒙她的激勵、催促，總算編成作品繫年、補齊殘稿，心中實是感謝萬分；也對諸羅熱情的鄉親感激不已，沒有這一鄉土「文物」的挖掘，要等那自然出土時間又將是何時？謹誌此以為紀念。

李弦 寫於木柵書齋

1999年5月8日



## 主編序

# 不以穿越之名穿越的年代

## 傾耳讀李弦

在我青春年少的時候，頂著一個春秋大夢，要去尋上古之人如何穿梭於原始的侏儸紀公園的永恆之謎，語言才剛剛發生，修辭尚未開始，神話以最青嫩的聲調講述著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故事。那時候，學者李豐楙是我早識面的，也是我的偶像，成名甚早，在那個年代，他早已是名滿天下的宗教神話研究學者。

李豐楙先生，我的第一篇不成熟的論文，談《文心雕龍》的神話觀，是他講評的。在那樣青澀的習作裡，有無數可怕的缺點，但是豐楙先生客氣地指點了一些，並且說他願意把手邊的資料借我參考。後來，我任職「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請他來校演講；不久又籌劃一個「台灣的文學與社會」的研討會，請他撰寫論文，他竟然都答應了。演講動人，論文甚佳，令我欽佩不已。於茲，我才發現，李豐楙另有一個名字：詩人李弦。恕我孤陋，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李弦。像他這樣的成功的學者能寫出幾篇好詩呢？這個卡在我心中的疑問，導致我認識李弦，要延擱到我已中年以後。

閱讀李弦，成為我的研究計畫「嘉義地區現代文學發展史」的一部分。也因此明白了許多：他是嘉義人，曾經寫詩，辦過詩社，很活躍過一陣子。讀了李弦的所有作品，我大為驚奇，幾乎是所有文類：散文、詩歌、評論，無論質與量都十分齊整，完全可以獨當一面地結集出版。當時，我便極力遊說當時的嘉義市文化中心賴萬鎮主任，希望能夠出版全集，可惜限於經費，未能無法實

現，只能先行出版詩集。詩集編出來的水平，無論就藝術成就與寫作題材言，在嘉義地區，有它不可忽視的地位，就是放在全國詩壇，也有它必須被討論的重量。

除了才情、學力遠遠地不如學者李豐楙與詩人李弦以外，我卻是與「他們」有一些共同點。我自己也創作，也研究，也熱愛田野裡的民俗；同時，與嘉義有很深的關聯——李弦成長於嘉義，而我在嘉義任職。最後，我們將會有一樣長的時間揮灑於嘉義！

從為嘉義現代文學建置資料庫開始，我與李弦有了比較頻繁的接觸。為了訪談，我與外子造訪了他在木柵的家的時候，也盤出一個嘉義地區重要作家的位置給他。

也因此，有緣分陸續為他編輯散文集《蝶翼》、詩集《大地之歌》、《下午，寂寞的空廊》。其中，許多的篇章，都是手稿。他的字一派透迤的姿態，頗似蚯蚓，在土地上匍匐前進，列隊齊整。這些字是這樣地像極了出入於土地的喘息，讀著，讀著，煥發出無限欣然之感，是有風與水的滋潤。

## 從詩歌大地到下午寂寞的空廊

1999年出版的《大地之歌》，收錄李弦1969年8月大學畢業那年之後的作品。分三輯，輯一「掙扎」，為抒情之作，有對於生命的冥思，如〈悟〉、〈塔〉兩首是起因於山頂墓園或靈骨塔而引起的感懷，也有初為人父的心情：〈給孩子〉等。輯二是「小鎮印象」，多為寫景之作，寫小鎮的景觀風土：〈廟〉、〈舞龍〉、〈河〉、〈微雨茶園〉等。輯三是「哭調仔」，則是以詩書寫社會紀事，有對歷史的感懷之作：〈吳鳳之歌〉、〈仰望之歌〉〈禱〉，軍旅生活時的作品：〈少尉詩記〉，或者現代生活的〈公寓記事〉、〈吾街吾巷〉等。

另外，有六篇附錄，包括五首詩和李弦詩集年表。

2000年出版的《下午，寂寞的空廊》，收錄1969年以前，李弦大學畢業之前的作品，是李弦新詩的第二集。一樣分為三大部分，輯一是「下午，寂寞的空廊」、輯二是「月，在山寺」、輯三是「致杜瑪」。輯一主要是在抒情；輯二主要在寫景；輯三主要在敘事。同年出版《蝶翼》，是作者的散文，共可分為「紅樓集」、「桃城集」、「沈思集」、「迷思集」、「木柵集」五個部分。

這些文章裡，特別引我注意的是桃城集這一輯，他筆端所至，寫的都是嘉義城、諸羅城的事物。李弦出生於雲林口湖棺梧村，國小五年下學期遷居嘉義後，一直到大學，他的家，都在嘉義，這是為什麼桃城幾乎是他生命中的聖域。〈憶兒時〉裡，那個充滿陽光、花草的小村莊，許多動物陪他歌唱，一個如此快樂的童年。這中間的情感與土地相縫，令人無法拋卻。

根據李弦自己的說法，他的詩歌生命經歷三個階段。在嘉義，李弦完成大學之前的學習生涯，從知識的到感情的。這一段蘊藏著最多生命資源的寶藏，我們看到李弦反覆從中國文學的深井中汲水，灌溉在嘉南鮮美的土地上，培育豐美的花木。這個時期的李弦一方面耽溺於美的追尋，一方面致力於知識的追求，通過聯考後，負笈台北。

臺北是全國文藝青年的心中一個都城的圖象建構，李弦從市區的師大到市郊的政大，如他所說，在這座無城的城市裏，遶行一道無形的城牆。在牆裏安全地戀愛、結婚，可以這樣過了一生；同時，內心卻也湧盪著一種衝力，想要衝破這道被戒嚴封上種種禁忌的城牆，穩妥與緊張跌宕相錯，李弦說，如是豐富了詩與生命。在大學噴泉詩社時期，優秀青年詩人獎的那些代表作，是邁向那一階段成熟的紀念，站立於現代主義思潮排嘎直下的六〇年代，李弦因為他中文系的訓練而有頗異質的表現，似現代而非現代，深厚的中國性與西方的現代性相遇，譜織的詩篇情調以前期的形式美為底層，反差參差，顯出晚唐的奇

詭富麗。

這兩個階段的李弦詩，大量形容詞繫於物象，善塑意象的天賦，使他從環境的營造過程中叫文字自然浮顯主題，寓情於景。儘管前期詩高昂豪邁的語句時現的激越，如「魂兮 歸來」、「熱血熱血……」，稍嫌刻露，然而多數時候李弦恬淡詠懷，對大環境氣氛的掌握與營造，已嶄露做為詩人的造詣，風格獨到。

大地詩社時期，進入了李弦的反動階段。他用詩實踐關懷現實的理念，如實反映初為人夫、為人父的心境，也反映二二八之子的關懷鄉土、批判現實。激越、唯美、奇詭的情懷漸落盡為平淡。

很可惜，為人師、為人長，寫下長篇淋漓，轉折多趣的敘事詩〈台北行〉、〈大地之歌〉時，如詩人所意會到的，他在技巧、思想更臻成熟了，正如一隻槍地躍起的巨鷹，廣闊的天空任他遨翔，這時他卻向學術生命轉向了。我們獲得了一位學者，以失去一位詩人的代價。

## 存在所展開的沉思，蝶翼翩跹

一如詩歌，李弦的散文誠實地記錄了他的生命腳程，展現個人的、但也投影著社會現象的生命情調。五〇、六〇年代那些歲月扛著反共的重擔，在可見的空間裡，大自街巷，小至紅標米酒，到處是奮發圖強、枕戈待旦的話語，然而在不可見的人的心裡，卻瀰漫著無可如何的愁悶。人自那裡來？要往何處去？這樣的焦慮，在政治噤語的環境裡擴張到極大，孕育了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這樣正面積極與負面頹廢奇異地穿織了李弦散文。他一方面低徊盤桓於美學與存在的玄思憂慮，一方面卻又加勉自勵，遍地尋陽光，觀照宇宙，以中國為其核心。隨著年齡增長，社會的步調在動盪中調整，台灣進入了鄉土期、本

土期，李弦的散文省發「小巷」的居常生活、觀察「白翎鷺」，直到沉痛的「懷月辭」，進展的痕跡斑斑可尋。

蝶翼翩躚集裡所收的散文，以居所標幟李弦的不同階段：求學期的「紅樓集」、居嘉義的「桃城集」、在台北的「木柵集」，至於「迷思集」寄神話之思，「沉思集」寓個人冥想，則以散文的性質區分。

書名定為蝶翼，則在指喻李弦身兼數種身分，既是宗教／文學學者，又是散文家／詩人。研究與創作，在李弦似是非常容易的變身，只不知，他在做學者時，是否還聽到創作的另半身的呼喚？還是蛺蝶展翅翩躚，根本就渾合為一？

## 葵花的仰望與純粹性互為建構

2013年的《將葵花般的仰望舉起》則是李弦的現代詩論，是我對李弦文學編輯的餘緒。他的許多看法，成為臺灣文學史的先趨／驅。本書分3輯，分別收錄詩論17篇、賞析11篇、雜論8篇。

很多人認為，論述何必成集？然而，如果沒有論述之集成，有時候，不易了解作者的學思與創作的關聯。特別是，李弦最重要的身分是學者，而且，他又有令人矚目的現代詩論。這是我們何以編輯本書的理由。

即使是評論詩，撰寫詩歌理論，李弦的字行裡，竟也出乎意表地充滿著對土地的理解，一如他的字。此地，彼土；他疆，我界，一如蚯蚓，娓娓敘來。所有的有形的框架，或無形的障組，都不能阻止蚯蚓輕緩卻賣力的運動。在世紀末以後，對於這樣的穿越，有一個摩登的形容詞，叫做「穿越」。

這本被名為葵花的詩論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它便是武俠寶典一般，在七十年代，早已經跨古典、現代；台灣、中國、西方；現代主義、本土主義。

即使今日，這本詩論結集仍然為我們展示無限的意義。而這本詩集中的諸多論見，成為我撰寫《台灣全志文化志文學篇》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特別是現代詩評論，見解獨到，例如這一段：

七、八〇年代的台灣詩壇，是一種海洋式的寧靜與不寧靜，寧靜的是政治高壓下的社會表象，不安寧的則是想要衝決諸多禁忌的生命力。

（〈序〉）

幸而書寫永在，我們仍然可以從目前李弦所寫下的詩去追溯他曾擁有的生命，探尋美的最初，現代的轉折，然後回歸於本土的平穩—我多麼欣然，得以參與這樣一個詩的心靈。

古典論文集收錄了 10 篇李弦古典詩論。全書辯證文學的兩端：社會性與文學性，社會性要求反映人生、回應社會，屬於文學載道論的一環，文學性則強調個人情志抒發與藝術技巧經營，要求純粹的文學，從〈裴子野與蕭綱之比較研究〉起論，由南朝時期「文學放蕩論」、「純文學」、「純粹性」的辯證切入，續依時序而下，析論歷朝的文學純粹性主張，劉勰、空海、皎然、司空圖、嚴羽、乃至王士禎，作為全書收束。

我最感到抱歉的是，這本書在我這裡囤積甚久。這些文章多寫於早年，許多引用是隨興的。但為了表達李弦的敬意，我請恆毅、鈞筌、千珊、佳賢逐一查考。中正於現代文學的藏書不多，只好不斷遠赴台北，以至於耗費時日甚久。終於，所有的查考在去年底完成，排版與校對亦隨之竣工。毋庸置疑，這本書的出版，要歸功於辛苦的同學。最後的校訂，除了我自己之外，也勞駕了黃清順博士。在這裡，我要對各個朋友的付出表達我懇摯的感謝之忱。並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彌補臺灣詩歌理論發展史上的空白。

編輯過程，先補註腳、發表處，整理引文的呈現形式。李弦原始版本中所作的註腳，在那個時代較簡單，由於當代學術發展到今日，學術倫理的要求愈趨嚴謹，那些應該獨立附注，那些適合隨文附注，是編輯時的重要考量。最後並檢查腳註、參考書目的體例，整體修改以《臺大中文學報》為準則。

## 餘緒

1999年、2000年陸續出版了李弦的詩文集。2002年起，我又受命進行嘉義縣山區文學數位博物館的建置。迄今，我持續做了一些地方文學文獻的編輯，如《文心集》、《諸羅記》（渡也著），召開一個綜論式的嘉義文學研討會；將渡也納入中正台文所的文學經典人物，辦理了渡也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族裔專題的鄒族工作坊、研討會等。

承豐楙先生器重，交由我全權進行李弦文學集的編輯。借著編輯的方便，我遂也從頭到尾把李弦文學讀了幾遍。

由於嘉義地區劃予藝文的資源有限，每一次都備極辛苦，李弦文學集到今日完成，在學者李豐楙獲選院士，對於嘉義市這座一直以人文建構為職志的城市，其意義非比尋常，對我而言，感謝冥冥中的種種「天功」，讓於2022年歸建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的我，得以有機會參與城市的人文建構，而這，彷彿也是一個旅程的結束。

江寶釵 2023年10月18日書於大學寧靜湖畔



詩歌卷一：大地之歌

## 【輯一】 掙扎





## 悟——為山頂墓園而作

聖白的碑林飄盪著日光  
雲流湧動 在墳墓和白楊間  
濡溼的晨露斑斕得耀眼  
沿著山脊的墳丘  
飄飛著清明過後的冥紙  
蝶起蝶落 蝶落蝶起  
彷彿年節的市街 鞭炮高揚  
起伏的喧嘩拍動無聲的異域  
冥冥的灰色中  
幡飛的白楊浪濤著波波湧高的聲濤  
在宿露初醒的草徑上  
絡繹不絕的踏青裏  
踏不出帶著歡歌的春日  
徑道的盡頭 弧懸著蒼白的太陽  
鳥鳴穿不透的天幕的裏層  
冥色的憤怒  
隱隱透露著焚化的焦味  
披拂著哀草的風語  
沿道悉索  
徑東徑西 躺臥百年的枯骨  
仍夜夜希冀有泣血的孟姜女

在蝕骨的苦楚中泣成豐肌肉骨  
徑南徑北  
許有幽靈不耐螻蟻的聒噪  
黃泉夜宿  
夜梟在枯藤老樹間烏棲  
且嘯呼沈淪血池的饕餮餓芋  
俯臨密集的城市  
從熠耀的燈火到喧聒的市聲  
人生之境竟隱隱  
映現著舞台的空幻與虛滅  
優伶的角色在燈下扮演著公卿與乞丐  
喝采自幌動自瘋狂的笑鬧中昇騰  
然後謝幕  
徑東徑西徑南徑北又多了蹀躞的異鄉客  
日光閃熠 雲彩燦爛  
修長的通道上  
幡飛的竹枝悲淒的蜿蜒  
晨起的墳地轟鳴著鐮鋤  
芒鞋緩緩問路  
向域南深黑的地穴  
投落的陰影覆蓋著飲光的碑銘

安息吧，沉埋的只是一場夢境  
一鍬鍬的黃土覆上  
一塊碑的莊嚴覆上  
危懸的日頭 在異域的上空  
映照殘餘著的寧靜  
魂兮安息——  
春草為衣秋蟲為汝之伴  
域南域北是靜默的鄰居  
在月夜賞月 春日曝曬渾圓渾圓的日頭  
俯臨域外

——一九六九年八月（桂冠二一三）

## 天鵝是舞——古典的喜悅兼為夢的補記

千山森冷的冰雪與萬木羅列的纖影  
自午后凝聚的大氣中  
呈現大理石柱的古典與柔美  
天空凝藍而低垂  
圓拱般輕罩  
        四面雕空的廣場  
        蝕刻斑斕花雕的浩瀚  
倘使層織山色的空際之外  
滿山的楓紅  
彩動的墨綠  
被凝壓在水晶透藍的覆蓋底下  
晨舞 那種迴旋的色調是淡藍  
午後背景加濃  
自空曠的浩瀚外矗起晶瑩的煙痕一如蛇的紋身  
遂有天鵝的白翅飛臨  
在迴聚而又散開的起落間  
燃亮雕鏤藍花的舞場成水晶的閃爍  
翩翩，滑翔而微微上昇  
以白翼的徐緩漾起  
緩緩波動的大氣  
音波飄落

靜息一瞬 萬千的天鵝扇張美麗的翼  
舞蹈 許多舞影  
又是凌風的芭蕾  
又是蝶翔晨空的歡暢  
又是輕翔 滑昇 且亭立著  
在森列的亭亭間  
倏然煙火般散開成萬千紗影與舞浪  
屏息的大地夢寐著  
雪波繽紛而降臨  
瑩藍的天空從東到西垂落  
水晶的長列在千山萬木裏列成  
迷宮的長廊  
廊外 萬千的天鵝上昇  
以優美之翼飄逸向浩瀚之外圓拱之外  
圓拱的廣場忽又空曠  
翼影彷彿還在迴旋 上昇 迴旋上昇  
跳躍的霜雪灑向廣場上  
圓舞的下午沈浸在陰影與微光裏  
天鵝是舞 呵！美的存在  
自古典與夢幻的交織間雕塑成多面的姿態

——一九六九年十月

## 掙扎

廣場的天空烏鴉旋飛著凋蔽的羽翼  
一種哀傷的姿式  
遙遠的地平線之外  
鬱積的彤雲險惡地閃射著陰影  
陰鷲的光輝  
懾人的光輝 而太陽  
太陽鬱苦而紅地往上掙扎  
秋已病得深沉  
當天風刮來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  
「我已凜然觸及可預知的風暴  
那鹹濕而冷的腥風  
如此使髮直 使齒慄 使骨髓冰冷」  
天外的風聲是謠傳或是預言  
總使得漂泊的羽族感覺茫茫  
茫茫無一枝可棲止可歇息  
終日的聒噪  
「悔當初早該。——」  
「悔不當初早該——」  
低壓的雲 冷風鞭韃著失落的悲啼  
寒雨網住眼前迷茫的路  
「咀咒 悔恨 除了這些

這時總該作些什麼？」

寂寥的空中 鴉群的飛翔無助地

掙扎

——一九七二年十月稿於指南山下

## 逸

從窗臺躍下，某種絲絲縷縷的亮光  
數盆盆栽就如此自在地  
淺酌著檻外的秋陽  
午后慵懶的身姿  
施施然在鏡中伸展  
忽然 鏡面輕微地悸動  
翩翩的  
飛出  
一隻蛺蝶  
振翼的美感 或滑昇或繞圈  
在空曠的視界裏幻化  
某種姿態、某種與飄飄有關的感覺  
春日昇騰的彩畫  
還有囚禁了整個寒冬的花園  
在身前身後不停地開花  
而現在 眾多的花都已飄落  
翩躚的蛺蝶 遽遽然  
醒覺 所有的風景  
輕淡一如黃昏的藍煙  
在悲涼裏焚燒後，昇入  
金黃而豐饒的秋空。

——一九七三年（噴泉十一）



## 給孩子

孩子，你牙牙的語言是如何  
漸漸成為一個個符號  
初生的瞳子與  
層層疊疊森嚴密布的萬彙中間  
太陽與森林  
星辰或者花朵  
在月光  
在雨聲  
在早晨打開鋁門窗時輕輕地  
鳴金敲玉的風鈴  
你的感覺深深進入這一大片自然  
公寓背後日日躍昇起不朽的太陽  
春天走過，夏日來臨  
孩子，你的眼睛看  
樹葉的顏色由嫩黃而墨綠，你的耳朵聽  
細碎的風聲與花芽的茁長，你細而有力的呼吸  
融入遠遠近近舒緩鼓動的大氣裏  
這裏以及那裏  
日復一日，你的世界依次造成  
從一開始，你照著自己的方式  
參與我們以及整個世界的生活

孩子，你注意著我們  
選用一些精巧的語句賦與世界的本然  
或星或花或白晝  
或牛乳或吃飯或者一些不易表達的意念  
你的嘴輕巧地翕張  
開始一兩句單音節的語言  
開始用我們的方式參與我們用符號構造完成的  
世界

——一九七三年

## 童歌

之一

假日 城裏的孩子們  
從大街小巷的蝸居走出  
紛紛擠到臺北車站的  
廣場上

通紅的臉

如

灰壁上一幅廣告招貼裏的漫畫

(請依照次序 排隊 上車)

高速的

公路

爆炸的

早春

城市餵養我們的

是這麼過剩的藥物

(請不要把頭手伸出車外)

公路旁

一片早凋的杜鵑

無聲地

繽紛的繽紛的落向

污染的空氣裏

（請不要攀折花木踐踏草地）

讓我們穿林入林

讓山走到我們腳下

紅臉的太陽

鳴囀的青鳥

不再是印得好看的

畫片

不再是唱得離譜的

童歌

讓我們

赤裸著腳奔向

疊疊青山涵碧

讓我們

雪亮著眼泳於

彎彎溪流青

讓輕輕的風 暖暖的陽光

使我們的頭項間散發

輕輕的

暖暖的

感覺

假日 城裡的孩子們

不再擠到河堤上

捕捉

一隻破翼的

蝴蝶

## 之二

孩童列隊沿著紅磚道向回家的路走  
放學時分  
城市裏巨型的櫺窗映出  
他們黃卡其制服以及  
圓緣的黃色帽子  
另一群孩童在小黃旗擺下後  
快步通過斑馬線  
他們想著，七月之後就可放長長的假  
依照課本上講的去生活  
又是山又是河流又是白沙的海灣  
歌著玩著或者裸著雙腳跳跳躍躍  
他們懷著節日的歡騰在等待  
奇妙的日子，從放假的第一日開始  
而這一切就這樣開始了  
吾街吾巷參與孩童們的活動  
在公寓與層樓的背後看得見  
他們昇起風箏與天空  
正午一任高張的太陽  
夜晚的課程屬於電視

他們認真學習一些書本以外的一招一式  
假期總是這樣結束又這樣開始  
課本還是繼續讀下去  
他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繼續圍聚在公園預定地上  
一遍又一遍重覆老歌  
我家門前有小河我家門前……

——一九七三年五月（大地詩刊五）

## 機場送友

松山在停機坪外淡淡的綠  
基隆河繞過臺北的西北  
陽光底下 起起落落的飛機  
朋友 此地一為別 孤蓬萬里征  
萬里之外的另一片土地  
飄落生根的另一片土地  
另一種風另一種雨  
要結成那一種菓實的東方植物？  
朋友 在母性的大地  
或許貧瘠 多風暴氣壓低  
但站立於晨曦與朝露之中  
痛痛快快地舒活自己的筋骨  
每一伸手每一投足  
血管中流動著滾滾的血  
落根在異域之上  
黃色的皮膚是本有的肌理  
堅韌的骨節在風聲雨聲裏  
挺立著昂藏不屈的身軀  
開自己的花結自己的蒂  
朋友 一株東方植物的奇蹟  
浮雲飄飄在機場的上空



擴音器傳播異樣的憂戚  
你的雙親用叮嚀用熱淚  
你的伙伴用祝福用雙臂  
落日孤懸在滑行的飛機之後  
淡淡的光淡淡的淒迷

——一九七四年三月（大地詩刊八）

## 小河淌水

車經山仔頂下的光明路

城東的諸羅

隱現在朝起輕飛的白霧裏

拐過公園的東北

霍然而立 高高而直的橡樹

閃爍在霜氣昇騰的白色陽光底

小河淌水 慢慢的淌 細細的流 從林木深處流來 輕輕

微微的小調 老祖母哼的 學校老師教的 輕拍子的調兒

沒有強烈的節拍 沒有複雜的主題 流經木橋 流經竹  
叢、淺灘……

小河淌水 慢慢的淌 細細的流 從記憶深處流來 兒時

在淺灘捉蝦 年少在橋上捉夢 落霧的清晨 傍晚的落日

風聲蟬聲 樹影花影 滿天的晨光 映照在林間露珠閃  
白的小徑

小河淌水 慢淌細流

河畔的蒲公英

風吹的四邊飄

飄到東來飄到西

落在花叢落在地

有的紮下根 有的化為泥

命運本不同 各自奔東西

河的這一岸 滿是蒲公英

河的那一岸 也是蒲公英

上游蒲公英 下游蒲公英

小河淌水 慢慢的淌 細細的流 輕輕的調子 低低的唱

從早唱到晚 從年頭到年底 細細的流 慢慢的淌 小  
河啊淌水 淌水的小河呦——

——一九七四年三月（大地詩刊八）

## 塔

暮色裏 一截古老的靈骨塔

塔下 蜿蜒蜿蜒的山路

路旁 零亂零亂的土崗

崗上 挨著擠著的墳塋

祖墳啊一片寧謐的極樂地

那年冬日 我們辨識亂崗上一截古老的靈骨塔，走蜿蜒蜿蜒的山路 嗚咽在突起的晚風中悲鳴 白幡在淒厲的夕陽下翻飛 圍著新挖的地穴 棺木緩緩滑下 一把黃土灑上去 兩把三把……

風吹滿山的白楊 蕭蕭地響

每年冬日 我們總要走上零亂零亂的山崗 枯萎的葛藤緊緊纏繞著墳塋 宿草已老 一把野火瀰漫的煙霧籠著滿崗的衰草 泥塊壓著冥紙 突起山坳的風 狂翻墳頭的紙錢 百片千片……

風吹滿山的烏鴉 啞啞地啼

來年冬日 不斷輪拋而來的冬日 我們會帶著新的一代 辨識一截更古老的塔 走蜿蜒的路 登零亂的山邱 從更擁擠的墳塋中 認辨祖塋 葛藤依舊蔓延 一片新綠爬上來 千葉萬葉……

晚風突起於山坳

夕陽空照著異域

祖墳啊 從漸行漸遠中沉下去

滿山的草 滿山的白楊

滿天的暮 滿天的烏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冬季假期草於嘉義

## 白翎鷺之歌

### 之一

薄暮

一隻鷺鷥

翻飛在煙靄昇騰的大氣裏

一種眷戀

日漸虧瘦的沼澤凝聚著最後的綠意

白翎撲撲

凌越煙化的崗陵上一段劈開的地脈

去年盛夏 工程隊來此地皮上探勘後

喘吼的卡車絡繹而來

揚厲的泥砂挾著灰塵傾下

填平亙古以來的泥沼與水草

打樁的下午

建築工人的喧喝交結著鋼鐵雄渾的音色

自蒸騰著熱氣的柏油路上

太陽瞰視

一輛營造廠的大卡車呼嘯而過

晚秋暖暖的夕陽中

新建公寓的鋁門窗

一格格囚禁著蒼惶欲退的太陽

新舖柏油的街道，路標指示 ——→  
一座童提初度的小站  
公寓依次落成  
日形密集的城市  
把街道拓向林野迭漸引退的地域  
繁殖一個個紛若麋集的社區  
日曬之後 輕煙浮動  
向晚的窗戶紛紛敞開  
張望  
一隻遲歸的鷺鷥  
在模糊了的天空  
翱翔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之二

早起的鷺鷥，長唳一聲

乳狀噴湧的霧裏

一隻白鳥

    伸展翎羽

        滑翔而下

兩岸之間慵懶蠕動的黑濁河流

茫茫一再複述鳶飛魚躍的物語

晨霧作見證

鷺鷥作見證

十年以前，百年以前

一塊頑石盤坐岸邊冥想水流花開的公案

而後煉煤的工廠履此迎風吐霧

而後製藥的公司揜著矗起招牌

鎮日橫溢而出的營養

灌溉河灘上的草葉

吞吞吐吐的雲霧渲染

河的兩岸成一種時髦的色調

鳴叫 拍翅

駐足在



一棵枯死的白楊  
瞻視破空而下的陽光披掛著  
重噸馬達猛然昇高的爆響  
一隻鷺鷥揚著白翎  
飛向冷然的流雲  
愉悅的仰泳在明澈的氣流裏  
閉目瞑思  
一若降臨的季節  
將任使翱翔  
在青青瀝瀝而廣大原始的天空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之三

秋雨綿綿垂下的季節就在一個下午悠然而止

久久的雨後

天空開放

一隻高飛的白翎鷺的

盤旋升騰的翅膀

荷塘凝綠

出水的荷葉閃光

去年盛夏飛過，谷地

另一種樣子

工程隊員忙於測量，拉線與打樁

一架挖土機竟日長吼而一列工人

他們喧喝，用聲音糾結著鋼鐵雄渾的音色

他們黃銅色種過庄稼的雙手種下鋼筋……

南風與稻子的故事漸次成為歷史

據說白翅撲撲已逾百年

公寓依次落成

晚秋新澆柏油的氣味中

日形密集的城市不斷伸展

帶來足夠的汽車與年輕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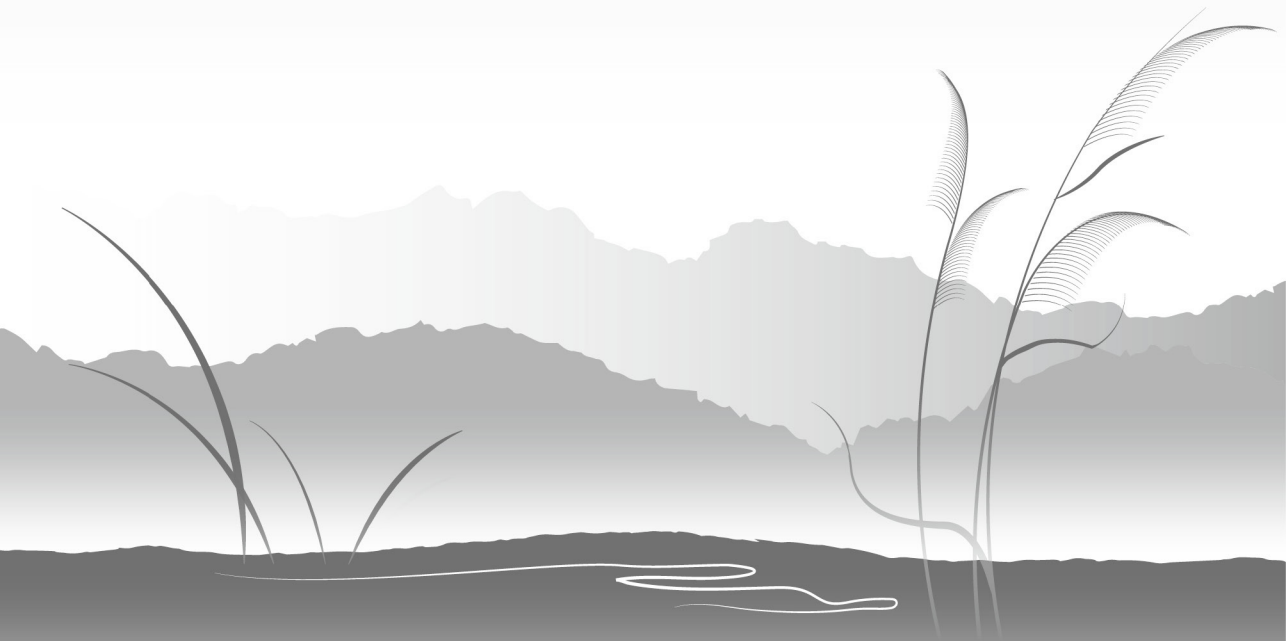
小孩或者狗  
繁殖一個個紛若菌集的社區  
土地繼續成長它們自己的  
飛越新建公寓，長了千百年的  
山坡保留地繼續長養白楊與狗尾草  
撲撲白翅，白翎鷺  
愉悅自己就這樣過下午了  
不斷翱翔，向十萬里百萬里翱翔  
一若降臨的季節裏  
將任使翱翔  
在青青瀝瀝而廣大原始的天空

——一九七六年六月改舊作（大地詩刊十七）



詩歌卷一：大地之歌

## 【輯二】小鎮印象



## 都市速寫二幅

### 之一：路樹

雨中 一排淒淒的路樹站著  
薄暮冥冥  
北來的寒流覆壓著天空  
低垂的天空覆壓著寒雨  
寒雨霏霏霏地  
覆壓 一排站著的淒淒路樹  
站著 一排路樹淒淒的 在安全島上  
潑刺潑刺的車來  
潑刺潑刺的車去  
車來車去 車去車來  
將一街的雨水潑過來潑過去 潑過去潑過來  
黯淡的燈光下  
路樹一排哭喪的行列  
雨中 站著淒淒的一排路樹 期望著  
明春 或者再下一個  
明春 或者總有一個  
明春 疲憊的枝桠會化成一隻鳴鳥  
嚶嚶地唱著  
天空會吐出一個又一個太陽  
悠悠閒閒地灑落陽光

## 之二：古廟

隔著黃昏的兩望去  
漢口街的古廟兀立著  
弧形的飛簷依舊向冥色的天空堅持著一種姿勢  
左邊大廈  
右邊大廈  
層樓越來越往上昇騰而樓影  
黑壓壓的撲向  
廟前的廣場  
仰天的一座香爐  
秋日走過時  
氤氳白煙裊裊翳入污染的空氣裏  
爽朗的秋陽閃爍琉璃的綠  
冥冥的兩  
濕濕濕盈溢一廣場的淒冷  
昏黃的大殿  
一盞兩盞油燈  
黯淡的微光  
流入街上急流的燈河  
隔著霏霏的雨

古廟顯得不曾呈現過的  
淒迷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 小鎮印象

### 之一

如果我再不歸去  
小鎮就成為晚風中一條沙癡的民歌。  
日日穿行於台北的騎樓  
習慣於差不多一樣的衣服、領帶與表情  
或者兀立在同一公車站牌下反芻著  
對街那家櫥窗裏也反映同一張臉孔  
鐘鳴十響  
小鎮的一切隨輕輕按下的螢光幕暗下去（註）  
街上的晴天  
和雨天  
磚牆、迴廊及朱紅的大門等事物  
像一陣夜風輕輕翻起鉛門窗上的窗簾  
天空的顏色永遠是陳年話題  
雨天淅瀝瀝的雨勢努力洗刷  
一個城市  
或選擇放晴的下午  
看台北街頭放風箏  
放一隻蜈蚣放一隻鷓鴣放家家戶戶的萬國旗  
每當秋天 許多聲音



搔癢一個久被煙塵沈埋在下的欲望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古老的街 古老的巷 古老的四合院  
如果我再不歸去  
小鎮就成為晚風中一條沙癩的民歌

註：三台電視聯播的「美不勝收」與「芬香處處」

## 之二

我沿著小鎮的老街茫茫地走  
一條並不大也並不荒涼的街  
幾代人走過 路過的還繼續路過  
街上的行人也差不多一樣的衣服、表情  
街的這廂是香舖，隔壁賣南北雜貨  
再過去是國術館、布店及電器行之類  
街尾兩旁傾頹的矮牆圍著一方悄悄的庭院  
而這些已夠構成懷鄉電影的映象  
據說小鎮已被寫入了歷史  
史蹟專家審識一塊塊漫漶的碑石  
考證祖先的墾拓、械鬥及其生活  
或許老人也會趁著慶典的日子來一段講古  
走過古老的街坊  
紅磚的騎樓俯瞰一處深幽幽的天井  
斑駁的苔痕紀錄了小鎮的成長與衰亡  
只有陽光還澄澈地落在百年小鎮上  
小鎮終將成為播揚在晚風中一條沙啞的民歌  
來與不來都是一樣  
就像廟前三五老者的南胡 那聲

日落後還在伊呀愈癩的搖響

——一九七一年八月（大海洋十五）

## 秋之小品

陽光沿著琴弦跳躍著  
飲滿著光的窗檯上 那叢菊  
以蕭散之姿抒寫自己的影子  
影子裏 秋的旋律  
遂被譜成一曲如歌的行板  
徐緩的 晨景傾斜於窗外  
一座石雕巍峨的昇起  
自清晨溢流著的寧靜上高高昇起  
貝多芬風的 一座不朽的塑像  
仰瞳中 散落著續續紛紛的光  
額際閃爍著整個愛琴海落日的悲壯  
雕座底下  
是古希臘的光榮與羅馬的榮耀  
晨雲翱翔  
在藍藍的大氣中  
陽光的泡沫漾在雲的雪白裏  
暖暖的太陽  
顫顫著反覆著秋的主題  
在我的晨窗下  
渲染著菊黃與藍底的一幅畫  
在細緻而有條理的光中

晨是一耐咀嚼的秋之小品

——一九七一年九月

## 廟

寺廟上茫茫的雲煙  
升起 如此密結  
如此的白  
環拱趺坐的群山  
使雲 從雪白的噴湧裏  
散發的閃熠  
凝雪  
飄雲如練  
清澄的牌樓，僧房以及長長的迴廊  
在大氣中  
虛渺一如裱畫的潑墨  
淋漓的煙樹  
靜靜盪漾 美麗的迴響  
空山遼闊  
清露晨流  
初昇的太陽底下 鐘聲迴盪  
鐘聲層疊了一座莊嚴的塔  
又玲瓏了千塔萬塔  
塔前塔後 眾多的階石蜿蜒  
川流不息的芒鞋向東向西  
探問如是迷津

雨季之後  
青苔聯袂踏青了每塊石板  
過橋而去  
每一腳印都成永恆  
用花問笑用香問佛  
匍匐在大殿間  
以合十的雙手膜拜殿額的天光  
昇躍的飛簷 以細長的弧線牽引  
渴望的眼睛  
自你 到我  
縱肢體會化冷灰化塵土  
而瞻仰的臉  
企盼散花紛紛萬朵千朵  
塚疊為一美好的覆蓋  
終是凝雪的覆蓋  
環拱的群山飄忽如煙  
波波疊疊 噴湧的雲在寺廟上  
如此的泛白  
如此密結

——一九七一年十月改稿於木柵

## 山之歌

從黯淡的空氣中  
一雙白翅  
無聲地滑過  
清晨軟軟的虛靜  
萬籟沿著  
遼闊的空間  
輕輕應和群山的吐納  
拾階而上  
雲起自幽幽的谷澗  
讓清涼的濕氣  
潤濕山河繁茂得濃密的  
髮莖  
無聲的河  
在我腳下繞個彎彎  
然後往下  
流成一片沙灘與水草  
浮動的雲  
融化在天空  
晴朗的天際  
翻飛的  
一雙白翅



裹著一縷暖暖的陽光  
遠去——

一九七三年六月（噴泉十二）

## 歸鄉

這純然是另一種土地  
在落日的光燄中  
閃爍著從未曾有的輝煌  
明澈的大氣裡  
橫溢著襲自海岸  
又鹹又腥的風  
突然間 鄉景躍現  
自環飾陽光的海岸  
藍藍的天空  
飄飄的浮雲  
煦煦的和風  
幌漾的是海 飄飛的是鳥  
陽光啊—陽光曬白牡蠣加工廠  
曬直防風林 海隄 港口  
直到港邊的守護的媽祖廟  
故鄉啊！母性的語言 海風狂濤與陽光  
港口漁人的呼聲高揚  
交結著馬達碰碰的爆響  
隨著廟前老人的張望  
三三兩兩舢板次第回航  
停泊港內黃金的陽光

旋繞船首船尾輕輕搖盪  
故鄉 蒼老如蹲坐廟前石階的老人  
在徐緩的濤聲中慢慢敘述  
一則古老古老的傳奇  
依海而生 伴海而死  
春去秋來 海風吹白了曾黑髮過的討海人  
向晚的日子裡  
默默的眼睛瞻視  
一群孩童奔向陽光燦燦的海灘  
故鄉啊！生我養我育我的土壤  
在日落前美好的時光中  
滿天斑斕的晚霞  
綿亙在歸鄉時漫漫的長空

——一九七三年七月（大地詩刊六）

## 歸鄉所見

### 之一

站在黃土崗上  
落日在木麻黃樹林的上空  
唱著徐緩的夕暮之歌  
挨著擠著的墟落  
木板屋 土磚瓦房還有  
突兀其上的四、五棟兩層樓  
閃爍在黃澄澄的光耀底下  
田間的風  
煦煦地吹  
攪混著堆肥魚腥以及無以名之的  
味道  
依依炊煙  
翩翩歸鳥  
自空闊的寂靜中浮現 又一  
投入另一片更深更沉的  
暮色  
黃昏星 已垂掛在古廟的飛簷  
故鄉呵——在逐漸昏暗的薄暮裏  
如迎面而來的村婦

親切而又無比黯淡的  
臉孔  
風吹那半蒙著面的黑包巾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大地詩刊七）

## 之二

曬穀場，空闊地盛著月色  
年輕人進城後  
留著鄉間的月給老年人看  
看月！彈三弦的老人  
叮叮噹噹的講古  
十年前彈過的那一種調子  
十年後還在三四根弦間  
更多皺紋的那一雙手下流出來  
那段故事（蒼老的嗓子唱著的）  
聽古的人已擠到雜貨店的電視機前  
聽那從都市裏來的噪音  
歌仔戲 還有那淒切的  
哭調仔傳播在晚間的風中  
叮叮一噹噹  
哀怨的生旦還活在更古老的故事裏  
一段故事一段回憶  
夜靜人稀  
空洞的曬穀場 空洞的鄉間  
只有那又日日虧瘦的月

還照著穿黑衣的  
彈三弦的  
老人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大地詩刊七）

## 舞龍

晌午 太陽明晃晃直晒下來  
像一面大銅鑼  
廟前的廣場 挨擠著拜拜的喧嘩  
焚著檀香等待著 等待著—  
等一面大銅鑼  
剎時 眾聲沈寂起來  
一面大銅鑼嘩啦嘩啦的喧鬧開來  
在燦爛的光華之下  
活生生的神龍騰竄起來  
嗆—搶—鏢鉞聲中飛出  
一團火球  
貼著地面 飛躍人群  
蜿蜒的神龍搶著火紅火紅的龍珠  
升起升起 降下降下  
全部的眼睛  
追逐那夭矯的追逐  
嗆—搶—搶—  
劈拍—劈拍—  
耀眼的閃光，喧嘩的鑼鼓  
從廣場上旋轉，漩得所有眼睛所有的心飛轉  
轉出廣場



出廣場  
過迴廊  
過迴廊  
入街巷  
繞街巷  
轉街坊  
皇皇嗶嗶，堂堂噹噹  
蠕動的人龍  
明晃的太陽  
蜿蜒向東向西向南向北  
天降神龍  
袪除不祥 救災救荒  
普渡亡魂 超昇天堂  
七月十五的鄉間  
籠罩著狂熱的陽光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大地詩刊七）

## 月蝕

### 之一

彼月而微。則維真常

此日有蝕。云何不臧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古老的朝代裡，據說  
月蝕是上天垂示的一種異象  
彼月而食  
啊！下民驚怖於天地的災變  
烏雲翻覆 悲啼湧沸  
滿天撓擾的宿鳥遮蓋而來  
遍野的狗吠仰天狺狺狂叫  
神諭終要應驗了  
神啊！執政的王朝服端冕坐於朝廷之上  
祖先的訓示獨對存在金縢的寶典裡  
日居月諸  
我將在祖先彪炳的光影裡步入昭穆  
我將自于民瞻拜的行列中走入史乘  
虧蝕的月  
無常的天

從緊張的鑼鼓中高高升起

眾多的臉孔無助的禱告

茫然目睹

冥冥的天空吐現一縷薄而又薄的光弦

彼月而微 一封罪己的詔書頒下來

## 之二

昨晚月全蝕  
能見度普遍良好  
除了九時三十分左右略有纖雲

——新聞報導

入夜之後 澄澹的天  
飄散光霧和纖微的雲  
月自湧動的雲雲霧霧中浮現  
明明滅滅的光影從森然壁立的高樓傾下  
一若舞台上懸空披掛而下的帳幔  
黑夜於焉敷粉裝扮起來  
在聲光交織中舞入廣場  
鐘敲九響  
圓環仿古城樓的飛簷的上空  
陰影緩慢由月光左下方進入  
風吹路樹 行色緊息  
天色便漸漸黯淡下來  
車子照舊沿著城市的脈管奔竄  
潑刺潑刺儘情跑一路唱將下去

擠滿了臉孔的商店櫥窗裡  
閃著亮著的霓虹迭次紅黃藍綠白紅黃藍綠白  
搖啊幌啊的臉譜隨之紅黃藍綠白紅黃藍綠白  
夜在二十世紀的緊鑼密鼓中舞的渾然忘我  
黑色的水袖高高揚起全遮了月  
瞿然 覆蓋而下的天幕底  
城啊！汨濫紅光爆響如一焚燒的城  
翌日 報紙社會版上又刊多一則記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大地詩刊十一）

## 曇花

推開如此密密裏裏的夜  
一朵曇花甦醒過來  
剎那間 萬籟靜息在中止流轉的時空裡  
展視玉石的肌理  
在疏影橫斜的園子裡  
舒展著筋絡與愉悅  
輕而又輕 淡而又淡的悸動  
花瓣依次  
開  
放  
招展的姿態步入昏黃的月光中  
舞袖成風 暗香浮動  
一若鏡中之象  
舒伸的一隻手  
燃燄於傳說中的鏡宮  
幻化千盞萬盞  
盞盞閃現一卓絕而美好的姿態  
當另一隻手悄然伸出  
拂拭鏡中  
世界又轉入週而復始的輪迴裡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木柵記事

時間一到就開始敘說一些春天發生的事情

蛙聲啾啾

蜿蜿蜒蜒由四面匯流

一條河流的樣子

肥沃的雨落過

溼漉的風飄過

一小片還留著耕作的土地

把滿畦滿園的噴湧的綠

銜接向遠處兀自亮著的河岸繼續綠下去

新蓋公寓在舊房舍與稻田之間

天色猶未黯淡下來

新刷油漆的牆壁上，一張紅紙

訂購新屋的廣告開張向每一張瞻望的臉

蛙唱總會被繼承下去

祖先的土地躺在不斷升騰的地氣裏

膏腴的雨落下落下

濡溼新鋪的柏油路

膏腴的雨落下落下

陽臺上突出的鐵架

一排高高低低的盆景伸出枝枝葉葉

向無盡的天空

霑濡著斷斷續續落下的春雨

——一九七六年四月



## 河

春水依時而至  
一條滾滾湧動的河從上游流了下來  
河畔草色再一次記載著的  
活了千百年的河流依時復活  
灌木或草葉  
鳥或者獸或者農作  
在春泛的夜裏載舞載歌  
春天的河流它自己的樣子  
所有成長的在一夜之間成長自己的  
大自然的完成都屬於春之建設  
河水繼續流下去  
盆地上的世界似乎不曾堅持一種風景  
這裏以及那裏  
城鎮不斷參加另一種自然  
低低的天  
在工廠與公寓的背後  
百年前，澄澈的水色洗濯另一樣的天空  
流出盆地，流向下游  
在遠遠的沙洲上  
不朽的太陽獨自橫在一艘挖沙船的上空  
突然發現人們參與自然的建設

## 微雨茶園——山行避雨田家話茶歸後作

在山作雲  
出谷是雨  
百餘年前選擇了栽茶的高臺地  
雲裏霧裏 山茶鬱鬱地青  
（山路斜仄  
一階階石徑渺茫起來）  
古早古早以前  
先人開始尋路入山  
帶來挑選的種籽與簡單的技藝  
就這樣安頓了自己  
經霜經雨  
舊的根幹長出新的枝椏  
（遠方山下的城市  
隨著雲霧散開）  
海拔數百的高山上  
祖傳的行業一代一代生活下去  
直到孩子們陸續下山去了  
剩下一些採茶的老歌  
伴著絃索繼續安慰寂寞的夜晚  
（微雨凝貯著青青茶園  
下山的路上亮起燈光）

細啜茶罐上雅緻的名字  
薄薄的茶香氤氳飄散  
絮絮話語  
心事隨著茶葉落

——一九七六年九月（長廊）

## 木柵溪

春水依時而至  
一條奔流從群山萬壑裏傾洩了下來  
活了千百年的河  
在季節裏復活一如老歌  
流傳在祖先遺留給吾們的土地上  
很母性的木柵溪  
哺乳過山胞，漢人以及他們的子孫百代  
世世代代的礦工們  
用雙手把河洗成那一付沈沈澱澱的臉色  
木柵溪是一條黑黑的民謠  
石碇，深坑，一路唱下  
紮過番社立過木柵的谷地  
瘦過靜過的一條河  
經秋經冬春了起來  
灌木或草葉  
鳥或者獸或者農作物載舞載歌  
所有成長的一夜之間成長著自己  
雨落在茉莉的園裏  
竹綠向朝陽的方向  
鬱鬱青青的野草膏沃了遠遠近近的河岸  
春天的河水繼續流下去

流來流去就是河的生活

日日夜夜

吾們聽著

嘩嘩霍霍的水聲引向一個更遙更遠的時代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稿



詩歌卷一：大地之歌

## 【輯三】哭調仔



## 吳鳳之歌

聖者吳鳳來到這古了的塔  
俯臨著林崗 沃野及屋宇  
在昇揚的朝氣中  
徑道上 舞著千年萬年的太陽  
日日太陽從阿里山的雙肩躍出  
然後滑落向濁水溪淺淺的砂岸  
霧起東北  
紅袍的騎馬者走出歷史帶淚的荒徑  
從蒼老的枯岸蔓草間  
箭鳴的上午 馬蹄聲如古老的青石路上  
達達的敲叩著  
吳鳳的血感動了那野性的箭簇  
他倒下 在諸羅旋得渾圓渾圓的太陽底下  
山倒下 河倒下 殺人者倒下  
而番人的臉上扭曲著  
箭響的霧晨  
野蠻的銅鑼一響 淹沒著他們  
幡飛的巫旗祭物以及顫抖的祈禱  
出草不再在圖騰下喧喝  
誓語迴響在八掌溪的激流  
吳鳳之墓

吳鳳之廟

萬千的星辰閃爍在墳前的樹  
而膜拜來自東西南北  
而日日太陽自廟的飛簷上昇起  
廟在古老的大地被風過 被雨過  
斑駁的石壁依然站著  
漫漶的碑文在風中飲著日月  
只滿清茫然傾頹  
只日本人在過道上匍匐屈膝  
只民國的太陽復舞蹈在廟前的方場上  
升起的廟永恒是一指示  
在荒湮中清醒地高高聳峙  
此地 林莽蓋林莽 屋宇蓋屋宇  
仁聖吳鳳在高塔上  
俯臨太陽底下千里的寧靜

——一九六九年八月



## 仰望之歌

鳳兮 鳳兮  
仰望中 那雕像昇得好高高  
自花葉叢  
自紅漆欄杆上  
自每一路過的仰瞳中  
只有這一次 那雕像靜坐在中國的土地上  
站在廣場上  
咒罵或頌揚的聲音輕而且遠  
笑罵的人老的老死的死  
那成卷的線裝書依然照耀在陽光底下  
而盲目唱頌歌作文章的也終要不見  
只有那雕像依舊站在陽光的廣場上  
不屬於雲間  
不屬於林泉  
植根在中國堅實的肥沃原野上  
俯仰之姿 悠悠天地間  
便隱隱透露著一種巨人沈雄的孤獨  
被塵埋或者被雕塑  
在歷史的輪迴中終要散為雲煙  
只有真能超時空的感到血管中奔騰的血液  
那心臟在石雕內永遠的跳躍

或者在沈思之後  
用顫動的手觸撫到那書頁上金玉的言語  
除此以後  
那跪拜的曲背上仰望的臉色裏  
只是永遠的誤解或是默然  
從魯地走出  
最後 終埋葬在曲阜的鄉土上  
獲麟之後 歲月的蒼茫褶疊在望南山的眼睛中  
麟啊，麟啊——  
你出現得不是時候又正是時候  
南山已頹 南山已頹  
哲人其萎哲人其萎其暝息於故國之上  
那龜山之操在緩緩的流響著  
歷史的足跡在永恒的一步比一步向前  
在蒼茫中 每一步是深深的陳跡  
秦漢的雄風遠了遠了  
唐宋的王國也崩成瓦礫頹柱  
清代的長城終被西潮洶湧沖擊著  
但那雕像終是矗立著  
大成殿上的笙管昇高傳遠  
雲霧迷鎖著

陰影籠罩著

那雕像艱辛地站在風雨雪暴中

一陣比一陣兇猛

廣大虛無的天空依然是祖先仰望過的

這沃土依然是祖先血淚過耕耘過跋涉過的

只那雲翳冷冷地注視著

那被轟擊將要裂開的石雕依然站著

中國仍然活著，仍然要勇敢活著

中國啊西風中的中國

活著就要仰著頭站在廣場上

堅定的眼光注視著中國

導引著萬千迷塗的羔羊回歸

在月光底下

那雕像聳峙在廣漠的星空之下

日日清晨

陽光自雕像的雙肩上昇起

鳳兮 鳳兮

矯健的翅膀在壯麗的晨空

孔子啊孔子

那不朽的雕像高高聳立在中國的大地

——一九六九年九月

## 禱

斷層的霧  
緩緩傾下  
金箔的日色映照荒老的廣場  
起伏的霧氣波動著  
一尊飄飛著襟袍的吳鳳雕像  
座下那昂揚的  
奔騰的馬  
以三隻腳  
安靜地  
站著  
另一隻腳（霧裏那白馬舉起雄勁的  
另一隻腳）的達的達地敲叩著  
悠悠醒來的街道  
那紅袍的騎者從霧中走去  
的達的達 白馬的沉重的蹄敲碎  
空山千里的荒落  
苦旱的淒楚深埋在乾涸的河床  
旱季 河床被曝曬得凝血  
夜梟在幽黑中淒厲的泣了一夜  
泣紅了霧層之外的太陽  
「要人頭 要人頭」

哀厲的吆喝是一種祈求

自乾裂的灰白的脣擠出

灰髮的鳥

緩緩飛著，以它們彎曲的翅膀

血紅的太陽

在鏤刻著獸形的圖騰上曬著

部落沉睡在死寂之中

老巫師傳著神語

「要人頭祭神」

神的憤怒在黑夜顯示

一個凶兆

夜梟在無月夜泣哭著

一個凶兆

黑髮的番漢在狩獵時遇到

一個凶兆

要人頭啊要人頭

祖先們終於憤怒

要人頭啊要人頭

祖先們罰了咒語

要人頭啊祭神要人頭

苦旱了多少季節

乾田曬著烏屍獸骨  
瘟疫是不祥的黑梟  
在圖騰下泣著血  
要人頭啊要人頭祭神  
騎馬的吳鳳走在乾黃的徑上  
山風拍擊著雪色的長髮  
歲月的苦楚雕鏤著他的額際  
從故鄉走出  
藥箱掛著 藥香薰了多少凶症  
然後是通事的寂寥  
番漢之間的一座橋  
青煙蟠在諸羅的城堞上  
山番的血液依然奔騰著  
原始的血腥  
月夜 出草的鼓聲昇騰  
要人頭要人頭人頭一  
血染著雪亮的番刀  
神的突聲在蟠飛著  
而乾旱 獨覆著山區的部落  
神的憤怒扭曲著  
老巫師皺紋的容顏

「要人頭一」那午後的吆喝  
沖擊著昏黃的落日  
「不怕天譴的去殺吧一」  
日落的無奈在風中飄盪著  
霧降之晨  
揮別之際 故園的呼喚是低低的調子  
描出那蒼老的家屋  
一段淡墨的印象  
的達的達 諸羅的城堞沉酣在霧中  
霧起山岫 早晨  
是一待神驗的鐵諾  
的達一山徑在馬蹄下走得長長的  
前夜 一黑髮的鳥在黑夜中嘹唳  
悲泣得骨髓發冷  
浮腫的月 蒼白而淒異  
番刀的閃閃切割著月色  
圖騰之上 荒月斜掛著  
腥味的風空蕩 幡飛一若襟影  
的達 那紅袍的騎者從霧中走出  
霧裏那白馬揚起的蹄敲叩  
晨起的蒼茫

顫抖的手擱在弦上  
的達 蒼白的太陽浮貼在天際  
飲血的箭脫弦而出  
低低的低低的吼叫著嘯呼著  
死亡顯得不曾輝煌過的輝煌  
一襲紅袍堅持著不曾紅過的殷紅  
白馬的嘶聲奔向雲天  
用血用淚問那紅袍人的靜默  
問那人的白馬何所來何所往  
白馬的蹄聲從此絕響  
蒼白的月  
黑髮的鳥 （有人傳說  
紅袍的騎著馳過  
在荒徑 在雲際 在蒼茫的霧晨）  
山鳥仍夜夜悲歌  
那人去後 所有的土番  
茫茫的乞望著蒼老的天  
祭拜吧：巫師的話顫抖  
災荒是天譴 是老天所示的凶兆  
祭拜吧！用血洗罪用淚贖罪用血淚洗清染血的雙手  
誓曰



魂兮歸來 四方不可止些  
魂兮歸來 歸這安寧之鄉  
不再出草 不再用頭顱祭 不再一  
不再讓死亡獨霸些  
魂兮 縱使阿里山崩塌  
縱使八掌溪枯涸  
不再出草 不再用頭顱祭 不再一  
不再讓死亡獨霸些  
吳鳳兮啊 歸來歸這無災無血腥之域些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 少尉詩記

### 之一：國殤—歌贈陳上士

無風的下午

蒸散著重陽燥熱的大氣裏

在一老班長的瞳孔中

海的濤聲拍盪著落日

茫茫的雲煙起起落落

使海

深陷在一種慵倦一種落漠

一種週期性的冥冥糾結裡

叢叢聚生狗尾草的崗上

碉堡在左 壕溝在右

簇簇的雲錦飾如帳幔

土墩為臺 起伏的濤聲作樂

一瓶老酒 三兩樣瓜果

一枝裊繞的香 在風走後

招喚

魂啊！於此祭日招汝之魂

魂啊！歸來 胡不歸來—

記憶是淡如風煙的一張臉

耳目口鼻，輪廓粗具

只額際深深紋溝裡橫溢的景色  
褶之又褶，疊之又疊的蒼茫。  
我們架馭太陽如一輪  
轟然碾過野地的戰車  
滿載滿天漫地的風雲。  
江南春來 鶯飛草長  
童提的嬉遊青春的夢幻  
一若一鞭一條痕  
疤痕糾絞在我們亂如髮絲的胸膛。  
當高粱燃燒四萬八千條血管時  
滾滾咆嘯的熱血使我們  
尋找一種顏彩  
在斑痕結了又結的肉身  
紋刺一句淌血的警語。  
休戰日 我們的男性  
奔騰如一川河流的激湧  
注在大地之交的肉體春深處  
把滿園的狂歡  
滋養一株永不開花永不結果的野菊。  
魂啊！當你揮霍日月在鐵蒺藜下  
用刺刀戳破輪迴拋來的一個個夢

斜倚潦溝默數數滴答漏光  
讓青苔如藤蔓爬滿頰際  
魂啊！一聲昇高的炮響  
挾帶著呼嘯與冰雪冷冽  
駭然揮霍你的頭顱肢體  
國殤日，魂啊  
從番號名牌檔案中超昇  
一如火葬場超昇而起的  
一捲夭矯而多姿的輕煙  
魂啊！歸來 胡不歸來  
歸來 不可北些不可南  
極北冰雪凜冽些南燠熱  
歸來 不可東些不可西  
東偏戰火頻燒些西暴亂  
魂啊！胡不歸來歸崗上  
崗上的風雨崗上的太陽  
崗上的花草崗上的鳥蟲  
上崗上酒味淋漓的天  
魂啊！歸來 使雲為車驅風作馬  
環佩鏘鏘的歸來 歸此寧謐之鄉

## 之二：輓歌

屬於十一月的黃昏的晚祭  
翻飛的是  
竹枝下的白幡  
哀吟的是  
檀香中的祭文  
老班長啊—  
默禱的是  
與汝披同一襲征袍的伙伴們  
編號的營房兀立著  
在向晚的秋陽中 出奇的啞啞  
噴吶怪異的調子  
纏結著鏗拔愴愴  
鼓蕩固立的群樹 壕溝及 碉堡  
直到日月故哨的崗哨之外  
從火葬中坐起  
鹹過血過汗水過的軀殼  
熠耀成熊熊的一團光熱  
在火光中舞踊  
舞成一種獷風的姿式

然後萎頓成一撮最初之塵  
焚遺留的信  
焚江南的夢  
焚塵色焚萬萬千千記憶中的狼煙  
所有的名字都將逐漸淡忘  
無風的午后  
忽地 一陣風  
從海邊吹來  
屬於蛺蝶的 滿天滿崗的冥紙翩翩飛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 小鎮——十月登山路經平溪作

斷續的雨  
飄過市街  
打從另一城鎮我們來了  
一簇古老的紅磚瓦房正對著晚霞斑斕  
街道很小  
碎石路走完  
然後鎮北一條新舖柏油的小街  
「小鎮繁榮過，以前…」  
運煤的小火車拖著嗚嗚  
油濕濕的鐵皮車廂滑出山洞  
滑入小站  
靜默的是鄉民抑是過客，彷彿—  
努力諦聽不斷飄落在候車室的黑暗  
在風雨剝駁的牆壁上輕輕迴響  
我們離開時，還是微雨  
小鎮的市街早早黑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

## 哀祭

無風的下午  
逐漸昇高的大氣裏  
在陳上土的瞳中 海  
偃臥著  
        一種慵懶  
        一種倦怠  
防風林之外之外  
落日  
呈現一臨去之姿

空曠的崗上  
碉堡在左 濠溝在右  
西來的風微微吹著  
        擺上老酒和三兩花菓  
        點上 一柱香——  
魂啊 於此祭日招汝之魂

「魂啊！歸來  
戰爭已是記憶中的淡湮  
我們錯亂的腳步 在狼煙中  
踢翻眾多屋牆



一次又一次 用刺刀  
宰割了輪流拋來的一個個太陽  
昏黃的太陽日日浮沉  
漂洗頭髮成一縷灰白」

「魂啊——你該已忘記名字  
番號以及張村那長髮的女子  
我們確曾年輕的  
踏著煙花  
挽著月輪掛在歌聲漉漉的庭院」

「魂啊——歸來 胡不歸來  
加農砲的砲聲已死  
海岸依舊如是斑斕  
崗上的風 崗上的雨  
崗上的花草 崗上的太陽  
崗上崗上酒味淋漓的天空  
魂啊——使雲為車驅風作馬  
鏗鏘鏘的歸來 歸此寧謐之鄉」

西歸的鳥

在空中飛著 以彎曲的翅膀  
落日遁入空無的海平線之外  
焚燒的冥紙片片飛起  
只悲愴的呼喚 在茫茫中  
「魂啊 魂啊 魂啊——」

——一九七二年五月（噴泉十）

## 幻

白茫茫的太陽下來  
河床上 無垠地敞開  
一洪荒  
灰堊的沙灘  
鵝卵石鑲嵌在肢骸間  
    骷髏咧著白牙冷冷的白  
    空洞的瞳中  
    饑渴地汲飲天光  
    而手足 散開的手足  
    還握著記憶前的風濤  
一隻鷹隼的飛翔  
旋飛的灰翼下  
黑森森的原始森林已吞噬  
來時的路  
    我們赤裸的雙腳鐵鍊著叮噹  
    入林穿林  
    驚慌的烏鴉在不吉利地喊  
    我的乳名  
    緊張的風聲絆倒了跋涉的腳  
乾枯的河床蒸著  
一片虛飄的大氣

白茫茫

兩山壁向虛無推遠

我們成一字排開擠著站著

鷹的飛旋 太陽的暈旋

凶神的臉在紅裏黑裏幌呀幌

我們站著擠著

好悶 一些風聲都沒有

無風的下午

空氣的乳房乾癟地垂著

槍響之後

空曠的谷中

一陣迴響

喊著痛繞林而上

當槍聲攫住我們 天空

翻轉成一黑壓壓的手掌

螻蟻噬咬著肌膚

食屍鳥暗夜長啼

讓我們的骨髓降至零下冰點

一枚草籽

打瞳孔中穿出

山洪暴發後

眾多的怒潮洶湧而來又遠遠地去

我們忘記自己的名字

與頭髮的顏色

成群的向東向西向南向北

出發向星座間

作幽靈的漂泊

漂泊的雲

凝聚著向城外飄散

異域 只一孤獨的鷹

守著天空一圈圈地畫著

圓弧

附記：服役時，所感的袍澤之愛、征塵之情，以及聽到順化  
一暴刑的憤怒，作為一寫詩者，願表其一二，初稿於  
軍旅，改稿於木柵，是為記。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噴泉十）

## 越戰二題

### 之一

不祥的夜鳥 在順化城頭  
每夜每夜用啼聲吐著血  
    （當子夜披散著長髮降臨  
    城牆的陰影曳下如一則預言）  
一匹狗對著覆蓋的天空惡嚎  
回聲敲在荒涼的街上  
比砒霜比刀刃還痛愴還淒冷  
    「走吧！古都終將淪為一堆灰燼」  
那樣多的人 擁擠著驚慌的  
沿中彈而倒下的大道南奔  
聽得風聲是謠言抑是預言  
軍隊明午就要進城  
皇城的繁華要被轟成一團火花  
    「我們的祖先在這城紮下根  
    又萎化成一墳黃土  
    世世代代 在此瘞埋著  
    我們的愛 我們的恨 我們永不醒的夢」  
夢隨著砲火破碎 在逃亡的腳下  
被踐踏成塵

「走了吧！軍隊就要轟塌皇陵」  
緊急的風聲追著砲響  
旗進城牆的裂口  
守陵的婦人蹲坐著  
老貓曲弓著背咪咪  
昏黃的日色映照皇陵無聲的暗啞  
「你們走吧！皇陵裡睡著  
我們的王  
砲聲槍聲永遠吵不醒他們的」  
守陵的婦人關上鐵門  
半城落日的光焰中  
幾隻驚慌的烏鴉  
顫動著羽影  
「今晚不會有砲響吧！」  
老婦人茫茫地獨語。

## 之二

——砲戰後一美國大兵在瓦堆上彈吉他

焚城之後

烽煙沿著護城河一路颺盪過去

崩頹的半截牆上

西傾的落照熏得天色昏黃

舊日的高樓躺在腳底下

一堆瓦礫

毀城的浪子從灰燼之中坐起

手抱著

一把吉他

西部荒落的記憶

在扣板機的指下流動著

民謠風的調子

當砲聲嘩然成雷時

耳畔響著

夜總會雷鼓喧嘩的藍調

一種 Blue 一種 Blue

砲火閃爍

如酒吧區半街會唱歌的霓虹



喧嘩成雷  
閃爍為燈  
然後是空曠可怕的靜默——  
軍服上依舊染著日午的煙硝  
血色的天空  
還再預示著遠方的風暴  
    誰讓我是一把吉他  
    當戰爭緊急時  
    也許會被避棄  
    誰讓我是戰場的歌者  
    用歌聲泣血  
在焚後的世界裏  
風中  
颯來颯去一聲聲憂鬱的 Blue

——一九七二年九月（大地詩刊，創刊）

## 哭調仔

暮色中

曬穀場上的一盲叟

低低的二胡 顫顫的謳吟

把夜 從悠悠的「過去」喚醒

獨守著空閨的孤單

伊的眸子已不見春日初嫁的盪漾

「我君別後

村子已發生許多的變故」

兵燹之後 苦旱

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

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

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

眾多的旱 使田地起了龜裂

眾多的漢子給抓空

老大老大的日頭曬得田水

嫁溷

「我君別後 生死未卜

一個銅錢卜一個卜

卜像不明 許多事都是不能卜知」

村人成群地向四方逃荒  
百戶千戶的煙囪不生煙  
逃荒逃慌 荒慌 慌荒  
「我君別後 心酸心慌  
公公已去婆婆臥病在床  
怎能逃荒 沒吃沒晒使心慌」  
伊的臉色由鮮紅而蒼白而枯黃  
慘白的月下  
伊纖瘦的雙指撫摸嫁粧的紅裙的  
一朵爛紅爛紅的牡丹  
「我君別後 孤孤單單  
空著家門望君歸——」  
荒村的月  
悽白而僵冷地浮貼  
在冥色的病態的夜空  
狂暴的風  
敲剝木屋叩叩的破門  
「我君——」  
伊把青瘦的頭 投入樑上盪著的  
一圈紅而淒苦的絲帶  
任使君歸任使君千呼萬喚任使君抓髮破額

也永不能 使伊  
蓮花化身  
淒風苦雨 一朵可憐的孤戀花

附記：據地方父老云，哭調仔之所以悲者，非僅以聲淒，而實以事悲；日寇據臺，父老因借歌以抒憤，感國亡而悲吟，是誠可悲可泣，可哀可歎也。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大地詩刊二）

## 傳說

### 之一

啾啾的鬼雨在牛稠灣異樣的灑著

磷磷的鬼火 入夜以後

幽幽 幽幽幽幽地

使魂斷使命喪使子夜的鬼髓發冷

陰霾的夜以黑色的巨掌覆蓋

一無光而森鬱的荒塚

## 之二

君不見塚上盈千纍百的碑碣  
石龜駝傑著一苔色的石碑  
任風吹任雨打任時間將它淒苦地漫漶  
有些影像已斷裂 蟲柱如一卷黃絹  
在塵埃中漸漸被遺忘

（每當雨夜 墓中的傳說  
從蝕骨的風中吹來）  
我們早已預見焚村毀村的驚慌  
狗吠著月 月色泣紅  
終日惶惶的風聲打旋著流血的榕樹  
城裏的人逃命下鄉

「索命的日本就要來——」  
痛愴啊痛愴痛愴  
斷柄的捶敲著賽神用的一面破鑼  
逃命啊——死亡的閻羅在夜裏狞笑  
「往那裏逃 海茫茫 心惶惶  
讓鬼來吧——讓死神來吧——」  
血色的晚霞瞿然俯視  
下一時辰 殺戮前不祥的死寂

啊——神祇  
祢的憐憫就是殺戮後的  
悼喪的鬼雨  
一把折斷的武士刀插在  
氾濫的血塘  
「我們的頭 我們的臂膀 我們的——」  
一隻血手從血中嘩然佈出  
攬住了一座天空  
兩片嘴唇貼在蘆葦的葉柄上  
血在歌唱  
「我的神 我們造了什麼孽  
沒短少過香油 犧牲以及任何一次祭拜  
我們造了什麼孽什麼孽——孽——」  
嗟——四方神祇 八方鬼靈  
腥雨鹹風已使我們疲老  
烈日苦旱已使我們早衰  
還有血血——  
血血血血血血血  
血血血血血血血  
血風血雨 血哭血啼  
血債血債血債 一筆歷史的血債

血使喧嘩成靜 使偉大萎頓成泣  
蕭殺的夜半 夜梟的悲啼繞塚千匝萬匝  
匝匝挾帶著殺聲和馬嘶



### 之三

縱使碑植成林 花獻為園  
塚中 依舊有萬千滴跳動的碧血  
縱使懺文悲咒 千遍萬遍  
塚上 依舊有鬼哭神號冥火閃爍  
世界無盡 泣血無盡 淚淚  
淚亦無盡

附記：牛稠灣荒塚者，雲林縣臨海之義塚也。據其地父老傳言，日本據臺時，所過燒殺慘酷，村中之人，避難枯塘，卒為「四腳仔」（臺省同胞對日人之惡稱）所尋獲，殺戮殆盡，無一倖存。自是之後，精魂不散，天陰雨溼，鬼哭啾啾云云……。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噴泉十一）

## 木柵之什

### 之一：鬱雲

醞釀的風暴在形色雲層後  
凝結著可怕的寧靜  
斷續的雨  
飄過市街  
雲層裂處 箭鏃般漏射而下的陽光  
有一種病態的逼迫  
讓過路的人陰鬱如蒙著黑布  
刮著第幾級的強風  
電臺發射天線的鐵塔在顫抖著  
氾濫著的恐懼  
從街頭的擴音器不斷地播出  
我們猥瑣的生長如地苔  
自生自滅 自滅自生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後代 我們的——  
無可奈何卻堅韌的成長下去  
誰也不驚怖逃亡  
一種無奈而頑強的地衣植物的圖騰  
刺花在我們銅黃的胸膛上  
越刮越緊張的風 灼眼的晚霞

燒著暗澹的市街

飄過暗啞的市街

斷斷續續的雨

## 之二：夜吟

奔赴而至一種悲涼  
澎湃在萬噤的黑之下  
沉沉江山  
如此美好地綿亙在無聲的寧靜裏  
啊——山河大地  
蒼老而又年輕地堅持著  
一種雄渾且寬厚的斧鑿的姿態  
眾多的族類  
海伸母親的手  
接來此無戰爭無催稅無苛政的土地  
福爾摩沙 美麗的島  
福爾摩沙 婆娑的洋  
無論是天涯中抑海角 我們來此  
離船時刻，耳際洶湧著  
故國海岸的波濤響起陣陣的迴音  
堅韌地生長 我們的祖先是蕨藜  
猥瑣的奔向洪荒繁殖  
他們流汗 他們淌血 他們跌倒 他們爬起  
龜裂的膚和泡繭的手閃爍

著萬古蒼茫的色澤

或許我們活得不算輝煌

突起的青筋中卻奔騰著

滾滾的血

或許我們註定被割讓的命運

扭曲的臉譜上緊閉的雙脣

不吭聲地燃燒憤怒的火

當夏日潑著

萬噸的艷陽讓人疲憊

當腥風夾著

蝕骨的冷冽讓人顫抖

我們用手用心觸撫到浩劫前

一種焦慮而惶惶的情緒

但縱使日落 啊——

我們終要如我們的祖先仰首向上期待

在廣袤的大地山河之上

微薄的月光

使千山萬山間閃亮著寒冷

望月

縱使皓月再冷浸了千山萬山

喚回的已不復是古典的溫柔

奔月的嫦娥  
許多慵倦的夜夜在神話中躑躅  
毆外風飄的月桂  
突兀、斑駁、蝕刻著子夜涼霧的聲響  
遂有銅鐘敲碎的驚悸  
阿坡羅——阿坡羅  
以鐵手撐開萬疇的黑暗  
君臨的下午  
傳說終淪為神話學中的記憶  
萬古的寧靜  
終被解開如新嫁娘一串羞澀的鈕扣  
光年距離之外  
藍紋的地球上整個下午  
未嘗如此亢奮過  
新月 依舊以公元前的姿態俯視著自己  
被塑成科學課本上新的圖騰  
依舊是空山月色  
晚風耽讀著一種現代的喜悅

——一九七三年一月

## 海葬

### 之一

十二級的強風  
在晦澀的暮色中  
以危機四伏的

沉重有力的

拍子

拍打著大海的咆嘯

(澎澎 呼呼—)

拍打著漁婦的悵鬱

(呼呼 澎澎—)

顫抖的破屋頂上陰鬱著

烏雲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為什麼還不回家—

詭譎的雲色

一種凶兆

聽—聽—，狂風怒號

怎不使我心裡著急

怎不使我心裡著急  
鹹濕而冷的腥風  
凶暴地披散婦人的亂髮  
在胸中。鬱苦的打著結



## 之二

過了午 海的方向死死抓住

船的兩舷（詭詐的海流）

斑紅如血的夕陽

折射著苦澀的光

在幻翼的海景上

討海人的海葬—啊風暴

滿天的海鳥

驚飛的拍翼

迴飛向起伏的外傘頂洲

「快—收網啦！」

風暴從四面八方來

豎起一堵墨黑且腥的牆

「快—快—割網啦！」

馬達疲憊的撲撲

拖著驚恐的漁船

從四邊壓下

海浪翻那黑壓壓的巨掌

「覆壓我們 啊死亡—

我們又能說些什麼？」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聽—狂風怒號  
爸爸—哥哥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刮破的手泛著屍白  
風劫過後，海邊又沉浸在低調的死寂裡  
哭泣的哀音漂流  
沿著木立的村道  
寡婦的眼淚比海水還鹹  
沒有屍骸 沒有歸花  
風吹 海嘯  
在灰沉沉的海灘上  
用您們的舊衣 招您們的亡魂  
魂啊！回來吧！  
海上風浪險惡  
有腥臭的潮流 有食人的鯊群  
有莫測的風暴 有炙熱的驕陽  
回來吧—魂啊！  
你的祖先都安息在村墓裡  
你的兒女都生活在村莊裡  
魂啊！你茫茫從海上回來

庇佑你的妻 你的兒

（海嘯著 風吹著

暮色中的招魂

向著茫茫的海外）

## 變調——聞李抱忱博士指揮合唱有感

之一

時間：對日抗戰

地點：轟炸聲裏的重慶

黑壓壓的機群撲過來撲過去

轟然~~~~萬千重噸的炸彈

爆響在中彈倒下的大街上

那一雙手

從煙硝中

從灰燼中

提煉出來

一種調子

他——站在廢墟之上

而戰爭

戰爭昇高一幅鬱苦的浮雕

他站著

強而有力的一雙手

揮開千萬人打結又打結的喉嚨

一股吶喊

奔湧自四萬萬方里地層下的一股吶喊

旗正飄飄 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熱血似狂潮  
遠遠近近 烽火燒灼著天空  
戰鼓鼙鼙 號角悲鳴  
山河大地飄飛著旗幟  
歌聲絡繹不絕的激盪熱血  
熱血  
熱血  
熱血滔滔熱血溶溶像江海狂濤  
翻攪在四萬萬歌者的心頭  
快奮起—快團結  
快團結—快奮起  
憤怒的歌聲  
洶湧湧湧跨越破碎的山河  
從火中從血中提煉出來  
一闕熱血湧沸的  
歌聲

## 之二

時間：七七戰後的二十二年

地點：燈火輝煌的臺北

那一雙手

更多皺紋的那一雙手依舊握著那黑棒

從眾多期待的眼睛裏翱翔起來

歌聲，繼續升起

旗正飄飄 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熱血……

歌聲呼喚著歌聲

呼喚二十年前的國魂

好男兒 好男兒 好男兒

報國在今朝

歌聲走出了歷史，走入

閃爍著霓虹的市街

一群新裝的兒女在廣場上

歡呼季節性流行的調子

雜沓的腳步如狂潮

把滿街的音響踏成一種節奏

西門町……西門町……  
靜聽歌聲靜聽歌聲似哭聲  
震耳的靡靡漂盪街街弄弄  
憂鬱盤踞著浪盪的歌聲  
另一種調子在舒展在呼喚  
呼喚好男兒 好男兒  
快團結 快奮起 快快奮起  
報國在今朝在今朝在今朝  
熱血啊 熱血熱血似狂潮  
從污染的空氣中  
提煉出來的  
一種調子  
他站著 高高的站著  
在昏黃而沙啞的天空  
堅持著老而有力的  
那一雙手

——一九七三年三月（大地詩刊四）

## 南胡

破廟前  
蒼白的月  
寂寞地  
落著淒淒涼涼的光  
夜深  
鄉間不寐的  
一支南胡  
淒然 在搖曳的風中泣血  
淒淒切切  
伊伊啞啞  
看廟的老人把心事  
拉成一根瘦瘦的弦  
沙啞的嗓子低低唱  
出征的孤魂啊——歸來，胡不歸來 從煙塵 從瘴癘  
從南洋的黑森林中歸來 辨認家園 辨認破廟  
魂啊歸來 辨認荒塚  
塚上 葛藤纏結著碑碣  
塚中 躺著一包指甲  
        一絡頭髮  
        一封家書  
用舊衣招你的魂啊——歸來



饑荒的年歲裏  
鼓吹的行列繞過街坊  
街坊飄揚的一圈紅紅的太陽  
歸來 魂啊！黯淡月光夜 風吹海動 草木偃息  
魂啊跨嵯峨的海堤 越蜿蜒的村路 風中 破舊的  
白扉 搖晃的燈籠 滿村烏啼 滿村狗吠 滿村  
瘦瘦的月光  
曬白荒落的村墟  
深夜沉暈得死死寂寂的廣場  
拉南胡的老人  
一拉，一道血痕  
一聲，萬聲無奈  
低低吟唱 伊啞愈瘧  
一起  
一落  
如暗夜的風  
若斷 若續  
散入更古老更悽愴的  
天空

——一九七三年五月（大地詩刊五）

## 七淒篇

荒山落日在冷澈的寧靜裏幽幽君臨  
一座高高矗立著長長的  
日軍的忠魂碑  
煙靄從高低起伏的丘陵飛起來  
沿著虎子山上下譎詐的飄散  
一個個謠傳  
一遍  
又一遍  
把空無的天空投入黑色的糾結裏  
血紅的太陽通過五月的大氣 爆燃 著燥熱  
沒有風吹，沒有鳥啼，沒有驚慌的狗吠  
突然間，土城於鑼鼓的喧嘩後沈默如一緊閉的嘴唇  
太陽已在飄揚，沿山路而行的達達愈來愈近。  
日本的騎兵偵察隊來了——  
突然間，憤怒的手狠狠地拍擊一聲聲爆響  
喧囂如暴燃的火  
燃燒一圈紅紅的太陽成一縷裊裊的青煙  
昇入午后悲憫的天空  
血紅的太陽無聲地再度升起  
催命的馬嘶雜沓的直奔而來，挾帶著血腥的風  
。嘩然，一嘶鳴的武士刀，劃開一條向大安寮

的路。吟血的一把武士刀，翱翔天際，煞煞飛旋。雪亮的刀鋒在血中嘩笑，割裂的傷口，使血流成渠流成潺潺的河

木石瘖啞

林泉嗚咽

黑羽的鷹隼在冥冥的黃昏橫飛著

以彎曲而巨大的雙爪執住大地，逼著說血血血  
血血

然後一把武士刀躺下 在佔領的土地裏

「忠魂碑」在絡繹不絕的哭聲中

昇高，不斷昇高

從血的氾濫中昇高為一種紀念

眾山靜默

而神社高聳的牌坊在飛揚的戰塵裏

愁看地色橫連憤怒而傷痕累累的天色

斑斕的悲悼

逐漸沈落向太平洋的

一圈慘紅的太陽

附記：據報云：土城虎子山有日人所立忠魂碑，怪異事談，  
民間流傳者甚多。而臺灣文獻記載，日軍偵察隊十九  
人為義軍圍殲，其後日軍血洗土城各鄉，義軍死亡甚  
眾。日人據臺後，立碑紀念日軍，今人反畏日軍幽魂，  
豈不可哀可歎？

——一九七三年七月（大地詩刊六）

## 舞龍

晌午太陽明晃晃直晒下來  
像一面大銅鑼  
廟前的廣場 挨擠著拜拜的喧嘩  
焚著檀香等待著 等待著——  
等一面大銅鑼  
剎時 眾聲沈寂下來  
一面大銅鑼嘩啦嘩啦的喧鬧開來  
在燦爛的光華之下  
活生生的神龍騰竄起來  
嗆一搶一鏢鉞聲中飛出  
一團火球  
貼著地面 飛躍人群  
蜿蜒的神龍搶著搶著火紅火紅的龍珠  
升起升起 降下降下  
全部的眼睛  
追逐那天矯的追逐  
嗆搶一搶嗆一  
劈拍一劈拍一  
耀眼的閃光，喧騰的鑼鼓  
從廣場上旋轉，旋得所有眼睛所有的心飛轉  
轉出廣場

出廣場  
過廟廊  
過廟廊  
繞街坊  
繞街坊  
皇皇嗶嗶，堂堂噹噹  
蠕動的人龍  
明晃的太陽  
蜿蜒向東向西向南向北  
天降神龍  
祓除不祥 救災救荒  
普渡亡魂 超昇天堂  
七月十五的鄉間  
籠罩著狂熱的陽光

——一九七三年八月

## 年

拂曉，絡繹不絕的炮響傳來  
越來越激揚的劈劈拍拍  
昇高年節深處最斑斕的喧嘩  
昨天傍晚 從街巷走回來  
一街的紅聯在黯淡的暮色裏  
飄蕩  
一城的鞭炮在激楚的北風中  
飄蕩  
此起彼落 彼落此起……  
對門的王老伯裹著棉襖說  
不見雪的年也過了二十來個？  
雪啊！滿天的撒  
滿天的雪在北風中 瀰天漫地的  
飄蕩  
街街巷巷 覆上厚厚的一層  
此起彼落 劈劈拍拍的炮響  
孩子們！只認識劈劈拍拍的鞭炮  
不認識滿天的雪 在北風中  
飄蕩 二十多年……  
一陣緊似一陣  
劈拍的炮響絡繹不絕的傳來

自街街巷巷  
自遙遙遠遠的夢裏  
飄蕩過來——

——一九七四年三月（大地詩刊八）



## 卦象—隆冬讀史有作—

### 序詩

攤開厚厚一卷的府誌  
剝蝕的輿圖瞿然呈現  
是山陵是城郭  
啊——山河大地  
如此美好綿亙在縱橫的經緯裏  
「天文牽牛須女分野 星紀之次」  
星辰定位的標座  
指示一生我育我長我養我的土地  
自漫漶的刻痕裏  
細微湧動的  
濤聲  
穿越刻漏、更聲以及鐘錶的滴滴答答  
拍擊萬竅怒號的公寓頂樓  
絡繹不絕的澎澎湃湃起來

## 乾

日日太陽從群山背後躍起  
讓鷹揚的山風撲向平原  
平原之上聚落著我們的族類  
運行剛健的太陽帶領眾多天象  
雲行雨施 品物庶繁  
自強不息的子民終日乾乾  
東向西向南向北向  
模仿太陽的終始循環與時偕行  
母性的大地繁衍著庶物  
日漸成長的城鎮  
自眾多的雲從風從雨中  
矗起一座雕塑騰龍躍虎的朝陽門  
迎向東方歡呼著  
昇躍在天的旭陽

## 坤

自東徂西的月亮運行在天  
從海霧沈沈的噴湧裏  
至柔至靜的光  
你知，鋪平幾千里的山山林林村落落  
動物植物在月下懷抱著  
一個個期待生長的夢眠去  
風從古老的廊宇流向  
碑石巍然的都市層樓夜靜空山，大塊之上  
只那不寐的眼睛俯瞰天地變化草木蕃息  
厚載萬物的島嶼  
舒伸在節奏古老的濤聲的寧靜裏

## 屯

祖先的神諭自祠廟中  
宣稱：天地留此洪荒  
作遺民世界作大明子孫植基立命之鄉  
從貧瘠的海岸揚帆出發  
渡越海域的魅幻與無常  
尋找一處無血戰玄黃無苛政如虎無滿族鐵蹄踐踏的土地  
鄭姓的旗幟飄滿了海上  
昇揚起忽忽烈烈的大風  
啊！聖島湧現自雲雲霧霧的飄渺間  
福爾摩莎——福爾摩莎 美麗的島  
福爾摩莎——福爾摩莎 婆娑的洋  
吾王卜曰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我們離船踏上神所諭示的樂土  
當黃昏的星自天上閃現  
耳畔猶萬重千重迴盪故鄉海岸波濤激響  
抬頭張望眼前的命星  
竟顯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 蒙

童蒙的土地自野蠻中日日引退  
結繭的雙手龜裂的雙腳拓向  
榛莽未啟瘴煙層層封鎖的處女地域  
堅韌地生長 刺青在我們銅黃的胸膛上的圖騰是  
地衣植物——猥瑣而又堅強的繁殖  
猛酷的太陽燒灼我們的胴體  
鹹濕的腥風絞結我們的頭髮  
下地的種籽生生滅滅  
摧剝的風暴肆肆虐虐  
張開淌血的掌心如一葉斑斕的海棠  
使漢民族的滾滾的血灌注進入丹青  
「我將帶領你們擊退蒙昧渡越艱吝  
繁殖新的一代在全新的版圖上」  
「茲土為我所有祖先所賜  
我將賦汝等肢體以勁力心靈以意志」

## 既濟

從荷蘭掠奪的手中我們接收  
一座喧赫的  
億載金城  
港口飄揚漢族旗幟  
當披戴星月策馬征服高山曠野  
轟然 —— 忽遽殞落的巨星啊！一若崗陵的崩頹  
滿清的兵騎沿著鄉鄉鎮鎮  
呼狼牽鷹在新生的吾土吾民間劫掠  
一種女人蛇蠍的心與冰霜的眼色  
曉曉著 —— 寧予外族？不予家奴！  
魔鬼之婦 使漢唐的後裔怒目冷視  
一圈狠毒的腥日  
揚厲血腥的太和之風於漢家陵闕  
愴痛啊！戲臺上顛顛哀吟的哭調仔  
伴敲著一面破鑼痛愴痛愴……愴……  
從我們的手中  
擊退美船法艦 燒盡所有虜斬的旗  
神啊！請鑒此湔雪外族的心  
日日張望

然後茫然目睹一紙降書下來  
驅倭除鬼祓魔降妖  
自喧天的鑼鼓歡迎的歌聲裏  
準備迎接一個屬於我們的世紀

## 未濟

皜皜的白日映照亮麗的山河  
亙古以來依然堅挺蒼老而又年輕的姿勢  
繁殖生生不息的族類  
讓天覆地載的土地上  
歡騰著孩童奔跑的腳步  
湧沸的狂濤自三山五嶽湧起  
太平洋的颱風積核塵戰雲  
我們站在彪炳的歷史中  
顧瞻來時的路去時的路  
雙肩上扛著虞夏商周的寶鼎  
天地悠悠愴然悲歌  
（我們審慎的鋪展一個卦象）  
利涉大川啊——  
群山聳峙一若昇揚的柱石  
舉首闊步在藍天的燦燦爛爛裏  
亂曰  
君不見青青瀝瀝的天空  
舒卷幾萬年的蒼蒼茫茫  
君不見起起伏伏的江山



鋪展幾萬里的鬱鬱蒼蒼  
日月消逝於上  
一若流水之奔忙  
體貌衰歇於下  
一若草木之蒼黃  
讓我們——  
夜吟高崗 星月良伴  
讓我們——  
擊節作歌 山風浩盪  
夜啊！夜未央  
歌為星月為山風為奔赴而至的一種悲涼

——一九七五年三月隆冬改舊作「夜吟」而成  
——（大地詩刊十二）

## 公寓記事

### 之一

臺北鬧房荒  
租房子的人  
四處循著招貼，尋找  
一個棲身之所

——新聞報導

城市裡，我們的名字  
懸掛在租押而來的一片門之上  
低低的天覆壓在林立的公寓上  
公寓的屋頂覆壓在我們的背上  
日日走窄窄的街巷來來回回  
妻說：「天啊！四樓怎麼那麼高呀！」  
蝸居在公寓的頂樓  
寬廣二十來坪的土地  
白晝頂著日炙，日炙之後  
夜風嘩嘩地吹著  
對門的鐵格子窗裡  
風吹搖幌著的鳥籠  
那灰八哥偶而三兩聲啾咕

在夜風中飄蕩  
新添的窗簾也隨著忽忽地飄～蕩～  
妻匆匆闔上了窗  
讓風留在公寓外越來越刮越凌厲

## 之二

推窗而望

月亮擠困在屋頂電視機的天線架子裡

從噴湧的夜霧中升起

腥紅 硬僵 顫戰欲墜

公寓底層澎澎湃湃著一

家家電視網流行的聲籟

晚來風靜

在漸微的風中

就只那一種調子

窗外 流行的季節性的曲調

反反覆覆的商業廣告

蛇身的女主持人帶濃重鼻音的

嗓子 把夜扯成一種時新的款式

入夜之後

街道舉起蹺蹺蹺蹺的一面鼓

重重一擊 擊則萬竅怒號

調調刁刁 嘈嘈切切

使耳聾使心躁使血液翻滾

每一棟透亮的公寓

一如顫抖著旋律的音樂盒  
裏裏外外 時髦的空氣裏  
現代的音響使夜拍擊著  
洶洶湧湧的激響

### 之三

星期日，窄窄的一條小街  
熱烘烘齊唱「美麗的星期天」  
城裏來爬山的人  
自一波波蜂湧而來的公車裏吐出  
臉頰因興奮而冒紅  
擠居在城市的公寓裏  
山野的景色  
奇異一如壁上貼糊的風景日曆  
污染的空氣底下  
迎面撞見鋼筋水泥的一臉灰  
或者夜間的霓虹、招牌灑來  
漫空的紅白藍綠黃紅白藍綠黃…  
花花的 都市的夜市  
顏彩繽紛的光網裏 據說——  
淡妝濃抹的花一夜凋盡  
翌日 貧瘠的陽光又復曝曬  
一無知覺的長街短巷  
汽車輪胎揚起的飛塵  
在陽光底下 揚起灼眼的黃金的飛塵

禁城的第六晚

夢裏昇起蒼蒼青山碧碧的海

細細沙灘細細微風

第七日城裏的人遂絡繹出城去了

## 之四

日日走長長的紅甌道

一步 一步

應和都市心臟裡沈沈的脈動

「朋友！請看—

我們遠從另一種土地來學步

（另一種土地，曲曲折折的村路

赤裸的腳

踩著泥沼、田草與老太陽）

直到我有了姿態。」

紅甌道上 走的姿態

川流而來川流而去

腳步 永遠單調而急促

「朋友！請看—

我們已趕上節拍 快—快揚棄另一種

（另一種節拍，徐徐緩緩的牛步

田間的路

牛車依依呀呀輾過泥溝）

直到我跟上摩登。」

長長的紅甌道



城南到城北 城東到城西  
一種規格  
一種色調  
一種節奏  
從天亮到半夜 從春初到冬盡  
快速、單調而讓人的心  
拉成緊緊的一根弦  
「啊啊—朋友 你快看！  
我們的腳 癱瘓又發冷  
我們的心 發煩又發燒  
朋友啊！請隨我走出紅氈道  
跣足奔馳於  
另一種土地  
另一種色調另一種節拍另一種—  
直到我們倒下。」

——一九七五年五月

## 吾街吾巷 一集

### 之一

日日 太陽昇躍在城市的上空  
瞰視喧赫著車隊的吾街吾巷  
百年前走過明時的馬清時轎的  
官道 在盛夏新澆柏油的氣味中  
駐馬停轎的故事漸次淪為一則則典故  
七月流火  
隔著不斷升騰風煙的大氣迢迢遙遙地張望  
方圓十里百里的盆地

一湖一湖沼澤圍成一池一池荷塘  
一池一池荷塘長成一窩一窩瓦厝  
一窩一窩瓦厝坐成一排一排樓房  
世世代代的輿圖，就在  
子子孫孫的手中鋪展為一卷全新的藍圖  
在祖先卸過鞍繫過馬的地方  
吾們停車坐著  
十線大道上一座舊城樓的悲淒向著日晚  
黯然的城門是下了鏈鎖，面對  
日漸密集的層樓上滿天飄飛的煙塵與落霞

起伏的市聲絡繹傳來  
聽得出二十世紀重重捶擊的鼓響啊——  
廣場上 吾們茫然仰首  
目睹自己被時間安排了歷史  
勒刻上碑石……

## 之二

有十萬匹漂洗過城樓流注過官道的  
月光依然漂洗著層樓流注著紅磚道  
海島月色，冷澈山河  
每一寸土地都曾歷史過  
峻嶒的山形依舊枕著潮聲  
柔緩的潮聲依舊枕著舊夢  
小小的街小小的巷  
古老的街坊古老的四合院  
一齣鑼鼓嘩嘩的村戲在廟前廣場  
一段古屋傳奇在風聲中搖搖曳曳的三弦  
冥然間，空空蕩蕩的飄來……  
吾街吾巷 電視聲喧  
我們的鄰居自螢光幕上悲喜於劇中舊事  
祖先的戀愛、仇怨、青春與死亡  
古老的歌啊！也遺落在每片山河大地上  
吾們唱著 年年歲歲重覆著  
不斷的戀愛、仇怨、青春以及死亡，如祖先  
吾們必定被歷史 歷史必定被悲喜  
島上的月啊——

輕輕漂洗更寬敞的街更狹長的巷  
是誰新建公寓的鋁門窗  
一格一格組織著十萬萬匹的月光

### 之三

古早古早 吾們小小的街小小的巷  
就只聽一種純樸的語言  
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是萌芽孳乳的地方  
隨著鄭姓衣冠漂海、拓殖、生根  
小小的島上未經文化過的一種母性語言  
熨貼著吾們百姓厚厚的嘴脣  
吾街吾巷 土里土氣  
硬是保守著古腔古調的一種方言  
然後 吾街吾巷將就著四海了起來  
漸漸練習聽——聽東西南北來的語言  
燒餅——油條是賣油條老人的山東腔  
薄薄的京片子伴著一根瘦瘦的弦  
把吾們拉成長長的街長長的巷  
還有辣椒味的湖南話四川調  
哦！識聽不識講的是老廣  
日日夜夜街頭巷尾  
起起落落的各路方言喧聒著吾們的街巷  
鎮日裏 吾街吾巷向天空開放  
讓每一個國民分享黃澄澄的陽光

吾們挺著越曬越健康的胸膛走在街上  
二十多年 小小的島上  
已然是深深紮根的地方  
吾們想必已被寫入了歷史  
嘿！老鄉——一整天南北方音隨風飄送  
坦坦蕩蕩——溶入吾街吾巷燦然的陽光

——一九七五年十月選自《大地詩刊》十四

## 吾街吾巷 二集

### 之一

話說當年天譴的月份，倒灌的海水淹著醃著

吾鄉

吾鄉的土地是泡了鹹水的海棉

吾鄉的人們化為千百漲肚的魚

大水之後 連年苦旱

在異樣熾烈的日頭底下

百里千里龜裂的田地冒生野煙

古老古老的年代裏

海反反覆覆著母親的老歌

應和祖先挑土擔石的依依呵呵——

蜿蜿蜒蜒的土堤從村南爬來再蛇行北向

堤內種田，堤外種海

吾鄉世世代代堅持著祖先傳下的

又叫田庄人又叫討海人的行業

我們的父老在娘胎裏就開始練習聽海

聽親切鼓動的潮潮汐汐

長大了，海是我們的書

吾們讀書

日日夜夜 海操著樸樸素素的語言



訴說陽光、烏雲與風暴  
海啊！吾鄉人們學習海的個性  
年年歲歲 吾鄉攤開的海不再美麗的藍  
我們的鄉親在港灣裏  
捕撈起污染著陰鬱著的一張臉  
長大的兄弟姊妹晝夜收聽收看  
收音電視機轟傳的聲浪  
吾鄉吾村的男男女女絡繹離鄉  
空留褐黃的土地曝曬百里千里鹹味的陽光

## 之二

話說我們的鄉親洗去腥鹹洗不掉滿鬢風霜的  
臉孔 在臺北車站的煙煙霧霧中浮蕩  
吾鄉男女，  
攜帶行囊，攜帶媽祖賜示的香火，攜帶  
祖先遺傳下來輪廓粗糙的  
一張張臉孔  
步入車聲煙塵撲面襲來的都市廣場  
祖先的臉孔，伸展如那片  
經霜經雨陰著晴著的天空  
從孩提始，吾們向上仰望  
廣漠無垠的天空浮著一張臉  
臉啊！喜過怒過哀過樂過的一張臉  
吾們望見  
吾們的臉掛在天上同喜同怒同哀同樂  
鄉親們懸掛起千張百張的臉  
浮浮沉沉在染污的空氣中  
搖呀幌呀  
細線高高低低懸空著的百千面具  
塗上紅黃藍綠白

在霓虹櫺窗裏 觀望自己  
非紅非黃非藍非綠非白  
千百張臉 反覆一張表情  
吾們常常瞿然撞見  
在街頭在巷尾在濃濃密密的煙塵裏  
淡入淡出淡出淡入  
歲月的酸楚如此這般深深淺淺  
紋絡在  
不喜不怒不哀不樂的臉孔上

### 之三

話說我們的鄉親背負房子走在  
鋪設整齊而又高級的紅氈道上  
可憐的天壓在高高的層樓層樓的陰影壓在吾們的背上  
從四面八方擁擁簇簇在  
一片開不了花結不了果的  
土地上  
鄉親啊！一群申報流動戶口的鄉下植物  
城市裏 吾們的名字懸掛在  
租押而來違建而來的一小片土地上  
吾鄉父老活動在挨著擠著的巷弄裏  
抬頭張望  
有樓比人高，雲比樓高，天比雲還更高  
堂堂皇皇遮蓋日月星辰  
「老天！讓開一些些陽光——」  
在鄉下 吾鄉的人們把肚子貼在地上  
養過、埋過祖先的土地  
餵養吾們，吾們的兒孫百代  
日出日落 終有一天吾們躺下  
讓世代繁衍的子子孫孫學習吾們

深深紮下根 在厚載而豐饒的土地  
依舊開花、結果  
自早到晚，吾們把根伸展在洋灰地裏  
辛苦營養著自己  
聽啊——請聽  
鐵錘敲下的聲音裏叫著吾們的名字  
工廠喧嘩的機器裏喚著吾們的渾號  
日落日出，終有一日吾們挺起  
依舊硬朗的脊椎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歌頌自己

——一九七五年、四月草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稿（大地詩刊十五）

## 吾街吾巷 三集

### 之一

已夜了很深很深，吾街吾巷  
把滿懷心事傾訴向一支顫顫搖曳的二胡  
夜晚風起 月光  
用千百倍於曩昔的母親的溫柔撫慰著  
一雙蒼茫的手  
好深的巷啊——  
他坐在敞開的夜的中央  
風聲自公寓上空垂翼而下，聆聽  
瘦瘦的弦索上一些隱微的聲息  
脫下舊軍服之後，便也學著求田問舍  
在小鎮千門萬戶的門牌中安插了自己  
征戰半生，隨侍身旁的  
一把二胡安慰了自己的雙手  
而今繼續安慰著深巷的寂寞  
且酌數杯，哼哼小調  
——年少的歌聲隨軍跋涉百里千里  
被黃昏和長征的靴子磨啞磨平  
心緒隨調子起起落落  
想必已疲倦了，據說

小鎮是給想紮根的居住的地方  
吾街吾巷諦聽著心上時緩時急的  
迴聲，在公寓的牆壁上輕輕激蕩  
月光的巷呀！埋藏了好深好沉的心事

## 之二

隔著寒雨，吾們小小的街被黃昏深深掩蓋  
濡濕的街燈一一亮起  
溫暖了陸陸續續趕年關最後的路的行人  
在雨夜裏，一個朦朧的家  
雖則寒冷了些，總不見雪  
吾們斟些老酒  
守著夜守著由遠而近的劈拍的炮聲絡繹不絕傳來  
穿一襲厚綿袍戴禦風禦雪的棉布帽  
還是三十年前北地的服飾  
「吾們，吾們不明白這些孩子  
趕寒流上山賞些什麼——雪」  
吾們的鄉親瑣碎敘說雪的舊事，冬天  
彷彿北地的雪花飄落在自己的心上  
從緊緊掩著的門扉外遠遠傳來……  
一切都老了，雪的記憶似乎也陌生了起來  
「雪啊！吾們看多見多了  
上山賞雪，還趕老遠老遠的路」啜一口酒  
「到底是吾們北地的孩子啊」  
冷風自北，帶著北地的雪意



沿濡濕的雨地沉沉飄送

黯黯淡淡的曙色裏，吾街吾巷高高低低懸掛著

喜色的紅紙無力一搖一幌

### 之三

生活二十多年，在再也不陌生的土地上  
如此寧靜安頓了自己後半生的歷史  
海上島嶼，年輕時  
怎麼也沒想過會熟悉這山這河這亞熱帶的氣候，如  
熟識掌上宿命開展的紋紋路路  
自渡海東來，在島上靜靜待了下來  
趁黃昏常常登臨  
眺望海島上最富庶的一片盆地  
北倚青山 南俯臥流  
廣衍的土地上茂盛著綠色的植物與節候  
（啊啊——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  
何足以少留）  
二十年來，夢裏還知身如作客  
講經論道的故事，縱論天下英雄的  
故事  
隨著悶酒，釀成夢後酒醒時懷鄉的情緒  
「我們的家，孩子——吾底家  
在山的那邊海的那邊……」  
每次填寫籍貫時

家園的印象飄渺一如眼前的風煙  
登眺二十年吾也衰老了  
大兒二兒在美讀書，女兒  
嫁了女婿遠遊歐洲  
獨自拄杖陽臺上，夕陽  
輕輕染紅隨風飄盪的雪色長鬚  
恍然間 滿天晚霞下  
眾多孩童的笑聲歌聲滿足地隨風飄盪，  
在這還會更豐饒的土地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稿於木柵「國光新村」內

——（大地詩刊十六）

## 非兒童看的卡通

日日吾家小孩必看卡通  
，日日吾必隨著他看。  
日復一日，它成為一種  
課程，一種過癮，因此  
為詩記之。

### 一、風箏

有人用擴聲器狂喊  
一隻鷓鷹用細細長長的線吊著一個小孩  
飛，飛，飛過路樹  
飛過商業大樓的大風球  
越飛  
越小  
眾多的小孩跟著紅磚道跑  
揮舞的手臂紛紛變成翅膀  
有的是蝴蝶，有的是鷓鷹；有的是……  
飛，飛，飛，飛，飛——  
「飛上天——飛上天啊！」  
只聽見小小小小的聲音  
天空用小小小小的回聲答覆

大人們急忙放下工作

走出公寓

走出辦公廳

張望許多直灑下來的陽光

不一會，一張張焦慮的臉也紛紛騰飛上天

## 二、踢球

星期日，吾巷的小孩  
擁擠在公寓間小小的馬路  
踢球  
伯伯從破窗伸出脖子  
「走，走！不要在玻璃上玩」  
大嬸婆漲紅著臉，咧開嘴叫  
「小孩走！別用腳吃掉我的盆栽」  
有人提議——到天上玩  
刷的一聲  
天空倏地長出一塊草坪  
藍色的空氣裏  
雲堆成  
疊疊青山涵碧  
光散作  
灣灣溪水流青  
大家雲裏光裏翻騰了起來  
一直到下午六點  
忽然小三子一高興  
把一個滾動的大紅球

刷的一聲

滾到草原的盡頭去了

### 三、太陽

一早醒來

吾家的小孩鳴著臉哭

「我的球球，我的球球那裏去？」

天黑黑 要落雨

鋁門窗的格子裏

懸掛一張雷公臉

一整個星期都在下雨

城市的上空撐著

一把黑黑的大雨傘

密密麻麻的小雨從風洞

漏下

無敵超人說，是北極冰魔的

一種陰謀

高舉雙手 飛飛飛上天

撥開非陰非晴非雲非雨的氣候

捧出一個鮮紅鮮紅的

太陽

吾家的小孩鬆開襯衫的鈕扣拍拍小胸脯

「這是無敵小超人的責任」



趕緊推開窗  
於是他的小畫冊上  
添上一個歪歪斜斜的大紅球

——一九七七年一月（大地詩刊十九）

## 古城行

新聞報導：漢聲雜誌與臺北市文獻會  
選擇了臺北城落成後第九十九年  
在夏至之日 帶你「踏出  
臺北古城」

從一卷發黃的古老地圖開始  
有些在北門圓環頻頻叩響  
一座下了鍵的古城門  
有些自北門循城基向中華路尋訪  
東側開封街南北是臺北府署、考棚、明道書院  
以及神祇鎮守的府縣城隍廟  
中山堂與廣場就是衙門：巡撫衙門、布政使衙門  
再遠一些的西門——昔稱寶成門  
一列南下火車輾過西門遺址隆隆遠去……  
民國的雨輕輕落在明、清的版圖上  
歷史總是這樣繼承下去的  
紅磚紅瓦的中國式宮署與  
歐洲風的日本建築終將淪為一則則典故  
祖先們生活在自築的城裏  
工作、戰爭、戀愛與死亡  
新的一代又一代也密集在沒有城牆的城裏

祖先做過的我們做兒孫也做  
君不見祖先們從荒埔中堆疊起一座四方城  
君不見日本人硬闖進城拆毀城隍衙門又拆城牆  
君不見青天白日底下——  
拆古厝 蓋樓房 遷街坊 闢街巷  
一條條新闢的大道帶來了汽車、小孩與貓狗  
這裏以及那裏  
新建工地的天空紅色綠色的彩旗隨風飄盪  
或者在營造商手中展現一幅全新的藍圖  
或者選擇風風雨雨的夏至日  
為傳說中的古城作最後的巡訪  
祖先的傳統總會繼續  
今天為新造大廈的落成立碑  
鐫刻日期以及一篇塗金抹朱的四六銘文  
或為新拓大道選擇吉日敬題一個雅緻的街名  
一座新的城市就這樣依次造成  
在初夏新舖柏油的氣味中  
雉堞與城牆 飛簷與牌坊  
早已一一成為古董與神話  
微雨落下落下在這些高聳的建築之中  
巡遊的下午

穿梭於古昔與現代之間  
每寸土地都曾歷史過  
四公里方圓的城基只是小小的一座城  
出北門 過西門 過西門 繞南門 繞南門 向東門  
東門轟然高聳為仿北方宮殿式的樓閣  
行程一小時踏出一段悠悠遠遠的回憶  
歷史就是如此這般傳遞下去  
築城的歲月  
毀城的歲月  
浮浮沈沈如螢光幕上再三搬演的府城舊事  
人們日日忙於晨跑、溜狗以及吃館子等等  
在新的城市學習一種新的生活  
穿衣或工作或雨中兀立同一站牌等候同號公車  
這是寫實的臺北生活  
亞熱帶的驟雨在兩岸的街谷急急潑下  
一輛急馳的公車潑刺潑刺駛過  
隔雨相望的是文藝復興式的博物館  
據復原圖說：這裏就是天后宮  
櫥窗展覽著臺灣開拓的歷史  
也是寫實風格：衣飾、工作或是官署的文件  
祖先的生活屬於農業的

或到南門外南菜園耕植或往東門外湖沼澤漁  
或逕出西門到艋舺買賣南北雜貨  
走下石階  
一條濕漉漉的柏油大道茫然展向兩頭  
走過明鄭的馬清朝的轎子  
日軍出征的馬鞋也雜雜沓沓走過  
微而黃昏 潑刺而來潑刺而去的  
國產的裕隆—福特的合製車—也有進口的豪華轎車—  
我們撐傘躑躅於高樓寬大的陰影中  
晚來急旋的風和雨瑟瑟颳起一股涼意  
歷史 歷史永遠是一條河  
生活要繼續 戰爭要繼續  
紅磚道上的木棉花仍會爆燃一個個春天  
南來的燕子年年在市議會築巢  
旋繞著藍得不怎樣純粹的天空飛  
我們以及兒孫或許會逗雨問天  
臺北古城空留著什麼？  
只見北門從雄霸的陸橋下露出飛簷一角  
微雨繼續灑落在全城的屋頂上

——一九七九年一月（長廊詩刊）

## 大地之歌

### 序詩

問邃古之初誰創造天與地  
問宇宙之始誰安排春與秋  
遙遠而又古老的東方  
黑頭髮黃皮膚的祖先  
睜開雪亮的黑眼睛往上仰觀  
陰著或藍著的天空 往下俯視  
或黃或綠著的土壤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開始學習詢問  
一些現象的發生、變動與衰亡  
祖先們問 混沌如何  
生成，天地如何  
分開，太陽如何  
熱，月亮如何  
明  
世界就這樣依次自造  
祖先們漸漸知道澗水怎樣  
選擇方向，草木怎樣  
選擇土地，鳥獸怎樣

選擇出生，季節怎樣  
選擇死亡  
他們精選一些精巧的字句  
參與大自然的建設  
於是 祖先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既是祖先傳遞下來的古老行業  
總得繼續傳遞下去  
或許世界就是這樣建造起來  
或許就是這樣我們創造了  
自己的詩與歷史

## 甲

立春之後 地氣開始湧動

愛和美的湧動

一波波拍擊沉潛在地層下的

種子與根莖

東風解凍

（北地該是雪溶的時候）

雨水絡繹不絕的注入

種子與地下莖

輕輕的脈動

一條臍帶緊緊的連繫

模模糊糊的感覺開始舒伸

向十萬里千萬里的地層

舒伸就是春天的歌與生命

漸漸練習聽—

水泉流瀉的聲音

蟄蟲屈伸的聲音

岩石爆裂的聲音

太陽隔雨霧緩緩呼喚

一個強而有力的乳名



春 春 春 春 春……

十方世界 蕩蕩迴響

醒啊！剖開密密裏裏的甲殼

初生的嬰兒

張開朦朧的眼睛面向潮湧而來的

天光

哇——然一聲

## 乙

春日遲遲

霍霍的閃電使蟄伏的草木與昆蟲紛紛

驚醒

遠方有輕輕的雷鳴

遠方有輕輕的雷鳴

聲聲叩地 作十萬里鞞鞞播鼓的激響

風雷緊催

在山為雲

出谷作雨

酥酥春雨降下降下

根芽以迅速的生長

突破

沈厚如泥的草地

蟄蟲也結束蟄伏的生活

蠢動起來

春日的上午 農夫同彼婦子饁彼南畝

巡視雨水茂生百穀

禁錮一整冬的太陽

終於燦燦開放

一塊閃光的田畝

## 丙

一朝春雨過後

千樹萬樹的春花紅燦燦

千樹萬樹的春花紅燦燦

春日戴陽 載欣載奔

大地是花與草的搖籃

任孩兒入睡

快快睡 快快睡

一夜三寸 快快地長

母親呵護的手輕輕緩緩地搖

四野溫煦的風遠遠近近地吹

每月每日 快快醒來

睜眼搜尋那張耳目口鼻帶笑的臉孔懸浮在

天空

四月，花與草

泉水或者小鳥

默默而奮發地

抽出一寸又一寸嫩綠的枝芽

或者奔躍向溪澗與青青瀝瀝的天空

初夏走過稻田

纔發現初秀的稻子已然小滿

## 丁

立夏剛過 夏至未至  
奔馳的野風  
奔馳的花木  
奔馳的孩童已經進入綠油油的童年  
很鮮很鮮的綠到處噴湧  
這裡以及那裏  
綠色千種 綠色萬重  
計算過梅雨的日子  
一切急於成長的都努力成長著自己  
鳥與獸或者農作物  
你們完備了你的骨骼，你纏結的筋節，你細緻的肌理  
你們必得接納風暴與陽光，乾旱與雨露，蟲害與和風  
日復一日，辛勤勞動的雙手  
在黃銅色的胸脯上  
刺青一種穀種綻放的芒花  
傳遞卑微而堅韌的圖騰植物  
五月黃昏 太陽  
帶領浮雲 浮雲  
帶領孩童 孩童

帶領花與草的腳步  
奔騰在暑氣漸形盛壯的  
大地之上

## 戊

梅雨一過 盛夏的陽光如決堤激流  
嘩嘩沖瀉了下來  
先從綠濤洶湧的稻浪開始，再遠一些是丘陵  
山上人家的園子種滿龍眼與新種芒果  
再上去是副熱帶闊葉林  
而一逕噴激向上就直達  
山頂 植些一簇簇的白雲  
汲滿了陽光的植物都努力抽拔  
奇妙的日子  
造物自迷於他自己的擺設  
濃濃淡淡的裝飾總覺相宜  
一些些織錦的花團  
一些些流蘇的藤蔓  
以及雕空屏風、地毯等飾物之類  
據說正午有比最大廟會還鬧熱的  
大陽的慶典  
黃金的慶典  
狂歡更狂歡更更狂歡的慶典  
身體隨勞動 勞動隨歌聲 歌聲隨舞踊

因為是風的孩子

因為是雲的孩子

因為是太陽的孩子

茂盛屬於綠頭髮綠皮膚的族類

## 己

在晚夏花粉飄香的氣味中  
一切忙碌而又美好  
工蜂營營於菓樹園裏  
蛺蝶翩翩在百花叢中  
花朵努力美麗給悅己者看  
        六月茉莉真正美  
        六月茉莉真正香  
包花頭巾的娘子默默傳遞心事  
高禱的月份  
稻花果花俱盛開  
隴頭一直到隴尾  
一種醇厚的花香  
任風飄盪  
所有的花蕊都耽於釀製  
一種陽光的風味  
（陽光啊陽光  
        他們涓注向我的體內  
        進入另一個內裏，進入  
        另一個內裏



釀造滋味)

運輸能運輸的進入

充實為充實的自己

果實終於完成它的美味與營養

## 庚

季節一到就開始訴說一些朽與不朽的  
故事 從酒香開始  
秋季明澈如水的下午  
空氣中突然蓬勃爆發  
植物的香醇  
葡萄、柚子以及時新的果實等等  
暗香浮動  
滿園滿巷的結果庚庚長垂  
繁榮的菊花也攀過  
矮矮的石牆  
（收穫的日子 鴿子繞鄉公所突兀的新廈飛  
鴿子飛牠自己的  
這樣，鄉鎮就次第黃昏了）  
霜降之前 採摘的工作積極進行  
年年歲歲重複做的同一件事  
祖先做過我們做兒孫做  
割稻機的聲音也在南也在北  
鐵牛撲撲的村道  
還是一樣走過又走的路

遠方的農場

收割的瓜果還是曝曬同一色澤的陽光

向晚的空氣中 我們深深呼吸著

新割稻草好聞的氣味

## 辛

話說一切該結束的都已結束

稻穀收藏於新建的穀倉

稻田也自該享受它農間的經驗

遠遠近近的市鎮與村落

欣喜於節慶的歡樂

    遠方有鼓聲激盪

八月收瓜 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

學習了祖先奉獻新稻、時新瓜果

以及一些些虔敬而豐盛的語言

典禮總會被繼承下去的

    遠方有鼓聲激盪

我們選擇黃道吉日與

一個適切的地理

深深埋下獻祭的種子與誓言

啊—美麗的風水

上午的陽光是青龍而白虎在遙遠的西方

    遠方有鼓聲激盪

我們選擇吉祥的字句禱告……

果實死亡 因它的美味

果實新生 因它的養份

如果一粒種子不死

終要繼續明春的花 明夏的果 明秋地完成

## 壬

雲意一點也無的氣候

農民曆已然過了小雪又是大雪

天氣不斷上升上升

地氣不絕下降下降

濡濕的天空密密覆壓

豐饒而又伸展的大地

（氤氳的雲霧濕我髮，潮我額

你喘熱的呼吸是最最好聞的氣息

你細緻的顫抖是最最美麗的悸動

你做天來我做地

這麼 乾坤就閉合了)

島上山河啊—

慵懶華貴一如新妊的少婦

冬至將至

亞熱帶的海島也漸次慄烈了起來

太陽散淡而原野沈睡

草木的根莖也迭漸卷縮

只有山東白菜還是雪一樣的顏色

再加上蘿蔔、韭菜以及快煮快熟的茼蒿

趕在寒流前收成  
待寒流特報在電視機播報時  
我們已擁有一爐溫熱的火鍋

## 癸

十二月份 寒氣兀自在地層下屈扭

貓、狗以及嬰兒

蟲豸或者根莖

氣候逼使著選擇一種冬眠的方式

村野人家或需學習老祖先的

穹室熏鼠

寒向墻戶

而我們只需關閉向北的鋁門窗

包裹舊棉襖或皮大衣

就這樣準備渡過一個冬天

只是茫茫眠著

種子或根莖

長時的等待就是善於等待

或許明春的樹枝會化成一隻鳴鳥

嚶嚶而啼

或許生命總該揆度一個適宜的日子

破蛹而出

燕子營巢在土地廟裡



冬雪降落在大雪山上

或許等待就是種子全部的詩與歷史

附記：十干的意義，漢代字書有其假借義的解釋，惟經近代學者研究，已可知各有其造字初誼，但至少在殷商已作為一套系統性的符號加以使用。這裡，特借用此一符號系統作為小標題，是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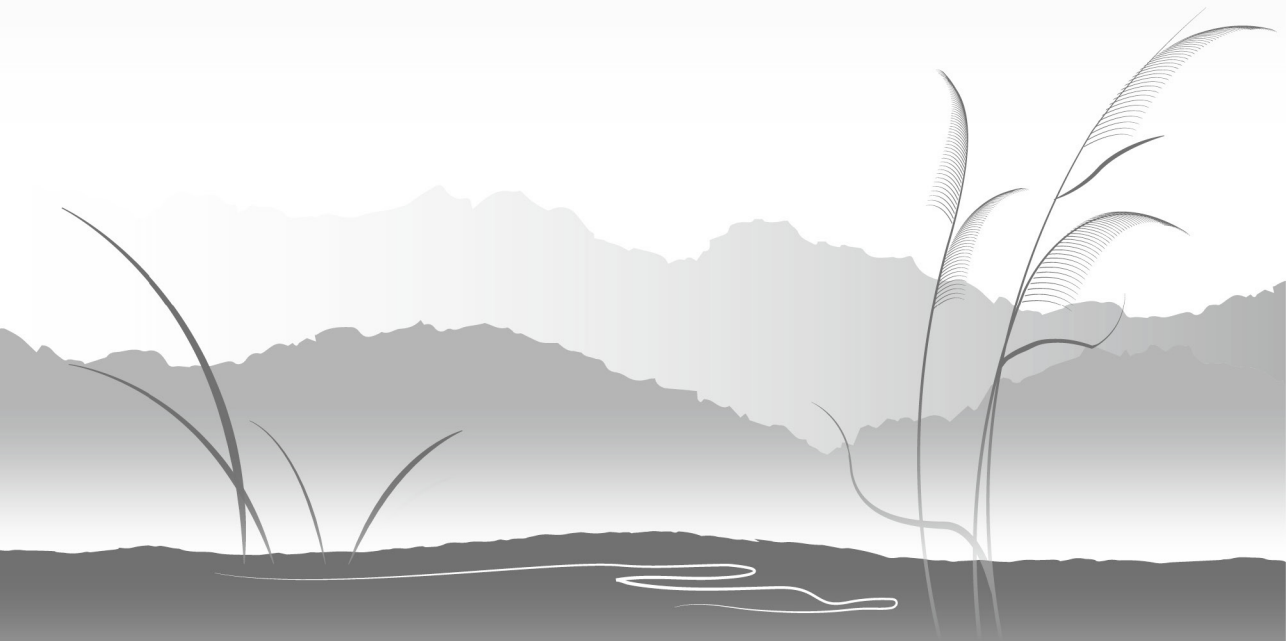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六月初稿（大地詩刊十三）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國時報）



詩歌卷一：大地之歌

## 【附錄】



# 皓歌——一種卦象的啟示——

## 序曲

奔赴而至的一種悲涼  
澎湃在滿天星晨的夜空底下  
沉沉江山  
如此美好綿亙在舒伸的寧靜裡

〈乾〉

日月太陽從群山背後躍起  
讓鷹揚的山風撲向平原  
平原之上聚落著我們的族類  
運行剛健的太陽帶領眾多天象  
雲行雨施 品物庶繁  
自強不息的子民終日乾乾  
東向西向南向北向  
模仿太陽的終始與時偕行  
母性的大地繁衍庶物萬民咸寧  
日漸成長的城市  
自眾多的雲從風從雨中  
矗起一座雕塑騰龍躍虎的朝陽門  
迎向東方歡呼著  
昇耀在天的旭陽

〈屯〉

祖先的神諭自祠廟中  
宣福：天地留此洪荒  
作遺民世界作大明子孫的植基立命之鄉  
從貧瘠的海岸揚帆出發  
渡越海域的魅幻與無常  
尋找一處無血戰玄黃無苛政如虎無滿族鐵蹄踐蹋的土地  
鄭姓的旗幟飄滿了海上  
昇揚起忽忽烈烈的大風  
啊！聖島湧現自雲雲霧霧的飄渺間  
福爾摩沙福爾摩沙 美麗的島  
福爾摩沙福爾摩沙 婆娑的洋  
吾王卜曰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我們離船踏上神所諭示的樂土  
當黃昏的星自天上閃現  
耳畔猶然重重迴蕩故鄉海岸濤聲激響  
抬頭張望眼前的命星  
竟顯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注血漣如

〈蒙〉

童蒙的土地自野蠻中日日引退  
結繭的雙手龜裂的雙腳拓向  
榛莽啟瘴煙層層封鎖的處女地域  
堅韌地生長 刺青在我們銅黃的胸膛上 圖騰是  
地衣植物—猥瑣而又堅強的繁殖  
我們生活的得並不文雅與堂皇  
猛酷的太陽燒灼我們的胴體  
鹹濕的腥風絞結我們的頭髮  
下地的種子生生滅滅  
風暴的摧剝肆肆虐虐  
使漢民族的辛酸的血淚刻入丹青  
    我將引領你們擊退蒙昧超越艱吝  
繁殖新的一代在全新的版圖上  
茲土為我所有祖先所賜  
我將賦汝等肢體以勁力心靈以意志。

〈否〉

從荷蘭掠奪的手中我們接收  
一座喧赫的億載金城  
港口飄揚漢家旌旗  
當披帶星月策馬征服高山曠野  
轟然 忽遽隕落的巨星啊！一若崗陵的崩蹶  
滿清的兵騎沿著鄉鄉鎮鎮  
呼狼牽鷹在新生的吾土吾民間劫掠  
一種女人蛇蠍的心與冰霜的眼色  
寧予外族？不予家奴！  
魔鬼之婦 使漢唐的後裔怒目冷視  
一圈狠毒的猩日  
揚厲血猩的太和之風於漢家陵闕  
愴痛啊！戲臺上顛顛哀吟的哭調仔  
伴敲著一面銅鑼痛愴痛愴——愴——  
從我們的手中  
擊退英船法艦 燒盡所有斬來虜來的旗  
神啊！燒不盡的是無垠的侵略的心  
日日張望  
然後茫然目睹一紙降書下來

驅倭除鬼 祓魔降妖  
自喧天的鑼鼓歡呼的歌聲裡  
準備迎接一個屬於我們的世紀



〈未濟〉

皜皜的白日映照亮麗的山河大地  
亙古以來依然堅挺一蒼老而又年青的姿勢  
繁殖生生不息的族類  
新的城鎮依次落成  
用鋼鐵撐起傲岸的身軀  
昂首在太平洋的颱風圈裡  
湧沸的狂濤自三山五嶽湧起  
我們站在彪炳的歷史中  
顧盼瞻望來時的路去時的路  
雙肩上扛著唐虞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的寶鼎  
利涉大川啊—  
聳峙一若昂揚的柱石  
舉手闊步在藍天的燦燦爛爛裡

## 尾聲

夜登高崗 山風浩蕩  
大好河山鋪展著浩浩湯湯  
萬家燈火閃爍著堂堂皇皇  
思我故鄉 鬱鬱蒼蒼  
長歌臨風 慨當以慷  
君不見—  
星晨環拱了北極殿堂  
君不見—  
皓月冷澈了萬水千山

## 再見，浪子佐巴 —「佐巴，佐巴，佐巴」之變奏—

晴明過後 鬼雨灑落在潮洲街  
沿著長長的 灰色的街谷  
鬼雨、鬼雨—續續紛紛的灑落著  
祭歌、輓歌。流淌過幽暗的街坊  
星光不見、月光不見  
潮洲街宛如一具棺材 沈落在黑色里  
「佐巴，浪子佐巴—」  
街谷唱著原始的 野性的呼喚  
很單調、很古希臘 古老的歌  
「佐巴—佐巴—」  
浪子的步姿 溶入雨街的黑色  
佐巴獨往獨來 裸露在天空下  
左肩邱比特的金箭 右肩戴阿尼蘇斯的酒桶  
他孤獨 不上課 獨坐在孤獨國  
有人看見他在師大的草地上躺著  
枕著書本 偶而向女孩子望上幾眼  
「太陽！我是孤獨的太陽。」  
佐巴的眼色憤怒 瞳色孤獨  
有的說 他很狂 很孤獨  
是嗎！他只是追求信仰  
佐巴 孤獨地要擁抱信仰 捕捉不變的神

在師大校園 有人見過佐巴  
在潮州街 在麗水街 在金山街  
在和平東路 有人見過浪子佐巴的影子  
抱著好厚好厚的書  
額際縐著沈思 思緒結如頭髮  
月色湧進朝東的斗室 迴旋迴響  
而音樂流淌過 香煙燃燒過  
佐巴沈進古希臘 飄昇至二十世紀  
潘朵拉、邱比特 哦！戴阿尼蘇的酒  
尼采 尼采如是說 如是說  
佐巴 佐巴曾迷失在酒神的醉海里  
坐斷第幾個星夜 月色曾氾濫過  
在圖書館、在草地、在潮州街的閣樓  
古中國的線裝書 西洋的洋裝書  
書、稿紙、香煙以及女孩子 女孩子  
佐巴欲渡時空冷寂回向死海  
再見！佐巴 佐巴—  
「是的，至少你還有虛空留存  
你說。至少你已經懂得什麼是什麼了」  
笑不是鐵打、眼淚也不是  
佐巴的行跡 將出街坊 將到別處？

再見！孤獨的太陽。再見！佐巴  
浪子 再見！再見 佐巴—

## 海葬（一） ——故鄉 海難 詩記——

之一

十二級的強風

在晦澀的暮色中

以危機四伏的

沈重有力的

拍子

拍打著大海的咆哮

（澎澎 呼呼——）

拍打著漁婦的悵鬱

（呼呼 澎澎——）

顫抖的破屋頂上陰鬱著

烏雲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為什麼還不回家——

為什麼還不回家 無星月的暗夜 風吹海動 或人走

蜿蜒的村路 認辨掛著白幡的家門 風中搖呀搖的白

紙燈籠 閃呀閃的暈黃的油燈 滿村鴉噪 滿村狗吠

滿村——

詭譎的雲色

一種凶兆

聽聽，狂風怒號

怎不使我心裏著急

怎不使我心裏著急

鹹溼而冷的腥風

凶暴地披散婦人的亂髮

在胸中鬱苦地打著結

## 之二

過了午 海的方向死死抓住  
船的兩舷（詭詐的海流）  
斑紅如血的夕陽  
折射著苦澀的光  
討海人的海葬——啊風暴；  
滿天的海鳥  
驚飛的拍翼  
迴飛向起伏的外傘頂州  
「快——收網啦！」  
潮流急 風吟急 海鳥也飛急  
風暴從八方來  
豎起一堵墨黑且腥的牆  
「快——快——割網啦！」  
馬達疲憊的撲撲  
拖著驚恐的漁船  
從四邊壓下  
海浪翻那黑壓壓的巨掌  
「覆壓我們 啊死亡  
我們又能說些什麼？」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聽——狂風怒號  
爸爸——哥哥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

刮破的手沒有顏色  
冰冷的海水  
從四面八方 潑過來潑過去  
「我們怎麼可以死去  
海葬豈是我們的歸宿，掙扎吧！」  
掙扎的討海人  
紫黑的臂膀抱緊船舷  
在海浪中如風中一葉  
停火的馬達  
無助的航行  
我們——腥冷的呼嘯把我們捲進  
險惡的渦漩，海峽中一股葬身的  
暗流

### 之三

沒有葬儀的海葬 哭泣吧——  
在萬尋的暗潮底下  
仰躺著飄流的棺  
生鏽的鐵器  
腐蝕了多少季節  
哭泣吧！討海人的海葬  
寡婦的眼淚比海水還鹹  
啊——媽祖  
在廟宇我們供奉著虔誠  
海是乳房，繁殖著我們的族類  
伸手向海討取  
生命 成長 死亡  
風砂吹打我們赤裸的腳踝  
銅色的皮膚 厚繭與額紋  
是我們堅強活下去的圖騰  
有的埋葬在村外的荒塚  
藤蔓糾葛著斑駁的墓碑  
有的海葬——  
讓海水沖洗復沖洗他的髮色 他的鹹衣，他的蒼白的

名字 沒有墓誌銘 沒有傳誌 讓他啊他 月夜從海  
上歸來 垂著頭悄悄地蹣跚 荒塚荒村荒地上 拓荒  
拓荒的族類 踏月歸來 潮音依舊 鄉關依舊……

下一次的輪迴

啊——討海人下次輪迴會是如何？

## 海葬（二）

### 之一

十二級的強風  
在晦澀的暮色中  
以危機四伏的

沉重有力的

拍子

拍打著大海的咆嘯

（澎澎 呼呼—）

拍打著漁婦的悒鬱

（呼呼 澎澎—）

顫抖的破屋頂上陰鬱著

烏雲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為什麼還不回家—

詭譎的雲色

一種凶兆

聽…聽…，狂風怒號

怎不使我心裡著急

怎不使我心裡著急  
鹹濕而冷的腥風  
凶暴地披散婦人的亂髮  
在胸中。鬱鬱的打著結

## 之二

過了午 海的方向死死抓住  
船的兩舷（詭詐的海流）  
斑紅如血的夕陽  
折射著苦澀的光  
滿天的海鳥  
驚飛的拍翼  
啊—風暴 雲層壓得低低  
海潮流得急急

「快—收網啦！」

風暴從八方來  
豎起一堵墨黑且腥的牆

「快…快…割網啦！」

馬達疲憊的撲撲  
拖著驚恐的漁船  
從四邊壓下

海浪翻那黑壓壓的巨掌

「快…快…割網啦！」

馬達疲憊的撲撲  
拖著驚恐的漁船

從四邊壓下  
海浪翻那黑壓壓的巨掌  
「覆壓我們 啊媽祖婆—  
我們又能說些什麼？」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聽—狂風怒號  
爸爸—哥哥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刮破的手泛著屍白  
冰冷的海水  
從四面八方來 潑過來潑過去  
「我們怎麼可以死去  
上有爹娘下有嗷嗷幼兒—」  
掙扎的討海人  
紫黑的臂膀抱緊船弦  
在海浪中如風中一葉  
停火的馬達  
無助的航行  
我們…腥冷的呼嘯把我們捲進  
險惡的漩渦，海峽中一股葬身的  
暗流

### 之三

風劫過後，海邊又沉浸在低調的死寂裡

沒有屍骸 沒有葬儀

寡婦的眼淚比海水還鹹

孩子的眼色比海風還冷

風吹 海嘯

在灰沉沉的海灘上

用您們的舊衣 招您們無歸的亡魂

魂啊！何不歸來—

海上風浪險惡 暗礁密布

有腥臭的黑潮 有食人的凶鯊

有莫測的風暴 有炙熱的日頭

回來吧！魂啊！

你的祖先靜靜在祖墳中安息

你的兒女好好在大地中蕃息

魂啊——回來回來 從茫茫的海上回來

海嘯著 風吹著

蒼茫的暮色中招魂的呼喚

飄向茫茫的茫茫的海上

——一九七三年三月



## 闕題

長街上 那灰翅的兀鷹就這樣旋開  
一種姿式 很孤獨的  
直旋轉了一長長的下午又一長長的黃昏  
旋圓腳底下無聲的街圖  
燃燒的太陽底下  
午后的街景便焚燒得荒涼荒涼  
焚燒的焦味飄飛著  
從一條通飄到二條通的巷弄  
    飄到河岸的那半截廢橋  
到殯儀館前的焚屍爐口  
一布帶垂垂的招魂幡便矗立在  
無人的街角 熱風沿街坊搜索前行



詩歌卷二：下午，寂寞的空廊

## 【輯一】下午，寂寞的空廊



## 無題

春節以後——  
第一個太陽更加渾圓了，  
渾圓著一種成熟的美。  
據說春已誕生，  
在水之湄  
在油加利樹下

我倆偕遊，在清新的道上，  
笑聲像蝴蝶，  
飛過三月的花園。  
在花花的洋傘下，  
女孩子開始展覽她們美的哲學。

而向一空無窮藍，  
我膜拜著：有春神引我以尋。  
呵！我的太陽喲！  
渡我仰向日葵的臉。

——一九六五年

## 雨中行

撐傘，打油加利樹下經過  
而雨珠，啊！雨珠  
帶著滴答滑過渾圓的傘面。  
沿弧形傘沿向外，飛馳，飛馳。

那幻想的少年走過  
穿行於一街的雨  
一季的漉漉。  
街上，霓虹睜獸睛逼他，  
血紅，藍綠橙黃，粉紅——  
映他裸瞳中羞澀的影子。

傘花下，一則則羅曼史  
哦！美麗的羅曼史  
逡巡，一如那獵人  
狩一季年輕的夢  
在雨中，在如林的雨中

——一九六五年九月

## 暮

輓歌祭壇上

焦慮的

暮

時間 空間 夜欲渡河

黑 黑 黑 黑 升起

升起 某種姿勢 某種顏彩

某種慾望 某種躍昇

流浪的雲曾是流浪

流浪的雲曾是流浪

流浪的雲不再流浪

流浪的雲不再流浪

流浪的雲停止流浪

流浪的雲停止流浪

駐足

雲 自蝙蝠的黑瞳透視

一白晝臨去之姿

公欲渡河 我欲渡河

黃昏 便如一斷翼的鳥

盤旋 盤旋

在教堂閣頂  
在歸鳥喧處  
在深草窪地

於是 一個覆蓋的神秘  
渡河 鳥跡負日渡河  
西行 太陽永恒的軌跡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黃昏  
渡過白日的終結

——一九六五年十月

## 星夜

星夜 每扇窗都開向正北  
我瞳即仰讀一窗額的星圖  
星群流浪 很吉普賽的行程  
指引之光 即被環拱的北辰

秋分夜 天河即在天圖分界  
銀河以東 銀河以西  
夜裡 我不再聞星河喧渡  
許是擺渡擱淺

在鴿橋拆後的午夜

星火二三 星火萬千  
樓宇與樓宇間 即被接聯  
萬戶遂在星空下沉睡  
且羅列地遠去 遠去

一片耳朵開向星天之外  
在星子與星子間  
竊聽流水潺潺 傾白潑銀  
恍如傳自星球的舊鄉

讀不盡一頁星語  
星語漫漫  
當鼓聲深沈  
我瞳即涵容秋夜的清醒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星夜



## 晨之醒

頌歌 窗額上的清醒

霧

陽光

高直的樹

清晨在我窗前邀舞

白雲出岫

畜牧過峰頂沈寂的朝雲

向西向南

綿羊群般逐居陽光的大沼澤

流浪 且唱B調的吉普賽

我的瞳子自清晨的容顏汲取天光

昨日之瞳 即醒覺即誕生

穿過甬道搜索晨歌

黑夜便如鳥的斷翼

撲跌向晨之外

與鳥聲共蹀躞過晨的眉睫

我企圖詮釋晨 以寧靜以清澈

白晝 遂自啁啾間鏗然敲落

且緩緩緩緩踩過太陽暖暖的額際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 面·書

瞻視於雨聲繽紛的清晨之外  
園裡長髮的油加利 雨珠滴答—  
自淌水的白千層樹上  
園樹張華蓋之亭亭 企圖收集  
日影 雨晨之外的日影  
我瞳仰讀晨的前額  
寬廣的額 竟縹摺阿坡羅哲思的冷靜

偶然望向早晨的角道  
白鳥之翼扶搖以來 馱動夜晚之淅瀝  
樹影便在雨的晶面上塗寫斑駁  
種植比月光更冷更冷的虧蝕  
瘦影子跌落在寂靜裡 滑動 游移  
而影子 永遠是不濕 不潮的虛無

當鐘聲激越—  
敲鐘的右手響破校園凍結的寂靜  
杜鵑花瓣 便在圓角鼓噪 鼓噪  
繁華啊！昨日的盛開淪成今日的枯萎  
喂息走過落花的遺骸上  
時間的盲瞳 耽讀滿地的遺書

啊—啊—三月的頂梢 恒演輪迴的悲劇

講義 黑色的字跡逼近我瞳  
在厚疊的講義紙上鉛字是沈悶的  
我瞳仰泳其上其下其左其右  
神啊！顫抖的靈魂乃垂死之溺  
而窗外陽光群在葉上茂長 綿延  
隱隱 我聞及太陽的吶喊 如交響  
木葉們高唱沒伴奏的 O Sole Mio  
在莊嚴的孤獨中 我瞳即穿窗而出  
教授 你的目光走過  
窺及我心內營營的煩躁 如玻璃窗內禁閉的蜂  
在洋裝書之左 線裝書之右  
我的渴慾夾在其中  
扭曲的臉譜 恆流露書之渴 智慧之渴

冥想的塑像 雕塑智慧的形相  
我乃是獸 饕餮書本的陳腐  
圖書館外 陽光及杜鵑展露著色彩  
圖書館內 書報及雜誌展覽著智識  
我瞳如逡巡的神 逡巡

自館內至館外

而我啊！在飢渴的慾望下

祇是待塑的形式 不知名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二月末于師大

## 星花

星花飾著 夜的盆景  
渾渾圓圓的琉璃晶面  
藍焰一小朵一小朵的  
點燃著

星花依次即燃盡 即落盡  
續續 紛紛  
灑滿夜裡清醒的仰瞳

我瞳即將之死葬  
睫下的一闋輓歌遂幽幽升起  
升起悲劇 升起傳奇  
誰說這星光點燃了夜

——一九六六年二月

## 看妳，在燭光中 —給妳，在歌劇「茶花女」欣賞會中的女孩子—

（那是那夜，那夜的美麗神話）

在柔和的燭光中看妳

用眸子用心靈的複眼

描妳蒙娜麗莎的側影

音流湍湍 如盛夏雨

沐我以茶花的淡淡清芬

哦！音樂如雨 音樂雨沐我

想起古典的瑪格麗特

窈窕踏叮咚的音符而來

自貝多芬的月光曲 自蕭邦的B小調

這夜 屬於音樂的

窗外 月光氾濫而蔓延

而燭光下 旋律交織著音符

哦！妳女神的風姿召我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麗莎

我欲投以瓊瑤 報以凝思

長長的鬢髮風信子似的

捲起天真 捲起美

哦！麗莎！妳乃一渾圓的美之意象

焚我吧！焚我成火鳳凰

以妳東方古典美的焦點

焚成一個個美麗的愛情典故

偶然的一瞥下

竟把須臾刻成永恒

喏！燭光中麗的投影

今夜我燃一燭靈臺之焰

超時空地想妳

燭光永恒 意象永恒

我乃一雕塑手

雕一則不朽的羅曼史

在千年以前 在千年以後

（而美麗的神話流傳 在天上 人間）

——一九六六年三月

## 植物園組曲

### ——我從南方的異域走來植物園淺笑迎我

#### 一、序曲

穿過斜曲的迴廊  
穿過三月的微雨  
憇息於此 沈思於此  
我涉雨來此 咀嚼一則美麗的典故

涼亭立著 一枚如玻璃雕塑面上的亭子  
映照於蓮池明澈的裸瞳中  
隔一園子霏微遠遠望去—  
向南 我南方人的雙睫  
輕剪飛簷的古典側影

而我斜倚於此 企望於此  
恍然憶起那年花季  
併肩走過廊下 穿過林道  
而今日不見伊人 不聞戀人的絮語  
恍惚之間似乎妳走向我一  
步一地雨後萋萋的芳草



## 二、漫遊

三月的植物園如煙如霧  
瞳子裏豁然鋪開一園子林景  
顏彩踏繽紛以來—  
暝思凌碧波以來—  
哦！蓮花池畔 我乃是一支瘦瘦的油加利樹

我見蓮池多麼嫵媚  
季節一到 蓮池一再呼我喚我招我  
以一池清且漣兮的田田蓮葉  
蓮潭見我亦當如是  
廝守其中徙倚其間  
我的散步恒是季節裏的美麗典故  
一整季的冷雨紛紛落著  
異鄉人偶而履此涉此  
清明以後漫遊的足跡當被時間遺忘

### 三、迎我、我的潭

蓮池在霏微冷雨中迎我  
我說：我來此默坐  
承受你盈盈盈盈的嫵媚  
不晒太阳 不坐滿園的芳草地  
喏！蓮潭清靜 冷雨微微飄落著  
望向雨中小徑 一朵傘花浮游而過  
依然我默坐—  
依然我沈思—  
晚風起時 廊上的風鈴叮噹如風的絮語

喏！我恍似欲乘風歸去。  
而此刻我不能歸去來  
蓮池啊！請敞開涵容我  
異鄉人一整季藍藍的憂鬱

把思念綴上菩提樹頂  
一念即無，無即是空  
我心不再想及界外的風景

——一九六六年三月

## 早安·校園——外一首

七點正 校園猶未醒來

我欲渡晨的眉睫

以清新的溜冰者之姿

早安！油加利樹 早安！

且向林蔭道散步去

覓昨夜夢裡藍色的憂鬱

然後踏一地芳草而過

面對一池田田一樹噴泉

尋去夏最後一朵蓮花的幽靈

七點半 走廊已醒

廊上女生的笑聲飛著

像蜻蜓飛落在晨道上

早安！早安！

哪！我該歸去

歸去背誦老教授指定的秋聲賦

——一九六六年三月

## 春之手札

### 之一

當愁思倚向四月的風景  
春便融化 如雪  
被禁錮的戴阿尼蘇斯的血液  
猶之於春泛  
在我的軀殼內氾濫 縱橫上下

萬籟超越我的額際  
向東 向西 向南 向北超越  
音樂自琴弦下招喚  
一種顏彩  
一種舞姿  
一種生命

四月宛如海倫的呼喚

我曾奉獻過豪華的寂寞  
在寂寂的日午 長長的空廊  
咀嚼寂寞 神啊——  
殉教徒的血液曾否預示一種慾望？

花雨紛飛的甬道 花之狹谷  
四月的步姿輕輕踱進杜鵑花的鼓噪裡  
搜集零落的落英  
哪！風景線上 輓歌的風正逡巡著

## 之二

春雨後 潭的雙瞳很藍很憂鬱

在綠色花崗石的岩壁間

千林羅列——

萬木羅列——

疊褶成一幅憂鬱的構圖

雲朵流浪的身影

溶進藍色瞳孔的幽幽深深裡

（雲影重疊一個個偶然

優美的舞姿旋舞圓舞）

潭啊！妳的容顏淒迷如霧

在夜裡 抒寫星光

在晝裡 收集陽光

誰去耽讀這則美麗的傳奇

水之湄 納蕤思不再臨照自我

潭之東 蓮在重覆過去的構圖

一瓣 二瓣 三瓣……

每一瓣舒展一種美的奧義 生的神秘

一瓣一主題 如歌的行板

(水湄迴漩一闕生命的樂章 如歌的)

潭畔 斑鳩鳴嘯

啼聲在潭之左之右之上之下

迴旋——迴響

誰知道這音響將宛轉到何時？

苔蘚淹沒的岩石容顏兀自矗立

(閃爍的陽光細細流淌)

在草的血管中注入綠色的奔流

春的生命 在我身體的內裡氾濫過

瞳孔裡一再預示多少次春訊

岩石羅列 萬林羅列

音響一波波昇自潭畔

長長褶疊春之構圖 四月之構圖

然後低音調藍藍遠去 遠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末於師大

## 夏之手札

### 之一

七月將藍褶疊了  
陽光的斗室 氾濫史特勞斯的幻想  
多瑙河在我的體內流淌蜿蜒  
河上 風的圓舞將旋舞旋舞——

隱隱 一個季節便如晨響逼近  
我的雙瞳撥開霧之網躍身網之外  
瞻視渾圓的日影  
子午線上 太陽披散著金髮  
長長的髮髻捲進七月流火的熾熱

泅泳過整個火曜日  
灰燼的焚焦味層層飄散  
殘燼中能否再飛出一隻新的火鳳凰？  
藍色焚盡 藍煙升起  
空氣中浮雕著不朽之藍 永恒之藍

虹橋越過 虹橋斷過  
雲群蹣跚的腳步聲的達的達地跌落



橋之外 藍之外

我瞳所及是永不空白的 Blue's

藍藍昇起 昇至七月以內 以外

瀟脫地把藍揮落 讓藍圍著藍圓舞旋舞

## 之二

誕生自昨日 我  
生命之初自我是始 是終  
黑潭上的死蓮失去了蓮瓣  
能否回歸 昨日曾吶喊過激越過的太陽

誰知道生命之船將航向何處  
當我的雙瞳逡巡空蕩的校園  
過去便是無所掛搭的空虛  
落葉焚燒過多少次？  
焚燒之後還有不斷焚燒的落葉

蓮花的容顏在季節的輪迴裡  
忙開 忙落  
一番花開 一番花落  
我的雙瞳耽於蒐集花開三日 花落一日

在三月的風景線之外  
猛聞杜鵑花在園中數番鼓噪  
我重拾斷了的琴弦

撥弄園際 瀟洒地宴饗一園子春  
昨日是始 明日是結  
未焚弦之前 我便是今日的歌者  
歌今日 歌三月 歌繁華的歡暢

——一九六六年七月

## 夏之遊草

### 之一、春秋閣畔

散步 太陽無聲斜斜地行  
塔尖 曲廊 半屏山的側影  
靜靜的禪意的  
午后的陽光踩過行遊者沈思的額際

朝聖的鞋聲響過後  
過橋的便是信仰者的膜拜  
百年以前百年以後  
誰能留此坐看時間悠悠的況味  
哪！他們都只是過客  
不經意地把跫音遺落

若是清晨 禪房花深  
會有多少鐘聲如散花飄上飄下  
虔誠盡數付予佛前的鐘磬  
一個仰首——  
彷彿無盡的天花繽紛而下

溫柔的綠挪移而至

以小舞步 踮起芭蕾舞者的腳尖  
左攬半屏山噴湧著的綠  
右掖蓮池潭沈思的藍昇騰  
昇騰 昇至花之園 詩之園 永恒之園

斯遊以前我原是不信佛者  
今午我竟與佛對坐  
信心昇起 金色的意念昇起  
思念就輕輕印上菩提樹頂  
一念即無 無即是空  
禪坐裡我心不再想及界外的風景

信仰一再伸千手千臂迎我  
啊—寧靜 我心中之心  
生命在此重新肯定  
仰視我佛  
睫下 合十的雙掌下  
恒是不變的寧靜 永恒的存在

斯遊以後我仍不信佛  
而佛經啟示我以全新的奧義

寺影下 我終是觸及生命深沉的寧靜  
寧靜即自然 自然即是神

## 之二、送你，我友

穿過六月的雨廊  
穿過古典的校園  
今夏 你將離此而去

不見長亭 不見短亭  
我譜不成一曲陽關高歌送你  
而驪歌聲起——  
且告訴我 你將往何處去？

滿園子都是回憶  
油加利樹下 噴水池畔 恍惚走出你的影子  
穿過熟悉的小徑  
投入蟬噪 投入陽光的燦然

哦！朋友！珍重再見  
此地無藍橋 亦無灞橋  
我倆不須斷魂 不須傷別  
珍重再見！我友——

——一九六六年八月

## 季節之手札

### 之一

整個秋林的靜 冰涼的空曠  
寧靜為南飛的雁群啼斷  
向北 我的雙瞳搜索北地遙遠的鳥蹤  
太陽的腳步聲如雪崩  
清脆的 崩傾向雪地的背陽方向

推開窗前 落葉飄零  
續續紛紛地零落  
睇視金黃的秋之果實 空懸在枯枝頂梢上

北地雁群灰色的羽毛  
馱動多少季節變動的訊息  
宛如豎琴響在落葉的邊緣  
落葉一再飄落自林頂——  
在臨去之前 旋轉著圓轉圓轉的姿影

——雁群又南——

我慌忙中俯拾雁聲零碎  
秋的雙瞳冷冷 自楓林以北輕移至南



落寞的眼色觸及我瞳中敏感的幽深處  
梵谷的黃 在果樹園以外憂鬱  
憂鬱以外 我的雙瞳茫然空貼在秋林之上  
俯瞰 秋日的荒原 季節的荒原

## 之二

落葉層層褶疊著秋之遺跡  
我的雙瞳掃視林園深處的蕭瑟  
枯樹的長髮繫結著秋風的空蕩  
空蕩如斷臂人的垂袖

如是季節的荒原便鋪展滿園子的  
淒涼 窗外再覓不著歸雁的蹤跡  
紅色的太陽 早早預言著冬之訃聞  
星空之外 焦急的雙瞳惶惶  
搜索春訊 猶之於向日葵搜索太陽光的容顏

我跌坐在此 憂思如葛藤  
緊緊纏繞一種敏感的季節症候群  
等待黃昏星高高昇起後 一片淒迷  
緩緩昇至園際 昇至季節裏外的空曠

夜裡星光仍在雲的髮際覓路  
從上弦到下弦——  
從冬末到春初——

星光企望再次覓得一段熠熠的星際航程  
我的雙瞳於是勤於搜索星座  
星際之航啊！羅盤的指針該指向何處？

——一九六六年九月（秋）

## 海濱沉思

眺望過渾圓如弧的海岸  
恆似一種哲人的沈思  
沉思著靜中之禪  
沉思著宇宙的無窮無盡

默坐於此 沈思於此  
遂陡然想起星河時期的流浪  
今春 我決定鄭重借寂寞同行如戀人  
海啊！你的澎湃抹我以一臉的哲思

高高佇立在時間的岩上  
看潮來潮去潮起潮落  
恆自循環一種施西弗斯的悲劇  
而浪濤滔滔以來

澎湃以來  
我當下頓悟 滔滔者乃千古過客  
我亦恆如是 我亦恆如是

海喲！恆屬於哲人  
凝視時間亙古雕塑的側面  
藍—藍—藍—昇起復下降下降再昇起

以全裸的瞳子以心靈的複眼  
我欲躍身探首雲之外千古之外  
迴視這藍色無涯的浩瀚  
在岩上俯視腳下 永恆的澎湃  
海潮挾沈雄以來—  
浪花偕繽紛以來—  
我傲岸兀立一如王者  
承受浪群前撲後擁的膜拜

遙遠啊！那記憶前的風濤  
濤聲一如永恆擂打的戰鼓  
在海邊在時間永恆的邊緣  
吶喊 休止 吶喊——  
我悟道說法：這海恆屬於永恆與剎那

遂想起茫茫午時三刻的海上  
化成蜃樓化成白鷗迴翔的拱廊  
我決定偕幻夢穿行其中  
看煙波間的明滅  
是漁火？是童年夢裡的王國？

午時三刻 有躡方步的浮雲在我之上  
在我之下  
而永恆也在我之前  
在我之後  
哦！我乃天地偶然的過客  
循著白色的星圖  
我欲走向陽光燦燦的藍色海岸

——一九六六年十月

## 墓園輓歌

輓歌祭壇上焦慮的暮色  
黃昏在異域的天空蹲踞  
荒原以西 憂鬱俯視墓園——  
        方屋 圓頂 十字架  
        以及碑石羅列 墓塚林立  
夜鳥為誰啼過 輓歌為誰唱過  
悲聲歌聲凝成喟息的陰影  
        使地下異鄉客的骨髓  
        發冷一降至零下冰點

夕陽已斜 碑林已暮  
一幅白晝的死面昂然浮起  
黑 黑 黑 上昇 上昇  
某種悲劇某種戰慄  
死亡寫在蝙蝠來回逡巡的顏面上  
集合一生創痛的記憶傷痕  
複雜宛如松楸交疊 陰影交纏  
自現代神話的圖騰圖像中透視  
有誰辯認出碑碣上斑駁腐蝕的符號  
        石雕花葉紀錄某種繁殖的紀錄  
        （永遠不凋—不謝—）

石室深鎖關閉凝固的寂寞  
千年以前 千年以後—惟此不變  
形式蝕化 意象永恆  
暗夜裡 醒後啼哭的靈魂  
向北—用空洞的裸瞳 搜尋北極光  
搜索星河的流浪  
鬼雨之夜 黑色自鮑家村移來  
空草畔 白楊把蕭蕭搖落  
沒有光輝落自天頂  
黑色伸延悲淒的觸鬚  
探討上帝冷默的于思  
淒楚的情調纏繞暗夜以蝕骨的痛楚  
  
寂寞兀自守望在夜之外無言之外  
星光覆蓋 一個偉大的神秘地域  
一個剝蝕的蒼涼空間  
河岸 死神黑驟的啼聲達達  
響落一組沉沉的漫渙記憶  
鬼節之日 醒覺後的清醒即是復活  
把禁慾的雙瞳 張望域外  
翩翩幻化成莊周的蝶夢



爬藤植物繁瑣的纏繞—  
緊緊掩滅碑文的記憶  
苔色在無有陽光的季節—  
悄悄淹沒石門上的鍵鎖  
滿天流浪的星群也再次回歸  
當蟲聲寂沉  
月色在異域之內之外憂鬱流布  
黑色 遂逼近碑林幢幢的古墓地帶

——一九六六年十月末雨夜（葡萄園十九）

## 下午·寂寞的空廊 ——神啊！我欲捕殺寂寞，超越寂寞。

廊外 日午的鼓鳴已死  
（太陽的軌跡越紅色的子午線  
向西 地極的盡頭  
沈沈的步幅 深沈如彌留的眼色）  
一下午的音響 崩潰向空廊以外  
廊柱羅列 長長的 長長的  
柱影終於癱瘓在空廊上  
我的雙瞳拾級以上  
如那階影 拾級步向壯麗的夕暮  
以道別之姿踱進時空的長廊之外  
柱影與柱影間  
沈重的影子在黑色影子裡沈下  
（北方 雁群正離巢南飛  
赤道線上 海浪在金色的海灘上舞踊）  
在廊內 我的雙瞳搜索雁群南飛的影子  
日午寂寞——  
空廊寂寞——  
長長的廊上 風落寞地悲吟  
一曲輓歌上昇自真空的地帶  
（太陽的步姿 雄偉的落寞

向西一踱向時間的窄門)  
音響沉寂於斯 枯稿於斯  
寂寞之左 之右 之上 之下  
日午的姿影終於被塑成  
一座憂鬱的雕像  
在廣場上  
空廊之外 陰影羅列  
在石雕花葉的廊柱以外  
（灰色的雁群飄飛著  
向南方 遙遠的地平線  
緩緩飛著 以遠翔的翅膀）

狩獵者 不再狩獵季節變化的訊息  
不再射殺回歸的日子  
據說 冰雪已在北方消融  
北方的冰山在海上劫掠  
捕殺捕鯨船長皺眉間的憂鬱  
（南方的赤道線很赤很熱  
鱷魚的膚色在沙上曝曬老太陽  
熱帶雨恆自灑落在黑色的密林裡）  
季節秋得很深了

空廊之內柱影羅列  
時空沈寂 沉默如斯  
一整下午的寂寞終於在長廊之外死盡  
（太陽西傾的軌跡已然沈向模糊的夕暮  
黑色的影子沈入影子的黑色裡）

——一九六七年三月

## 校園·我雕塑妳

六月 花樹成串  
回顧這美麗的聖城  
在濃蔭交織的花道中  
化作一縷飄風

### 之一

噴泉跳躍 美的擴散 力的騰昇  
在漣漪之上 圓環之上  
水之樹 水之花 復開復落  
然後晨與暮輪流穿越而過

蓮已醒了 第一瓣最皎潔的蓮顏  
展露今夏美的奧秘  
蓮葉田田 蓮葉與蓮葉間  
夏歌夏舞 在蓮葉之東 之西 之南 之北

## 之二

夕陽落照在紅樓上  
晚雲蒼茫於白千層叢  
暮鐘忽地憂憂鬱鬱地盪出一記  
啾啾蕩蕩穿過長長的甬道

鳥聲細碎 在椰林之上  
遂滿滿涵容了一整季的聲籟  
從朝到夕 鳥起 鳥落  
在白晝詠嘆 如歌的行版  
漸次溶入紫色濃濃的暮靄裏

我曾幾度路過  
椰子林林畔 晨來過 午來過 夜也來過  
星光與月光 我欲漂泊於其間

### 之三

月光流淌 陽光流淌  
在長長的 直直的宮燈道上  
仰臥之姿  
被蹀躞的步幅雕塑著

入夜整條行道遂被宮燈點燃  
光智橋畔 一支路燈的燈影長長搖曳  
石欄杆上 柳煙也被抽象化了  
流光沿著河的顏面 徘徊 迴蕩

晨雲昇起 在甬道之上  
燕子把陽光的金髮長長地梳著  
路盡處電線桿兀然矗立  
電線交叉浮雕著晨的寧靜

宮燈道上 拱橋搭在昨日與明日間  
今日青青子衿之舞就沿道蹀躞以來

## 之四

上弦月 斜斜地  
懸空在舊禮堂古典的簷角上  
望盡扁柏林道 紅樓的樓影羅列

新建文學大樓固體化了 峭如谷壁  
入夜後 琴弦流響自燈光的小屋  
小提琴手在弦上滑動 哀歌  
彈琴的手飛躍於黑鍵與白鍵間

黑夜醒著  
黑瞳瞻望向操場之外  
第六宿舍的燈光把夜雕刻成——  
最美麗的形式 白色的石膏塑件

夜風中夾竹桃沿路舞著  
月光底垂髮 長長飄盪著  
褶疊校園成為黑白交疊的構圖  
星光就沿著小夜曲的弦上  
把夜悄悄地自露草間揮落



## 之五

依然那一長列樓影  
紅樓 自苔痕欲淹中久久矗立  
每一簇苔蘚都複印著  
季節內外的風聲與雨聲

白千層樹在兩角落處錯落叢立  
陽光在白晝的單絃上跳動  
月光在黑夜的複弦上滑動

每個早晨 樓自霧中走出  
每個黃昏 樓自霧中走入  
我的雙瞳就此展開 如一柄細緻的褶扇  
褶疊其姿影 其顏彩 其古老的傳奇

## 之六

龍泉街哄笑著 長長的胡同式的  
是夜 把燈沿街點燃  
走滿自修晚歸的人  
在小攤與小攤間游移 徘徊

溼潤的柏油道上  
燈光就被細碎的脚步踩碎 流成片片碎銀  
而哪一家冰果店 流行音樂喧嘩地流著  
龍泉街舉起無聲的手指 輕輕地  
將黑夜彈進一片又一片月光中

## 之七

成群的 蛺蝶般的  
著花裙子的女孩們嘻笑著穿越甬道與迴廊  
蝶飛蝶遊於杜鵑花道上  
四月 就宛如初開的花顏  
圖書館前 石柱凝列  
雄渾著古希臘的古典風  
那一窗窗格子就記錄著學子們年輕的記憶  
委婉迤邐向歷史的甬道上

草地上 學生們憩息著  
仰躺之姿複寫雲的姿影  
坐看花洋傘一朵朵浮盪  
沿花行道浮盪來浮盪去

花傘花樹交織著  
古典風圖書館的宏偉與典雅  
於是一些讀線裝書的中文學子們  
就齊聲唱著 好一片弦歌啊——

——一九六七年六月

## 刻在墓碑上的名字

季節更冷了

在碑石與碑石間

在死亡與死亡間

墓園荒涼如一座蝕骨的荒原

荒原 死寂的真空地帶

草葉不動

鳥聲不鳴

時空在此凝固成虛無的僵化的形骸

死亡之塔就此森然睥睨

荒塚壘壘 碑石羅列

流浪的食屍鳥恒是空懷無枝可依之悲

向晚 北極星座昇起 在極北

許多預言就被訴說 被傳遞

靈魂希冀了悟先知的智慧

沒有誰能在生前悟得死亡永恆的消息

沒有誰能在蓋棺腐朽後辨認出一個個時間的符號

擁有一個生命便是自我

當今日沈淪成另一昨日

時間即哀淒地寫下遺書

太陽還要東昇 還要死亡

柩車恒常迤邐過死亡的塔影底下

墳場以東

荒塔以西

悲劇開展 如迴轉的黑傘

傘上旋出的織紋被讀出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許多聲音緩緩吶喊著一行字句

「薤上有露。落了又起。起了又落。

宛如一系列的昨日。今日。明日。」

每一個蒼白的名字都被刻在墓碑上

然後任由時間將之漫漶 苔痕將之掩蓋

憂戚恒常盤踞在此界的上空

蒿里啊蒿里 一個悲淒的符號

哀喪日 黑色的喪葬隊伍蜿蜒以來

灰白的殮布覆蓋死亡 展現生命終極的莊嚴儀式

(輓歌升起 哀淒升起)

紅紅的太陽圓睜著血色的獸睛俯下瞪視著

死亡的行列 輓歌蕭蕭

新墳壘壘

黃昏消瘦 一如風乾的軀殼

食屍鳥的夜啼 很冷很悲

入夜之後太陽已離此而去

風的細齒在黑暗中咀嚼時間的苦味

諸神的面孔反背著生命的方向

死神接續一塔之後又築起一塔

眾孤魂在塔中齊聲詠唱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

——一九六七年七月

## 輓夏

十月終於在夏日最後的玫瑰花瓣下焚成  
一則則瘞花的傳奇  
無葬花詞可讀無墓誌銘可誌  
灰燼中若有隻火鳳凰振翼而起  
昨日之我遂在剎那間被雕塑成  
一座被遺忘了的  
雕像 在荒原上

曾夢過彩色的繽紛  
如是斑斕纏我繞我繞我纏我——  
以玫瑰之姿夢幻之姿狂想之姿  
驟然聞及一聲呼喚 響自陽光之內之外  
誘惑我蛻變自一枚蛹態的繭

十月之前昨日之我死亡  
十月之後明日之我誕生  
輪迴中蛻變終於在未完成中趨向完成  
隱隱中 枯枝上空高懸一枚蝶語

當夏日一切被焚成殘燼  
彩色遂逐漸趨於平淡

瞳中遂觸及一片清淡的空白  
空白處 自我是一隻蛺蝶  
在秋雲朵朵的蒼穹之上  
逍遙向莊周古老的夢境

秋景終於被構成  
焚葉的藍煙升起 疊織著陽光  
在草徑上 夏日最後的一朵玫瑰終被塑成標本  
夏日終將在最後的輓歌聲中徐緩地靜止

——一九六七年九月



## 浪之吟

### 之一

或者在籠罩著藍藍的  
成半月形的海灘上  
或在鹽味的苔綠的峭壁下  
一支長長的曲子遂自海之豎琴滑落  
在午后潮退潮昇之際  
另一半又被彈起  
悠揚悠揚地  
揚起

在灰細的沙灘前  
浪舞著——伴奏昇起  
浪偕浪 風偕風 浪舞浪舞浪舞  
舞過長長的下午  
夕暮五時 夕陽便銜鍍過舞池之上

## 之二

午夜 岩壁雕鏤著陰影  
月白的淒迷鋪勻著海原  
一艘船幽靈般浮起  
音響沉重的劃過 徐緩的慢板  
冷霧灑不熄的一盞燈  
那船蝕刻冰凝的平面——  
船首迷茫地搜索著一顆未定的星座

### 之三

孤岩的坐姿終於被雕成

自古老的雕座上浮起

陽光在雕座後曬成一幅背景

藍藍中透著黛綠

將一座孤岩之姿浮雕為一種超時空的存在

## 之四

那看浪的人坐著  
在瞳中 海空無成一多面體的空間  
白的砂灘 綠的岩岸  
花花的海原  
陽光細細流著 鍍著  
在藍藍的成半月形的沙灘上

午后 古老的神話被訴說著  
海是一段長長的民謠風的曲子  
徐緩的謠謳就是  
一半屬於陽光 另一半屬於  
浪花 浪花 浪花

——一九六七年九月

## 二重奏——贈 L

### 之一

一只被塵埋的故事終於  
復活 在四月清麗如斯美妙如斯的陽光底下  
猶之於一支被遺忘的曲子  
自荒湮蔓草的廢墟間幽幽地  
揚起

春日的鳥在最後的啼聲中細訴  
細訴夢被如何塵埋—  
細訴那寂寞的城被一隻陌生的手敲叩  
月光蹀躞過城垛上  
小夜曲遂被唱成浪浪漫漫的

從噴泉到公園花叢間的石椅  
到植物園晨間暖暖的陽光  
（夢幻輕覆在雙肩上）  
或是校園的甬道或是河濱長長的甬道  
有如歌的黃昏飄盪著

然後昔日又沈埋成記憶

八月以後 月光輓歌著  
那寂寞的城又沈埋在花草叢裏  
憑弔的黃昏 那闕「偶然」  
遂再度被低低低低地吟唱

## 之二

晚春的日午 盈盈一妳款步  
自一則美麗的神話裏  
款步之後 繼之  
以微笑 以顧盼 以優美的風姿  
如是慵懶宛如古典的彈箏人

在陽光底下 妳的形象一再幻化  
盈盈一妳是一株鳳仙的風葉  
一枚蛺蝶的蹁躚  
在典故中被雕塑成銅像般的  
矗立在一處空漠的廣場上

若有預言被說著  
哦！盈盈 該惜取的是花凋前的玫瑰  
誰也不能預知命運  
寂寞的城外有馬蹄達達而過  
盈盈啊盈盈 妳是城堡彈箏的那女子

箏聲響起 在遙遠的城

盈盈一該是一闕雨霖鈴  
在柳永的詞集裡 在寒蟬的淒切裡  
那小曲遂低低昇起 如此淒美如此幽怨

——一八六八年三月



## 逸之外

不知已第幾度黃昏  
那拾葉的人又來這裏  
植立其間  
修長一如潭畔直直的小紅楓

疏林之上 太陽被剪貼  
在一幅水墨渲染的宣紙上  
清淡的霧飄落飄落  
輕覆在好幾層厚的枯葉的沉寂上

寂寞 一種流動的感覺中  
有飄然的淒迷上昇自脊椎骨中  
入秋以後 寂寞很空曠很灑脫  
將左眼給秋右眼給秋  
流浪之感遂寫成詩意的深沉

落葉林間 蝕刻的秋林背景昇起  
園林煙化 形體煙化  
那拾葉的人被自我瘦白的手指拾起  
夾進厚厚的空白書頁中

——一九六八年四月

## 靈感之外

大氣中 空無一物  
那淒美了一下午的雲不知耽在那兒沈思什麼  
雲之外  
或有一鷺鷥 在空無中飛翔  
煙之外  
落日在呼喚一聲比四月還淒美的呼喚  
一個展翅 宇宙隨之昇騰  
沉思的大氣中翩然飛起一物  
地平線浮昇 輕覆淒美的落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晚讀《外外集》後

## 蛻變

焚香的午后 一卷厚厚的線裝的南華經

蛺蝶飛翔在陽光渦漩的天空中

黑色的披肩一若舞劇的夢蝶人

細緻的褶紋褶疊著太陽的季節

浮雲中飄泊的雁路特別長

蝶之鼓翼

從凝視的瞳中飛翔而上

黑翼顫動在在太陽層疊的光圈中

當銅像雕塑的姿態淪為一則典故

去夏的記憶遂被一一埋葬

昇起的碑碣自腐蝕中宣示

昔日凝塑的冷默

而冷默恆屬於孤獨孤獨恆屬於年輕的自囿之牆

激流怎樣抓住兩岸 兩岸

怎樣雕鏤岩石 岩石

怎樣爆響白雪的清冽

自我的茫然在渴欲中肯定存在

在盛夏的林園中默坐 蟬噪靜止

一種納蕤思的蒼白

那俯臨的水仙如何印記水中的容顏

漂盪的遠山自景色中烘出  
除卻雲層以外噴薄著的藍藍  
蝶的光影遂扶搖而上

午後的風 在葉海交疊的織紋裡  
我夢蛺蝶 蛺蝶夢莊周  
莊周與我間輪迴著清澈如酒的默契  
（雲嬉戲地追逐著  
莊周寬大的袍裾  
蛺蝶夢寐間周旋在  
莊周飛揚的長髮上）  
莊周啊 彈指間自我的形象是一隻蛺蝶

從自焚的火鳳凰自火中孤絕而昇  
自我終於雕塑成展翼的蛺蝶  
如夏日的玫瑰悽絕為一束不再萎謝的標本  
蝶舞迴旋在雪白的舞臺上  
如一則傳說 在冰原的潔白之中  
白天鵝的音色拔高  
一種敘述性的詠歎調 天鵝是舞

變奏的藍色狂想曲中有白天鵝飛翔而過  
除卻灰燼之外 九月是一縷輕淡的藍煙

——一九六八年九月（噴泉四）

## 蝶異

### 之一

密密的霜冬之牆緊緊幽囚著  
一個懸掛的繭  
激流孵生 自渾沌的胚胎  
冬眠的地底有隱隱的蠕動  
季節的巨手緩緩伸出  
自冬牆以外微微波動的呼息中

裂繭的上午遂爆響著  
春雪崩裂的聲息  
從幽囚一冬的黑暗中  
光明的呼喚憤怒地爆放著  
生命的歡樂  
一若悲多芬命運的主題敲響  
長久被塵封的扉門  
天光蜂湧 從驚惶的初瞳中  
藍藍的雲天燦燦燃燒著  
春日的太陽  
歡樂的歌聲披帶著陽光奔向雲際

有花朵在陽光中播散  
有陽光在藍天中流盪  
窄門遂被季節的手隱隱地推開  
沿著百花園彎彎的曲徑上  
有蛺蝶飛舞著

## 之二

蛺蝶之舞自花叢中  
陽光的長髮飄盪在青春的草原上  
以及陽春渦漩的花園  
以及清露晨流的甬道  
雲樹的淋漓淹流向城外  
在明澈的酒味天頂湧動的風濤  
酒浸著的雲天  
飄起錦翅於澄碧的空中 翩翩  
一襲花衫自旋轉中  
展示其斑斕的風采 其芭蕾舞  
在朝氣中 凌風之波顛顛危立著  
靜止的一瞬間  
叢叢爆燃的火舉高一若歡呼的眾手  
喝采擴張為海濤的起伏  
當斂翅時 泉噴的鳥聲 浪翻的葉波  
鼓噪著三重奏的下午

花格子牆外 冬終被雕塑在  
一枚茫茫然的核果褶紋上



乾杯 自杯觥中浮一浮生  
蛺蝶的瞳中輕漾著夢彩的玄虛  
頓悟莊周千年前的悠謬與荒唐  
錦翅的逍遙一如鯤鵬的飛越冥海  
生命的沈默遂清澄且昇華  
為一首飛翔之歌

我狂歌我歡飲 一如戴奧尼索斯的化身  
自囚禁解放的陽光之外 幽暗的繭房  
自沈潛中體悟生命歡暢的韻味  
學習古人秉燭追逐日日西沉的落日  
或在死亡的戰慄中渴飲忘川之水  
那吹酒成飄風的  
莫非來自凝望蝶翼的初霜與初雪  
午后 雲行的雁路向南迤邐得很空曠  
蝶翼凝固化成翩翩之姿 閃爍著晚霞的顏彩

雲絕空山無聲的鳥道上  
落日在翼下消融為萬疇的紫霞  
那觸鬚觸及遙遠萋萋的星辰  
有明月爬昇自鋸齒般的屋脊  
有宴罷的舞衣褶埋著陽光的帷幔

### 之三

生命啊 歡騰的激越一若雪崩  
在冬雪囚禁的石室內  
太陽解凍那沈潛地底的激流  
皮囊搖幌於風雨間 終淪化為泥土  
一若崩裂的果實 爆響之後種子落土  
蛺蝶飛逸的雙翼  
長青的天空 陽光燦燦洋溢著酒香  
旋舞在花中 香風起自彩袖  
渾渾圓圓的太陽  
映照著千里疊之又疊的景色

小陽春的日午 在細緻的天光中  
蛺蝶遠遊一若奧德賽  
漂流在春之波 夏之濤  
七弦琴的音響滑落自萬花的御花園  
蝶之款步恒是王者的風采  
杯觥交錯著昇歌 狂歌曼舞

或許在一個長長的下午

遠山煙化卷積的雲層  
蛺蝶躑躅猶若典故中的莊周  
嘯傲荒漠 寓言一則物化的傳奇  
幻化為一蛺蝶  
飛出千年的浮生大夢  
在朦朧中款步而來  
夢幻曲遂戛然止於一柱琴絃之上

——一九六八年十月

## 變調

### 之一

雲層疊砌著月白的苦楚 在空際  
冥紙的卷雲高高矗立 再焚燒後的地平線上  
雲層裂隙 一簇簇擠壓著險惡的風色  
冷冽的午夜  
深沉的空蕩憂鬱的淒冷赫赫然降臨——  
霜天間的月色冷冷映照著空無的墳園  
墳園之上 冥冥的月色  
一若夜路突遇的蛇眼 驚惶中  
驚醒被囚牆永遠禁閉在異域的異鄉人

啊！魂兮——魂兮 那是閃電觸擊著的麻痺  
關山月 灰冥冥的關山千疊萬疊  
狼群嗥叫著冷月  
帶出無定河邊青海頭無依的飄泊  
冷風囚禁的午夜一時潰散著  
塵封的記憶 一若悲壯的焚城日  
喧囂的吶喊轟傳自崩塌的城池

洶湧的激流在雲巖中強力沖散

激盪一座突兀得堂皇而冷默的靈骨塔  
續續紛紛的雲屑如雪崩傾下  
覆壓著霜後殘跡的墓地  
在囚禁的午後 霜風如流浪的鴉群  
聒噪著

緩緩波動的雲層下  
無垠綿延的冥色垂落而下  
在靈骨塔向外張望的睥睨裡墳地的上空  
幡飛著古戰場的沈沈煙霧  
以及被時間遺忘的號角  
血腥味的煙硝  
午夜高揚著的色調斑駁  
而國殤之歌落下  
而塵埋的記憶之牆傾塌  
狼藉的征歌以傳奇故事開始敘述  
在墓地上石柱聳峙間有俯臨之塔矗立著  
霜吟的冷月蹲踞著一若聖王君臨  
魂兮魂兮——

（低低的三弦遂錚啞地彈起  
自灰冥的死域 魂兮——）

## 之二

鉛重的雲層獨佔著焦土的空漠  
從鐵疾藜之外射出  
熠熠的閃光敲醒曠野的悲風  
日頭昏昏地被囚禁在霜雲之牆內  
恍如馬群馳過 黑色的鐵蹄自虛空中踏響  
一若聖王的征馬的達的達踏過古老的驛道  
戰神的獰笑竟褶疊著秋霜的冷冽  
飄風旋自東北 蓬斷草枯  
空盪的空間鴉群飛翔旋繞  
啞啞聲中有無枝可棲的疲憊

### 砲響第一

煙硝挾帶著裂空的嘶喊  
追逐著一支幡飛的戰旗  
暈眩起自熠熠的右旋 彈殼陳列著  
呼嘯響自閃閃的砲口 煙硝散飛著  
天空被污濁成鐵灰色  
血腥的紅花走在槍彈的通道上  
猶如春日的朝陽裡姊妹淘連袂踏春

(那些尖眼睛的頑童  
敲打著頭顱的鑼鼓  
蜿蜒過花果的幽徑  
唱著歌著嘻笑著喧鬧著)  
而裂雲似的爆響忽地傳自地底下  
旗幟茫然被緊握在  
一截血色斑斕的手臂上  
金鼓喧嘩 號角在風暴的圈圈裡舞弄美麗的總飾

鷹自盤旋在砲手的射程內  
血肉之城轟轟然癱瘓在燃燒的壕溝間  
焦味從東北飄起  
飄到堡壘的陰影下  
飄到風向不明的堡壘之外  
誰曰無衣誰曰無衣 甘與子同袍  
身著戰袍的出征者蹲坐在偉大的雕座上娓娓敘說  
我們的手指間一時便創造了歷史的傳奇  
如何走入後人的誦讚 步上神聖的臺階  
燃起的燭光閃爍中跳躍著不朽  
於是就有了碑石有了雕像有完人塚上的英雄  
戰馬悲嘯著西風 風蕭蕭兮——

無定河邊 徐緩地流動著的悲歌  
悲歌當泣望鄉的雙瞳中浮昇起故鄉的月  
故鄉的月映照著征婦深閨不眠的閨怨



### 之三

(域外 彈三弦的人將手指擱上第三根弦  
錚——說戰場道戰場  
徐緩的那史詩的神秘與富麗)

昇起的塔柱在荒原上悠悠醒來  
戰場上的神話再次被鎖禁在夜流間的濃霧裡  
當傳說的色澤漸次褪色為清淡  
石碑也在茫然的腐蝕中逐漸被遺忘  
風流過蘆葦叢兀自蕭瑟  
霜凍的墳塋復臣服在浸天覆蓋的雲層下  
月色淒苦 在碑石上冷冷凝固  
又一顆殞星無聲地穿越霜天  
雲層以外 被冷霧囚禁的太陽  
踏響晨階

日日太陽自墳園寬曠的背景上升起  
靈骨塔的塔眼日日追逐著染紅著的落日  
一若鷹隼翱翔的風雲在此界上空醞釀著  
風暴——

鬼雨空灑著南山的淒楚  
碑碣在蝕骨的苦楚中泣血  
天陰雨濕聲啾啾悲聲啾啾  
新鬼煩冤舊鬼哭新鬼啼哭  
風暴過後 明澈的天空再度壟罩著異域  
塔尖頂著天藍  
野鴿飛翔的雙翼拍擊如歌的行板  
霜晨空漠地在起伏的地平線上再次降臨  
飄盪的雲層也迭次褶疊著霜空的冰冷  
雲層以外 燦燦然的太陽鏘然步出  
映照向午夜夢魘後灰灰冥冥的墓園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稿於師大（噴泉三）

## 哀歌二三

### 之一

西歸的落日並不比往日斑斕  
闊葉林間那歸巢的夜鳥依然鳴唱著  
昨日黃昏的調子  
駐足在昏黑的林外  
傾聽那調子輓歌一個個輪流而來的明日

### 之二

醉飲吧 這釀造情調的月色  
寂寞裡我讓月光盡情曬著  
那三盞燈在圓角矗立得很淒美  
數過穿越拱門的殞星  
我忽覺 月閃爍得使我闔上雙眼

### 之三

夢幻的曲調散成一陣風  
而我狠狠抓住的是兩手空無  
吻過星辰 吻過明月  
而那總是虛假  
在風中 如斷了弦的豎琴

### 之四

哀歌 不能當作悲泣  
月落時那斷弦下響著低低的調子  
寂寞裡我還是期待月再東昇  
雖然那月光不再曬著我的明日之歌

——一九六九年五月（噴泉四）

## 午後的簫吟

自溼漉漉的窗口游進  
在我枕邊的燈臺上  
眼鏡蛇身的前後搖晃著  
蠱惑我午後初醒的瞳孔中  
慵懶的迷濛

天窗外 空無一物的大氣中  
層疊的雲映照著焚燒後灰燼的天色  
慵懶的風拍動著雲崖  
自微波動的呼息中  
起伏的濤聲  
緩緩拍擊著我敏感的聽覺

在斷續的簫吟中  
隱形的吹簫者在如歌敘述  
黑色的袍子縷拂著  
古印度神祕的音色  
那蠕動的蛇腰  
一若午夜幌過方場穿緊身紋線衣的女子

有花姿自午夜的風中舞弄身影

有漂盪自嫵媚中散飛柔髮絲絲  
有紋衣的舞女自漸高漸強的樂調中搖滾

雪白的散花  
自煙空的仰望中繽紛而下  
在我仰躺的身姿上  
飄落成醒後橫溢快感的花葬  
我的眼睛我的雙脣我那空曠無際的偃臥  
花葬 輓歌微拍著我被沈埋的知覺

濕意浸得沈甸甸的窗簾之外  
大氣密密的透散出  
那欲噴湧而出的透明激流  
午後 那款款的音響  
沿著我意猶未盡的耳膜  
有黑洞的簫鳴鳴叫著

——一九六九年五月（噴泉四）

## 月異

請眾同頌

而寧靜 獨棲著 浩瀚的 海  
獨棲著 寧靜 浩瀚的海 而  
浩瀚的寧靜 海 而獨棲著  
獨棲著 浩瀚的 寧靜海 而  
寧靜 以塵厚的孤寂沈埋著  
單調而美的月的世界

異域的上空

幻雲高亢

幽黑

引日向近而又遠的地平線

地平線之外之外

那銅蝕著藍紋的

線條奇異的

靜靜的

地球

懸浮著 以萬古荒涼的大千為背景浮雕著

登陸之下午君臨

一望悲涼的曠古

神話已非屬一長卷的書頁

艇眼之外

展延著無窮無盡的無風無水的無人跡的異域

那異鄉的怪客以一隻腳

輕緩的

孤獨的

屏息的

踏上一

然後另一隻腳踏出

兩腳之間 刻鏤著完整而美的一步

（寂寞的腳終於

輕輕踏出一個腳印

地球上的眼睛在一瞬間屏息）

七月 綠褶疊藍

禽鳥棲著河岸

河岸棲著大地

大地棲著宇宙

只那飛翔的鳥在河之彼岸獨棲著 七月

斂翅的神鳥在萬目之底下獨棲著 七月

燦麗的火焰花叢裏

太陽神自焚而昇空



以雄渾之姿向深邃的上空作一初航

(夢幻的異象 非夢幻的登臨

塵封的一個謎等待那人的揭穿)

七月 搜索的眼睛向天外

超時空地追蹤那怪鳥的鳥道

七月 寧靜的夜風拍擊著

沿著軌道運轉的星辰

七月 層層朗澈的神話

興奮一如待解的千古萬古之謎

在絡繹不絕的情緒激越裏 七月七月

月色沖洗層疊的古老古老的典故

(一厚冊的神話淹沒在月光下

靜靜的躺過千年萬年)

月在高遠的天空 神話

是一襲斑斕的霓裳羽衣

長河漸落 后羿挽著自己的神弓在初月底下

凝視天外那婦人淒苦於喫了靈藥的無奈

唐王的宮殿 夜深前殿

月光落在妃子舞衣方酣的絃索

而宮殿外 太白的飄逸  
泅泳在采石磯凝格的月色上  
而一夜之間 層裏的神話與夢  
因一個佳兆而層層卸下

（月落大地 所有的興奮一時  
崩出如一街谷激流的橫溢）

天外的消息 非是青鳥所傳遞  
在飄香的午夜傳來  
在晨風激越中傳來  
四時二十二分 那人的前後雙腳  
在地球與月球間踏成  
無限親切而又怪異陌生的一步  
洪荒之月依映然照著現代街弄  
浩浩時空沖擊著  
一若滔滔長流  
漢時關啊唐王殿  
君不見斷垣頽柱曬著千年萬年的月光  
月落大地 而寧靜  
不再獨棲著浩瀚的寧靜海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初稿於嘉義（噴泉五）



詩歌卷二：下午，寂寞的空廊

## 【輯二】月，在山寺



## 晨道上

太陽無聲的登音  
踩過我夢裡的無花果樹  
且向西作悄悄的款步  
且靜靜地踱向早晨的門檻

涉過清晨沒膝的寧靜  
晨曦無邊的飄落—  
自綠色的華蓋自華麗的黎明  
把初陽的影子一一繪過  
哦！我乃圖畫太陽影子的少年

許多鳥語紛紛前來徑上散步  
足聲是聽不見的  
只有過橋的鞋聲清脆響過  
恍如踏過青石板路的久遠回憶  
在林間迴響一個個美麗的過去

無盡的叮噹繽紛以下  
一仰首我就仰飲一杯盈盈的曙色  
多少鐘聲飄上又飄下  
把思念盡付與晨風—

醞釀成

一種詩思

一種哲意

——一九六五年九月

## 花季

等待過第一聲遲來的春訊  
我遂攜帶沈思偕行  
穿行於續續紛紛的花間道上

細碎的陽光宛似一襲金黃的披肩  
灑落一整個花季的燦燦爛爛  
深深走入風景線上  
陽明山迎我以一山的空靈

櫻花落盡之後  
悲劇桓長留在枝柯間  
想起明春陌上花開  
我將再度攜寂寞遲遲歸來

潭邊的一池清漣  
依然淺笑盈盈迎我  
不見去年的採花人  
哦！櫻花依舊為誰開落

亭畔我就此耽讀一片落英的遺書  
悲劇年年輪迴如故

我悲櫻花櫻花悲我

乍覺我竟已涵容一整季的悲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櫻花落後遊陽明山

## 初晨

飲太陽以初醒的裸瞳  
我醒自昨夜沈沈的夢魘  
床上黑夜不再逼我以沈沈的睡意

緊緊握住光明最初的一線  
晨光中 我翹首向東向太陽的方向  
仰向日葵渴求的企望  
滿懷熱情追逐太陽緩行的影子

在林園與我耳之間  
舖展一條清新的甬道  
聽取一林的嚶嚶  
蓮池的睡蓮啊—  
請開放最皎白的一瓣為清晨

我細細咀嚼著初晨的哲思  
時間恒在白晝與黑夜間輪迴  
猶如希臘的施西弗斯  
推動著日復一日滾下的巨石（註）

初陽流淌過我年輕青澀的額際



猛然回首——

白晝已然迎我以一臉的燦燦

註：希臘神話中的施西弗斯，被罰推一塊巨石上山，等推上去隨即  
又落下，如此旋推旋落，週而復始正代表一種偉大的悲劇精神。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晨

## 月，在山寺

月光在鐘樓以東憂鬱

鐘樓以西

塔影向寂寞裡拉長

且長長地長長地

綿延一長廊的空曠

廊柱矗立莊嚴矗立

柱上即綴以菩提樹葉

鐘樓與鼓樓間冷冷

一廊月色即逼近

而我瞳將之飲盡

雕飾花葉的塔上

我的雙瞳默讀一口鐘上的銘刻

當鐘聲沈沉傳送

銅綠的漫漶即詮釋某種記憶的符號

月落殿上的扁額

燙金字的黑色底上

浮雕一種昇華的禪味

當木魚輕輕叩響

一山的空寂遂被沈沈敲落

——一九六六年九月

## 變奏的秋

當秋的故事在果樹園以外憂鬱  
季節的荒涼便開始續續紛紛了起來  
果樹園以內觸及回歸的記憶  
觸及去秋驚呼的冰涼  
沉落吧！沉入深淵的空寂  
碎了的焚跡散了的煙痕

我的雙瞳雪亮明澈如秋  
昔日便款步以來  
果樹園啊！你風乾的顏彩多美好  
維爾的淡綠 馬蒂斯的棕  
古鼎的銅綠 錶畫的斑黃  
花與果 枯枝與落葉  
收藏七月的步姿 八月的鮮艷  
其姿影 其顏彩 恒是一串累累的成熟

記憶中的去秋 斑黃的跡象  
左肩上 我掛滿異鄉客的落寞  
異鄉啊秋風中的異鄉  
我獨赴秋雲迷鎖的孤獨園  
俯拾一林憂鬱一季淒迷

西北風便長長地 蔓延髮際  
鄉愁宛如葛藤 緊緊纏繞住額際

我是寂寞的 寂寞得編不成秋之小品  
當我尋覓遺落的記憶 我便是落葉  
疏朗的天空 凝不住足跡的一片雲  
在秋煙濃密處 我的憂愁鬱鬱跌坐  
秋為我而憂鬱 而落葉 而愁吟  
西風前 我即是焚楓的浪子  
一叢藍煙升起 飄逸向空淺的天空  
而我的歡笑與哀淒便焚成餘燼

今秋我孤獨如一天額的星子  
搜索昔日星河流浪的痕跡  
哪！我的憂思擱淺 在河之右岸  
渡口以北 折斷的蘆葦在哭泣  
我懷疑自己 是否那枯萎的蘆葦  
企圖繫住風的裙裾 秋的裙角

（西蒙妮，陪我到落葉滿地的林中去吧！）  
落葉在風中旋轉旋轉著邀舞的舞影

「請進—請進—編織秋愁的少年  
落葉林裡已昇起焚葉的濃煙……」  
我還要雕塑自我的角色未知的角色  
而愁聲語我「我已非種植秋愁者」  
我是誰？畫秋之臉譜者

當秋的憂鬱開始在季節裡結凍  
果樹園已空 焚葉的濃煙已散  
窗前 那剝剝便是命運的叩門聲  
我不再憂鬱 不再慵懶  
秋日啊！我把無名指擱上豎琴的第三根琴  
琴弦斷了 我是焚琴的鐘子期  
隱隱的流動著 變奏的秋 那聲韻

（後記）從去秋到今秋，一年，幾多個剎那？我摸索的行程暫告一段落，記得〈秋的聯想〉在《中國詩刊》發表時，我高興的想：「我向中學時幼稚的浪漫告別了。」當然，那種歡愉是很可笑的，不過那總算是一個痕跡。今秋，同樣是秋天，感覺上已大不同了，幸而寫「詩」的熱情依舊。只是秋給予我的感受，那又是如何呢！好一個秋！

——一九六六年十月

## 秋的聯想

已進入十一月在時序的長廊上  
秋很濃很蒼白  
在課堂隔坐大一女生生澀的臉上

想起去秋的日子  
校園裡狂放的豪語與朗笑  
而今已飄逝 雄心已東流

想起歐陽修在秋風中  
高歌他的秋聲賦  
宋朝很渺茫很遙遠  
我只能尋他於古典的線裝書裡

想起拉馬丁在草場上沉思  
沉思秋日將自然垂死而迷濛的眼睛  
彌留之際吐出傷感的淒愴

想要學古人悲秋  
在月光中徘徊復徘徊  
吟「懷君屬秋夜，散步吟涼天」



想起多年前的秋天  
她還小住在長干裡梳著小辮辮  
在秋風裡，蹦蹦跳跳  
讓秋風舞弄髮上的紅蝴蝶  
而此刻她已長大  
青春的笑輕漾在淺淺的酒窩中

啊！秋在古典裡秋在夢裡  
濃濃的愁正醞釀秋的高潮  
茫茫我兀坐在夢的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螺髻土崗如此抽象為一  
一組變形的球體 錯塔羅列在地平線之內 之外  
只有濃濃的晚雲低低垂著 低低垂著

(咕—咕—)

鴿音咕咕 那幽靈  
交織于雲之上 之下 之左 之右  
血管中盡是奔騰著翱翔的 鳴嚀的血液  
那彎曲的翅膀

優美地翱翔著

以優美的半弧之姿

飛著 徐緩地 急速地 飛著  
重覆祖先飛過的天空  
遙遙張望遠方的地平線  
活著即不斷地翱翔 咕咕 咕咕

(咕—咕—)

那野鴿子 以白翅翻飛復翻飛  
翅膀上馱著黃昏的壯麗  
而夕陽已冷 已冷  
晚雲如漂白的棉絮 在夕暮中漸紫漸黑  
原野上 暮靄濃得使平野更空曠  
不知覺中太陽不見 地平線不見

熠熠的星辰高高升起 在東方

野鴿子的咕咕溶向一片未知的夜

(咕咕一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 遊記詩稿

一條石階曼曼向樹叢 雲叢  
朝山客的瞳子遂拾階而上  
在雲樹構成的空白處  
捕捉一角向晚的湛藍  
鳥在嚶嚶 蟲在唧唧  
密林裡 萬籟在緩緩地協奏著夜  
響屐的叩叩的昇起 昇高  
將黃昏的組曲長長長長地滑落

岩影無聲地構成  
峭壁在苔痕中褶疊一幅古老的臉譜  
被人默讀的時間之書呵——  
夕陽褪色一抹晚霞的紫紅  
卻將灰影遺留給暮靄 給腐蝕的寧靜

石級在下 石級在上  
雲霧深濃時  
有人辨認出一條細碎的玉帶  
如此飄渺 低低地垂掛著

山間擎起一座山寺的禪靜

那牌坊默立著  
鐘聲纏繞著石雕的美麗的圓弧  
是晚鐘了 寺廟舉臂迎迓一貫行客

佛在寺裡供著  
廟在雲裡坐著  
寂靜裡 一角飛簷飛起  
一如仰首的龍首躍向晚雲之外  
萬籟在廟之前之後呢喃  
呢喃了一個黃昏 木魚終於敲落——  
一個禪意的夕暮  
梵唱朦朧 在朦朧的時刻

庭前 一叢叢秋菊漫開著  
駐足的雲遊者在菊叢中  
瞳中有禪靜輕輕漾起  
「香爐裡一柱清香上天  
我神——黑夜圓寂於斯禪定於斯」

萬山俱寂 只有四邊的蟲唱一波波洶湧著  
無聲的僧房

沈浸在好幾層厚的星光中

萬盞燈自山下亮起

晚風動時 萬山之上即浮動一片流光

夜空的中央

星群流浪 銀河今夕有擱淺的子夜

螢光閃爍 在林之外

在林之內

古森林的廣場上遂響起混聲合唱

朝山人的笑語與歌聲

襯托出僧寺的靜 提昇至另一片世界

月影西沈 水酒般的澄澈中

長廊以柱影構成一流動的夜

殿北 一顆很冷很冷的星

低低地懸掛著

靈隱寺在湖畔午寐著

陽光落自小小的天窗

將太陽的圓影刻畫在一方地上

黃土路上 好幾匹陽光披掛著  
南風起自遠方  
遂把一林叮噹搖盪向空曠的湖面

一隻白鷺鷥 劃過湖上  
以白翅抒寫一則陽光的小品

午寐 渡口有未渡之舟  
寂寞裡 湖面如此展開一塞尚風的倒影  
櫓槳正醞酁於正午  
且輕輕地將陽光疊褶成一匹縐紗

湖上的風景傾斜下來  
湖面將山林的鬚眉細細雕塑著  
湖呵——初醒的瞳朦朧地  
捕捉一朵流動的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遊山後



## 晨之林園

把晨之存在摺疊

一種沉思的

一種田園的

樂章 F 長調的交響

長徑上多少渾圓的日影走過

高音階 低音階

款步以豐盈的音容

初陽輕輕觸及小河長長的臂

伸展向西並觸及一林滿滿的清醒

青空凝視著

而我的雙瞳輕踩過夢裡的無花菓

流動的綠流淌過我年輕的額際

小蓮池上蓮花又一瓣瓣舒放

且以美麗肯定晨之存在

自我之存在

我細細仰讀晨的眉宇

清晨啊！雍容如你卓絕如你

而我合手膜拜一

晨之存在 美之存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 寺廟廣場

雕了花磚的寺廟廣場  
在一片悸動著淒美的秋陽底下  
那石雕的雙獅  
以三隻腳  
靜定地  
站著  
另一隻腳輕踏著 渾圓而斑駁的圓球  
鐘鼓樓前  
晚風旋捲著一群鴿翔般的落葉  
棲止於另一蹲踞著石獅的雕座下  
石階在午陽曝曬之後  
冗長的沈寂  
便一階階上升到方方的天井  
繚繞著煙香的神殿上  
殿外 迴廊之外推出一幅淡墨的千里風煙  
風煙裏  
一幅藍、綠疊之又疊的景色  
虛淡一如正殿壁上蒼黃的壁畫  
廟前凝結著苔痕的廣場  
荒老一如山門外吶喊不出一波波水藍的  
落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苑第四卷第一期）

## 淡水河岸

淡水河的潮音長長地溢向沙岸  
鹹味的渡船靜靜泊在陰影裡  
正午以後 觀音山的側影  
移過沈思的花草樹叢的對岸  
且向我全裸的眸子移近逼視  
呈我以一片山光 一片雲影

造虹的時分 鴿翔的時分  
時間的歎息遙落向黃昏的門檻  
暮色昇起昇起  
自指下自凝思的額際  
海風無聲地流淌過—  
早早將關渡的星火拋落身後  
我默坐在堡影下  
冥想古淡水蒼老的光榮  
那逝去的繁華一如凋謝的花之容顏

暮靄四佈著—啊！沈靜  
斜步的陽光已不能搖幌我  
以那流過灌木叢流火的豪爽  
入夜以後 思念蹣跚在岸上

稀疏晚星掛上我瘦削的左肩  
一翹首 煙火之下是月的嬋娟  
更多的星子就此升起 自眼際  
覆蓋我以一天燦燦的星光

這星點燃了整個夜的存在  
而河面快速溶解一空星色  
化為粼粼波光 靜謐地流漾  
若是在威尼斯  
月形帆牽動一河星光一河流光  
這港這桅影沈睡在小浪彎彎的臂彎內  
朦朧的是漁火 那不眠的船眸

沒有誰攜足音來這岸上  
寂靜伴我 星光伴我  
我仰躺在堡之上夜之上一  
細細耽讀一天額無名的星圖  
守堡的人早已離去  
更多世紀的灰影也早離去  
殘留的寂寞 古典的苔痕  
唯我獨享 我乃枯守廢堡的守堡人

兀自讓蟲聲自堡下漫漫升起

宛如洪水

淹過我裸露的四肢

星座在左 星座在右

哪！我想不起無星無月的意義

一音櫓響 黑暗裡渡船划過

夜渡者啊！你渡將何往？

彼岸？下游？

不聞海倫誘人的呼喚 一切都是錯誤的航程（註）

不想涉江採芙蓉 採一季長長的思念

我依然無所遺無所思

若有 寧願摘一把星星飾上襟領

讓憂鬱離開河岸

它該愁渡至彼岸未知的彼岸

我只是旁觀者旁觀一江星月向西流

這不是忘川 若是，我早就效夸父奔河

遺忘一切原是美麗的幸福。

讓水聲悉索點綴這夜

四周蛙噪著蛙鳴啾啾  
這是自然 自然就是美  
信仰這寧靜  
寧靜即神 神即存在  
一仰首萬千的星辰化為繽紛的珠屑  
星空之下恒是寧靜 恒是永恒

註：美詩人愛倫坡的名詩〈給海倫〉詩中稱他這倦遊的浪子愛海倫  
風姿的感召願回「昨日希臘的光榮和往昔羅馬的盛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葡萄園二十）

## 山寺

一列階石就此直線上昇  
階石之頂  
天空覆蓋著 以藍色渲染之姿  
日落 從闊葉林間展佈其陰影  
且斜斜地走過小小小小的草徑  
到廟前鋪著方石守著石獅的廣場上  
鐘樓在左 鼓樓在右  
黃昏遂詠歎調地滑落滑落……

大氣澄澈  
如酒精般浸著廟宇與僧房  
古老了的石塔矗立著  
灰堊的塔尖顛危危地頂著一朵晚雲  
焚一爐香寂寞地坐著  
煙香靜逐著暮了的雲靄

自幽黑的洞口  
灘聲在廟簷以外響了一長長的下午  
晚課的鐘聲忽地昇起  
噹——地敲落  
那敲鐘的手就輕輕敲落長長的下午

## 風景連作

山林歟

阜壤歟

使我欣欣然而樂歟

莊子——

### 之一

一座山亭翼然 聳立在山畔  
古典的紅柱將一頂華蓋高高頂起  
頂起幾方里的好風 幾方里的層雲  
長長的飛簷突起 雕塑成  
一線美麗的半弧

山亭午寐著 雨聲細碎  
青琉璃的瓦上 展翅如一仰躺的古琴  
好風自南—  
山濤協奏著泉鳴成一如歌的行板

亭外的風景開向東 西 南 北  
亭之東 一株冬青綠了一季  
亭之西 一叢秋菊寂寞地白



山劈開滿面鬱鬱的綠 屏風般  
一片空曠在亭南 沿地脈切成整片的開朗

鳥鳴不聞 去夏的遺跡遺留在寂寞的青苔上  
山岩背陽 一支追隨太陽的向日葵  
山脊上一線流動的白  
在萬綠中凝塑石膏的流線

在風景線的蜿蜒而上  
一座亭昂然矗立  
玲瓏山亭漸漸浮起  
在歸途漸行漸遠的蜿蜒山路上

## 之二

小徑曲折地融蝕於煙雲叢裡  
石舖的山路終被掩於一  
荒煙蔓草間

踱向虛幻 有意無意間  
一山的空靈遂被塑成  
時間的裸足無聲地滑落登音  
徑旁的古碑 太陽讀過 月亮讀過 星辰讀過  
一行字蹤自苔痕欲淹中漸被遺忘

桃花林在岩石間茁長  
不知紅過了第幾季  
煙霧昇起 繪成一幅水墨的淡彩  
岩畔 一支鳳尾草笑著  
「沒有一粒種子不是靠自我向地裡成長的」

當徑上花開  
戀蝶的歸人恆是緩緩歸去  
傍晚 一雙雲遊的白鶴駐足

以優美的立姿逗留在徑邊的綠池畔  
一種顧盼 徑上的野花成群地歡舞

有暮靄升起 小徑閒逸地  
踱向落照的蒼茫  
且輕輕把白晝用長指  
彈進一片幽深的渾沌

### 之三

寺廟的廣場 在黃昏  
竟被圍成方圓不一的大千  
不聞野鴿咕咕—  
音籟在廊柱與廊柱間終於圓寂

鐘樓在左 鼓樓在右  
微雨在山寺凝塑著寂靜  
穿越長廊 柱影長而又長  
另一座廣場 花圍被排成美麗的形式

黃色的袈裟靜定在大殿中  
經書的版刻字體上流動著木魚叩叩  
紅塵在外 那去髮的比丘尼  
呢喃過一整個下午  
將念珠數過又數過  
「我佛—」徐緩禱音中有無聲的靜

雕花的拱頂上 花葉飾成一圈菩提  
微光落自莊嚴的龕頂

佛自雕座上浮起 合十的雙手  
慈悲的佛光分射在祈禱者屈曲的背上

一聲晚鐘響起  
月色入廊 鐘聲輕輕迴盪向長廊  
於是 山寺也禪定了  
夜霧中寺廟的側影終於被塑刻完成

## 之四

夜霧朦朧在苦竹林裡  
幽暗的小徑上沈重的夜露滴答地滴落  
一隻夜蟬的嘶鳴沉浸在夜的軟流  
餘音便突越沈沈的輕煙  
落向一片灰濛濛的白

白鷺鷥夜宿著 夜空不見展翅的美姿  
冰涼的石橋畔  
流動的蟲鳴一波波湧起  
淹沒河岸青青的莽草

在黑潭裡 月影如沈璧  
田田的蓮葉靜寐著  
好一片月色 蓮池有不眠的蛙  
嚶嚶 一片蛙鳴將夜推入月色裡  
葉上 寐著的葉片輕盪著悠悠流光

夜靜 斑駁的樹影在草徑上  
渾圓渾圓的光流著鋪著

夜風吹動一林幽深—

一隻宿鷺醒覺 忽地彈向天際劃一個圓弧

星辰很冷

在稀疏的林際 星河漸西漸沈

那奇異的晚星旁

有一顆星終是沈向虛無的空際

## 之五

吊橋畔 一輪落照孤懸著  
昏黃的太陽詮釋著悲壯的況味

河床裸躺在晚雲之下  
圓石纍纍 如被遺落的記憶  
漠漠的沙灘上有深深的足跡  
每一腳印都導向不可知的地域

暮靄飄昇 在地平線上  
落日的光圈裡  
一行歸鳥斜斜穿越  
彎曲的雙翅上 馱動整個黃昏的淒迷

暮鴿咕咕 優美之姿翱翔向天空  
一個半弧交疊另一半弧  
在晚空中聯綴成不絕的圓

吊橋吊掛著 在兩岸間  
三弧高懸 懸了多少日月



吊橋之下 溪水迤邐向西  
而遠方煙雲深濃處 有一座長橋浮現

落照孤懸在吊橋之上 之下  
潺湲的溪水細訴著亙古的記憶  
依然有眺望的瞳子  
百年前異於百年後  
只有空際的紅日  
冷然凝視煙雲蒼茫的下界

——一九六七年二月

## 一個海邊的下午——詩風景畫素描之一

### 之一

午時一刻 防風林日規一般轉變陰影的方向  
那瘦瘦的影子  
預感一個下午斜斜地滑動  
陽光 穿越鼠灰的雲廊 以歌者之姿  
在舞池的大晶面上圓舞圓舞  
流浪者般流過這兒長長的腥味的窄街  
(哪！太陽踞坐在天頂的中央 教堂的尖閣上  
沈思的瞳 俯視那港 那桅杆星羅密布的帆船)

一帶灰白的陽光的沙灘 從防風林這邊  
沿著灰色的滿佈魚腥的沙岸 伸展伸展  
伸展到那邊防風林的海灘上

防風林之外

海在羅列

島在羅列

海平線上 灰雲變形蟲般的曲體升起  
在赤裸的女胴體的很原始風的曲線之外  
海島的影子 浮動 迴旋  
一隻船影 霧裡幽靈般的出現復消失

荒涼了一長長的下午  
那海終於敘說成一只曠古的傳奇

## 之二

而悲涼的調子升起 在海邊的一個下午  
一支長長的悲愴的曲子終於被奏出  
民謠風的 傳奇性的  
調子 在升起 在迴旋 在升起  
海浪一波一波地湧動著 且昇高昇高  
然後下降下降  
靜靜的浪 戲逐的浪 憂鬱的浪  
歌以原始的野性的吶喊  
舞以曠野的蹁躚的步姿  
浪花浪花浪花——  
風的無名指攔上海的大豎琴  
音符遂滑落 且迸散 且飄落 且飛舞  
海邊的下午——  
那曠古的神話故事遂被訴說  
    夜霧昇自午夜的夢幻裡  
    有夢幻的月光在海之上  
    在海之下  
    那飄泊的荷蘭人自歌劇中走出  
    唱悲愴的調子

尋不得方位的鬼船 徬徨  
綠色的一盞燈 閃亮在桅杆上  
悲風起自東 西 南 北  
那船迴旋於鬱綠的波與波間  
波濤跌落 這音響  
響碎悲淒的子夜 夢幻的子夜  
海 遂以清醒的音容圓舞以出 自晨  
浪花 遂以流浪者之姿昇起昇起  
昇起 藍 藍 藍 藍——  
以沈思之姿 以迴旋之姿  
抽象成海的構圖 藍色的構圖

一支長長的曲子終於被奏出  
且被塑成一種音容 很羅丹風的  
在海原上

### 之三

那漢子在碼頭上 眼睛搜索著海之外

太陽晒著那長而又長的瘦影子

（他只是皺著濃眉 很憂鬱

他不懂海明威 他不懂）

其瞳觸及那船 那灰色的桅杆

觸及蒼白的魚屍 魚腥味

他怔住 荒涼的調子重覆出現

敏感的深處

深深 逼向瞳中

那影子躍起 且飛奔 且狂旋

長而又長的影子溶進魚腥的陽光底

（他只是皺著眉頭 很憂鬱

他不懂海明威 他不懂）

## 之四

腥味的風 梳著海的長髮 風信子般的

梳著防風林 風信子般的

太陽移向教堂的左側

紅紅的瞳子睜視 海港 帆船以及防風林

那遙遠的島 遙遠的海平線以及

海平線之外的海平線

那怪岩突出於海之上 萬頃陽光之上

下午 岩影緩緩地構成自己

向背陽的那一個方向

海邊的下午 在那一長排高高的直直的防風林之外

陽光傾斜至斜斜的斜斜的方位

悲涼的調子寂寞了一整個下午

海的臉譜升起 一種哲人的沈思

浪花鏤刻其容顏的哲思 其亙古的沉默

升起 那扭曲的臉譜 在孤寂之上

在暮靄之上

一下午的影子消溶 在沙灘上  
在黃昏裡

——一九六七年八月遊海邊後



## 迴旋集

### 之一

甬道的上空 顫動的  
泉噴湧著古銅的朝日  
窺視的窗眼便不為什麼地迷濛起來  
瘦長的柳樹林頂日日有晨頌誕生

鳥聲的喧聒如貓步走出霧中  
激盪著兩岸高聳的層樓深谷  
晨雲在谷頂 隱隱流布  
初醒的晨樹髮隙清露晨流

樹影密密地網捕著晨游的一尾魚  
在潑刺潑刺的磬音中搖幌著  
旋轉著的音流 鳥聲起落  
一記鐘聲自眾聲中突兀地拔高

在靜定的朝氣中  
廣場周圍的樓影飄浮如蜃樓  
濤聲徐緩地衝盪著我的額際  
有黃金的泡沫漂流在漸次變藍的空氣中

晚安！校園 憂鬱的初霜後  
升起的太陽有如是美麗的啟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

之二

初霧朦朧著校園的矮樹林叢  
從花葉網中 檸檬黃的初月  
蝸爬至禮堂古典的樓簷上  
瞻望的長窗遂將月光片斷片斷地凝格  
校園中 微波湧著暗香流動  
自那飾裝得一若雕塑的花牆  
有樹影斑駁修飾在偃仰的噴水池中  
夜色清冽蝕刻在月光浸泡的枝柯上  
霜天墓角的重重覆蓋下  
音波湧動著 天鵝湖上  
女孩子花花的裙裾舞著夢幻曲  
舞過長長的小徑 一簇簇的七里花香  
紅樓早已橫溢著濃淡相宜的景色  
慢慢地旋舞到那圓圓的噴水池上  
月光光 紅樓的屋宇浸在水酒般的清澄中  
雲打此界的上空漂泊過  
雲天一色 晚風吹落時  
茫然的霜葉錚然飄上階台  
夜深沉一若枝椏間熟透了的核果

——一九六八年三月

## 秋之三重變奏曲

### 第一首

一隻灰髮的鳥在林地上哭泣  
不知已泣過多少過長長的下午  
徐緩的 那啼聲斷斷續續  
一如叩門的啄

遂有輓歌昇起  
天空的中央 藍色以卓絕之姿死去  
除了虛無 夕暮竟以何種步姿走出？  
猶之於廣場上的一座銅像  
自眾人眼中步出 且仰著頭瞻視壯麗的落日

那風景終是繽紛被絢爛地推出  
然後夕陽將之焚盡 風化 塵埋  
灰燼之外 終有復活的一隻火鳳凰在灰燼上  
肯定其成灰前之存在

是晚雲 在果樹園的上空  
偶然之歌 在落寞中被那人愁吟著  
愁吟之後 輓歌亦隨而徐緩而靜止  
季節遂昇華為神 為美 為詩之完成

## 第二首

乾枯得空無一物的河床上  
只有一支蘆葦從磐石隙抽身而出  
不為什麼的試圖去證明流水的存在

落日浮貼在荒原之上  
渲染的血紅流著 不聞焦味  
河岸的那排高草已被燃盡  
這壯觀卻無觀眾的葬禮 輓歌之後的火葬  
竟是如此悲壯的結局

那沉思荒原的人終於出現  
以野狼之姿將腳印嵌在有個性的沙灘上  
一步就走出一足跡 一腳比一腳深沈  
在夕陽中 那獨步的茫然的有說不出的  
寂寞

還沉思一些什麼？  
除了荒原  
除了乾河床

除了存在主義

哎—九月竟然是卷永遠褶疊不完的书

### 第三首

蓮潭之上 已然寂寞得一物皆無  
只有一朵蓮花浮雕在水面上  
蓮之瓣 以皎潔超越太陽與月亮  
就只這樣一種堅持  
活著即是美的詮釋

那愛蓮的人在遙遠的宋朝訴說  
蓮存在的道德價值 而我只想那些  
存在就是美的問題  
天地間 美乃至真  
蓮只孤獨地呈現 證實一種美之存在

寂寞裡有誰打這兒路過  
沒有 什麼都沒有一除了納西思  
他的孤獨  
在洋裝本的神話中永恆存在

夏日已被焚盡  
蟬噪也只能尋之於去夏的詩集裡

秋風起兮 蓮池不再漣漪  
那人遂想起該塑造一座雕像  
然後離去 走進冬日的空茫中



## 第四首

一片落葉

跋涉過透明的晴空 旋舞如那芭蕾舞者

以足尖立住接受觀眾喝采

然後在謝幕之後逝去

曾絢麗過 也曾任陽光氾濫於軀殼內

曾試圖去讀懂一枚鳥語

也曾想搜索去秋焚葉後的遺跡

乃是火葬前的懺悔 最後只是一片空無

霜降前那飲雨的落葉林地

以濡溼重覆其腐蝕的主題

於是 腐葉的味道飄過參差的疏林迴廊

長長的林巷間

依然疊積好幾層好幾層沈厚的黃葉

野火後餘燼未熄

燃燒自己乃是一種至美

猶如祭壇前那默默燃燒的一截燭火

死亡是一種完成

落葉之後 焚而又焚

回歸為土地化作春泥最肥沃的一部份

秋霜下自有一枚核果孤懸在枝頭證明什麼？

## 第五首

霜白的闊葉林之上 那人發現  
月光竟是一片難以辨認的月白  
斑駁的枯枝斜斜地跌落  
模糊如一幅蝕刻的版畫

那個被傳說為撈月而死的詩人  
為什麼不再向杯底泅泳  
或許采石磯的月光比采石磯的人還清醒  
而捉月的太白應是清醒了  
水中月就是那麼一回事

疏林的瘦背脊上 飲月的烏弓著背  
聲息俱無 那黑體的突飛人物  
呼嘯地投向另一片林子  
而月亮依然以凌波之姿踱著

林中想月的那個人  
終於從月光中走出 到河岸沈思撈月的故事  
眼中浮現一片純然的白

沉思撈月的人已將自己的悲愁吟成一首絕句  
月光之外 他竟然在沈思的石上遺忘了自己的名字

——一九六八年五月（噴泉二）

## 蓮之歌——自我藝術觀的一種解說

蓮池的中央 一座雕像  
終於被那巨大的雕塑手雕成  
蓮之瓣 在壯麗的晨空底下展示  
其皎潔 其神聖 其超越一切的至美  
整個世界遂甦醒來  
徐緩的頌歌升起 一如朝日從東方升起  
在時間靜止的剎那  
蓮竟被提昇為神 為至真 為最後的完成

（神啊！誰在岸上坐著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除了納西思）

一朵蓮花坐在無人的水潭上  
在蓮池上 蓮自我完成為一座雕像  
其構成背景在變與不變之間  
其名字飄忽且如雲一般  
焚燒後竟能復活的一隻火鳳凰  
藝術之神啊 偉大的雕塑手  
在時空之外 大理石的立姿高高地矗立

（神啊！誰在潭上坐著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除了一朵蓮)

在宇宙之間 蓮的晨姿乃具體而沉默  
孤絕地形成一種真實的存在  
蓮葉在雕座之東 之西 之南 之北 四方膜拜  
一若歡呼的眾手將神祇高高擁起  
詩的卓絕是不落言詮的  
完成的雕像遂已預感終被毀滅  
蓮的凋謝在落日中永遠是一首淒美的輓歌  
猶之於一隻火鳳凰展翅自昔日的灰燼上

(神啊！誰在岸上坐著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除了雕像的那人)

雕像的那人坐著 在岸上  
曾整整守候一季 長久等待之後  
世界遂再創其世紀  
晨是台階 光是導引  
蓮終以銅像之姿被雕塑完成  
時間靜寂 只有一全新的主題緩緩地揚起  
晨的存在 夏的存在 蓮即詮釋

美之呈示乃一至真 乃一首詩的完成

——一九六八年六月（葡萄園二五）

## 夏之形象

### 之一

夏窗以外

一朵雲便飄逸了一長長的太陽季

醒時看過 寐時夢過

那雲的飛逸之姿幻化萬次千次

化成蛺蝶 化成鳳凰 化成白翅的天鵝

存在即是飛翔

在虛空中 畫著自我的影子

猶之於那畫太陽的人終只畫成一紅色的圈圈

偕著莊子逍遙 列子御風

夢覺時 恍悟那原是一則古老的神話

不曾真實過的

除了雲之外 還是雲

除了蛺蝶之外 還是蛺蝶

除了鳳凰之外 還是鳳凰

最後 終覺得自己乃是夢幻曲中的一只白天鵝

這一季 夏窗之內



自我的標幟遂被塑成天鵝的雕像  
自虛空中 展翼成一飛翔之姿  
飛翔之外 太陽底下的那朵雲  
依然是飄逸的

## 之二

仰望之間 澄澈的大氣  
竟透出醇厚醇厚的酒味  
雲被酒過 風被歌過  
九月的那度黃昏遂又飄然降臨  
從彎彎曲曲的山徑小道上  
古了的塔便昇高  
瞳中 古塔展翼成為展翅的兀鷹  
在我仰躺的臥姿之上  
翩翩 形成飛翔之姿

我是醉者 徘徊江潭  
屈原阮籍陶潛太白竟露出臉孔  
在晚星與群峰間  
緩緩地呼喚 魂兮歸來——

醒著復寐著 寐著復醒著  
澤上只有一隻鳴鳥節奏地咕咕啾啾  
大氣依然散發酒味  
魏晉與盛唐終是遙遠又遙遠

瞳中 那古塔還是突兀地孤立著

——一九六八年七月

## 秋之感覺

從彎彎曲曲的徑道盡頭  
一截古塔突兀地走出  
塔頂酒味的透明的晴空吶喊著  
——秋

煙雲燃盡長夏的黃昏  
如是悄悄如是寧靜  
夏日遂被塑成  
枯枝與黃葉間一尊蒼老的標本

花魂哭泣著 在葬花辭中  
有人讀出被瘞被輓的淒楚  
只有一朵夏日最後的玫瑰  
被插在行吟人的襟領上

山崗上 黃葉悲吟寒蛩悲吟  
清瘦的林頂上  
一隻野鴿子繞塔而飛  
咕咕——落日西沉

——一九六八年九月

## 秋之形象

在一臉譜秋容的褶疊裏  
讀一葉秋 一池秋 一地燦燦然燃燒著的秋  
夏之外 秋一  
終如一粒熟透了的漿果  
被摘自顫抖的手

路過雕花的廊柱  
流過彎曲的飛雁之翼  
踱過朝起一流淺淺的清露  
翩翩然 如蝶 姍姍然 如貓  
秋之步姿竟有著大一女生的羞澀

捏破小小的唇 以冰涼的手指  
呢喃渾圓而透明的秋  
那飄呀飄的長髮 在風中  
拂亂我自夏日的憂鬱

蘆葦叢簇在在一灘淺淺的三角洲上  
稀疏的投影詮釋著秋水  
秋水啊秋水 渡口的下游  
有今夏最後遲渡的星子

屋北的長庚 冷靜一如一座新雕的水晶  
俯臨著北窗下一盆秋意的插花  
闊葉林以北以北  
秋以好幾層厚的落葉淹沒林地  
然後讓野火又燃燒了一整季的林園

落葉的焦味溢向東 向西 向南 向北  
秋終於被塑成一個立體的空間  
將臉譜多面地呈示  
望過黃昏的窗口 我恍覺自我  
凝固成教堂閣頂的一隻風雞

——一九六八年九月

## 秋

十一月 紅樓的屋宇  
沉澱在透明如酒的大氣層底下  
扁柏道上鐘聲踽踽穿行  
羅列的樹廊間——  
遂響起美麗的小舞步 如歌的行板似地

白千層樹底 一片木葉低低地飄落  
飄進澄澈的空中  
輕巧一如果樹林裡的第一枚秋果

浮雲在上 美麗的風在上  
噴水池仰躺之姿  
宛如圖畫上的古典庭園

鐘聲升起 蹀躞之姿  
踱向秋雲構成的長廊  
紅樓在秋空底下清醒著  
透明的大氣裏有一叢流雲  
如歌般地流過紅樓的上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 植物園三題

### 之一

旋舞的蓮花自水池中 款款

以舞蝶人之姿

燦燦的天光橫鋪著園景

從甬道到柵欄

到池畔那娉婷的小亭子

讓陽光披下如披肩一襲

自我們的雙肩上

軟軟的風飄著披肩的下襟

襟影細碎地鋪成

一匹長而又長的織錦

高亢的天空覆壓著

江南風的荷塘

午後 自我倆斜倚的草地上

窺視池上墨荷的淋漓

有烏雲自緩緩波動的大氣中

慵懶地敲叩著



假日的午后

在那風景線上款步者的耳膜

## 之二

長長的迴廊在夜色中洒浸著  
一排石柱沿蓮池走著  
藤蔓沿石柱向上爬著  
月光隨著藤蘿蝸爬而上

那月 去春同看的那月  
依然是古典的飛簷一角  
依然是池畔聳高的天線  
只那人遠遠逸去的腳印  
猶如夜行者緩步向重疊的黑夜

去春 霧濛濛的月夜  
一段迴廊的蹀躞敲響著  
蓮池中朶朶亭立的典故  
而那消逝的  
在廊下是飄落的紫花瓣

蓮已是古老古老的傳奇  
藤蘿也將枯萎在傾頹的石柱上

月夜會老會荒

那借步同行的委婉終將敲叩著

子夜沉默的獨遊

### 之三

低垂的藤葉在我們頭上  
非假日的寧謐在園內輕漾著  
在石欄杆下的流水之上  
慵懶 那紫花被咀嚼成  
淡淡的幽香

如果妳能涉午后的陽光而來  
一若仙子的凌波  
一步比一步輕盈  
在細緻的陽光中  
旋呀旋呀 旋出一朵朵美麗的傘花

微風吹亂妳長長的垂髮  
吹漾起妳眼波中的夢夢幻幻  
喏 情人  
讓這曲折的甬道被走成一段永恆的記憶  
在傘下 渾圓圓的傘花底下

繞曲廊 出幽徑

微風渦綫著妳飄飄的裙影  
花洋傘上 那太陽  
斑斕地在我們的身前身後聒噪

——一九六九年五月（噴泉四）



詩歌卷二：下午，寂寞的空廊

## 【輯三】致杜瑪



## 夜，在嶺上

營幕蹲踞如一打盹的獸  
背包及槍在我左手邊作無言的守衛  
我仰躺著沉思著  
暮色昇起 自林頂 自亭亭的華蓋

我感覺到嗎！已躺過一刻  
野草覆蓋了我草綠的軍裝  
蛙聲以及更多的蟲唱  
宛如洪水淹過我額我瞳  
淹沒我仰臥的四肢

遙遠地望過去 向北  
美麗的星子懸在大佛的耳際  
佛在靜中 佛在禪中  
那不信神的大兵們  
坐在聖地上笑說一些些荒唐

一天星輝覆我 夜空凝視我  
絕嶺頂上 我思及故鄉思及自我  
號角昇起一月正當頂  
我摘下軍帽 隆重地飾以繁星

——一九六五年九月於成功嶺

## 站崗者

（右方蛙噪）

月色在渾厚渾厚地沉澱  
沉澱著奧義的哲思  
那站夜崗的年輕的兵徘徊、巡視  
並以沉鬱的裸瞳向夜之野  
搜索昨日射擊後的槍聲

（左方蛙噪）

稀疏的星子掛上左肩  
向南大肚山之外之外  
鄉愁如葛藤在額際緊緊纏繞  
且思及自我 一種豪華的存在

想到廢堡 白天枕著壁上的苔綠  
野草迅速地爬滿鋼盔上  
在戰壕內清醒的體悟擬想的烽煙  
砲彈呼嘯而去  
夏日遂焦慮地自射口滑落

（蛙噪在左方在右方）

疏星昇上三〇步槍的刀尖下



班長的影子查哨後遠去  
萬籟之下一切俱寂  
那兵把帽沿自夜露下拉低

——一九六五年十月憶成功嶺

## 音樂花園 ——聽貝多芬第六交響曲而作——

在斗室 陽光的斗室 清晨的斗室

音波迴響，迴旋——

長笛 短笛 單簧簫

鳥語呢喃著 夜鶯郭公以及杜鵑

氾濫成萬千音彩的華麗

一波波 一朵朵 來了又去

把思念塑成意念的永恒

意念昇起 美昇起 和諧昇起

神啊！掖我同昇

昇至花之園 音樂之園 永恒之園

左手邊 在晨窗底下

陽光在 F 長調的交響曲上滑過

一種微音的

一種田園風的

長長的琴音 長長的思念

我底心是小小的飛花的城

華麗的音色 溫柔的旋律

億萬朵的繽紛而下  
覆蓋著一室的寧靜  
我靜坐在萬籟之下  
我是雕塑之手 雕塑不朽的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 瞻望與沈思 ——中國文化的謳歌——

之一

我曾徘徊過在古典的牌樓下  
瞻望古中國的光榮  
在雄渾的廊柱間沉思——  
歷史的容顏 時間的音容

在故宮 雕花閃爍著陽光  
依然凝聚著日月的光華  
如南風戀著這世界 這山河  
中國的呼喚 慈母的呼喚  
叮嚀著每一片炎黃子孫的耳朵

## 之二

請上 請踏上白色的階石  
千古招我 古典喚我  
        商周的光榮——  
        漢唐的繁華——  
一脈直線——砌成信仰的永恒  
步入雄渾的大理石柱的莊嚴  
古典昇起 千古昇起  
        一長廊的榮華與高揚

圓頂之下恒是永恒  
鐘鼎的銅綠 玉石的光采  
以及滿版的刻字 漫漶的碑文  
啊——沉靜 歷史的沉默  
駐足千古之前  
我自覺是一株樹 歷史的幼苗

隱隱地我沉入古中國的宏博  
千年的智慧開成花 結成果  
綿延千萬代的種籽

種籽 深埋在土地下的希望  
恆希冀著陽光 雨露 上天的賜予  
所有的種籽終要開花結果

西潮的廊外吶喊過 衝擊古遠的廊柱  
中國啊 西風中的中國  
屹立如巨人 堅固如磐石  
它雄峙 它昇高 它歡躍  
在永恆的苔痕下聳峙無恙  
那就是令我膜拜的 令我思慕的  
中國啊 永遠含著笑容的中國

### 之三

我們必將堅強 如一株勁松  
抽放出生命的力與光  
在歷史的廢墟間——  
我們將是歌者 正義的歌者  
歌這永恆 這凝聚不朽的光榮

在時間的審判臺前  
奉獻不朽的果實 不朽的見證  
中國啊 中國  
我要作個傳遞火種者  
在時空的不絕的火把傳遞中  
傳遞一把永恆的光輝 不朽的榮耀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于冬風中

## 狂想·西班牙風的曲子

一支吉他的荒涼終於描出  
西班牙古堡的風景線  
昇起 那西班牙風的曠野與豪雄  
鬥牛士紅色的披肩 步姿 以及浪漫  
浪人的沿街賣唱 狂舞  
以及 古堡的陰影 落寞的黃昏  
長長的海浪在沙岸舞踊  
吉普賽人式的 那被奏出的  
一種浪漫的調子

(一個主題迴旋一個異域的情調)  
那漢子一啊！吉普賽人血液的奔騰  
只有這次仰著頭 伴奏著一把吉他  
進入寬廣的廣場上  
廣場上 噴泉在圓池內躍昇  
一座中古世紀的雕像坐在池中央  
瞳中有種落寞的光  
花雕的石花葉飾著 一柱高高聳立的銅像  
被時空雕塑成的裝飾成的  
一座銅綠的雕像  
廣場內的天空 八月昇得好高高



低低的調子 柔柔的調子  
古城的落寞便被低低吟出  
一種行吟詩人的風采  
便在吉他的弦上沈吟 低迴  
那漢子的眼睛望向八月的天空  
在弦音裡 捕捉那逝去的光榮

古老的塔在古街上矗立  
於塔影的傾斜中  
一古老的曲子  
便被吟出  
那彈琴的漢子赤足走出一街的荒涼  
古銅色的月自塔窗窺視  
且雕出多稜角的樓影  
那漢子落寞的影子 長而又長

歌者的姿影 被冷冷的月  
沿著街廊複寫  
(一種調子 重覆出現一個主題)  
以抒情之姿 那調子  
緩緩地走出的街上迴旋 迴響

雄性的風 在古街狂舞  
一天星子也狂舞  
只有那樓影 長長的凝塑在冷地上  
昏黃的月 在古堡上  
廣場的夜已深沈 噴泉依然躍昇  
雕像坐在寂寞的中央 且浮起  
星子便昇自肩際  
在多稜角的陰影裡  
寂寞的 那夜色沈澱如一墨色的水晶

彈琴的右手在琴弦間逡巡  
一支長長的曲子終於被彈奏而出  
在午夜的夢幻中  
古城的幻影昇起 又飄失  
那曲子越奏越低 越低越遠  
    高塔的美姿 堡影的長長的直線  
    廣場的雄偉 以及噴泉  
    以及西班牙風的調子  
已遠 夢幻的曲子已遠  
彈琴的右手擱上肅靜的一排弦上

那漢子的影子 長而又長

踱向古老的夢裡

（在黑暗中 一支燭光高燃著

窗戶底下 一種低低的柔柔的曲子昇起）

西班牙風的古老的調子

便在一支吉他的音響裡荒涼了一整個夜晚

——一九六七年五月

## 三個象徵的解說

### 之一

哀歌升起 一支悲涼的調子升起  
一九六七年夏季組曲的指揮棒高高地揚起  
向落寞的空際揮開一好圓好圓的圓弧  
弧之內 卓絕的音容浮現 飄昇 浮現——  
如歌的行板的 在弧之外 之左 之右  
然後低低的調子在黑色太陽下變奏

一九六七 四個悲淒的符號  
浮雕在廣漠的黑色背景上  
那憂鬱的孤獨的影子終於被自己塑成  
一座雕像 在荒原上

## 之二

七月 陽光在荒原的落寞上醞釀  
一種悲劇 一種蝕刻的浮雕——  
在赤裸得空無一物的地平線上  
一枝瘦瘦的油加利立著  
沒有誰蹣跚在原野上 除了冷冷的雲翳  
寂寞裡 那樹雕塑自我長而又長的影子  
憶及風聲 雨聲 蟬噪以及  
年輪內昔日成長的形相  
觀照被日特露德的盲瞳所構成的  
一田園風樂章的樂土 美麗的伊甸  
「就因為她不知罪之存在 在她之中  
祇存在著光明和愛」  
而黑亮的光已自迴響的琴弦上滑落——

那樹自荒涼的土地上抽長  
葉脈與根鬚觸及陽光 雨露  
當風暴在荒原上揚起  
葉脈的貧血在默默詮釋一種死亡 一種遺棄  
曾被子夜淒迷過 陽光曝曬過

日日夜夜 那樹塑造自我的世界

在荒原上 一座粗糙的雕像遂自雕座上浮起  
黑色的太陽底下 一枝油加利  
被曝曬成長而又長的影子

### 之三

在焦味很濃的日落  
一列石柱孤寂地矗立在那兒  
荒涼了一個長長而淒美的黃昏  
長長的投影 在龜裂的廣場上  
詮釋一則沒落的時空的遺言  
於是 有輓歌輕輕地流著 在廢墟之內  
在廢墟之外  
一種淒楚的 荒涼的  
調子 蹣跚過苔綠的長廊

苔文 鏤刻在石柱的腐蝕裡  
默對一片荒煙昇起的荒原  
血紅的太陽在荒原之上冷冷地凝視  
荒墟畔一枝羞澀的向日葵  
那葵顏企盼一種光 一種熱  
血管內奔騰著躍昇著清醒的血液  
沒有誰來坐在荒墟間  
只有這向日葵在寂寞裡自生自滅  
不知已死亡過多少次？

「我是一隻火鳳凰 在灰燼中  
不斷的自我焚燒 且復活再復活——」  
清醒的預言在每次被焚後成為神蹟

「讓我復活 死去的——  
祇是一具曾蒼老過枯萎過的軀殼」

一枝向日葵孤獨從荒墟中茁長  
且信念 一隻鳳凰自灰燼中飛昇的神話  
在荒墟的裂柱與斷垣間  
輓歌輕輕地低低地流著  
不知覺間太陽已冷  
已冷 空虛中向日葵凝視  
一斜斜的枯萎的  
被遺忘的  
陽光  
而荒涼的調子再度幽幽地昇起



## 之四

一種低低的調子被揚起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季內雕塑成  
一種音容 一種步姿 一種形相  
於是 荒原上憂鬱的構圖遂被完成  
    (有暮靄冉冉升起 自廣漠的草原上  
    遙遠的 地平線以赤裸的弧形浮起)

血紅的太陽漸落 在地平線上  
一支瘦油加利沉默地雕塑自我  
那影子在草原上 長而又長  
一座廢墟坐在黃昏的落寞裡  
冥思著消逝的榮耀 繁華的幻夢  
只有那落照冷冷地凝視  
    在廣漠的荒原上

第二個太陽還未東昇  
    (調子 荒涼地升起  
    一支長長的曲子被揚起  
    在壯麗中 輕輕地淡去淡去)

——一九六七年十月（噴泉一）

## 洪荒 ——對生命最原始的孤獨感與狂野性之探討

之一

太陽東昇

自黑色的地平線之外

自黃色的大荒原之外

昇起 洪荒的主題昇起

一闕蒼茫而沈雄的曲調昇起

指揮的右手揮一好圓好圓的圓弧昇起

(太陽 紅色的太陽 黃色的太陽)

太陽款步 在洪荒之上

款步之姿 即一英雄的孤獨 一王者的蒼涼

(太陽 孤獨的太陽 蒼涼的太陽)

## 之二

杜瑪的影子長而又長

瘦而又瘦

在荒原上踉蹌 踉蹌

踉蹌之姿 而孤獨 而孤傲 而淒涼

杜瑪—你野性的容顏仰起

只有這一次你才是仰著頭 仰著瞳

徜徉在多岩的多砂的荒原上

青空冷默 岩石此時曝曬年輕的太陽

(太陽 新生的太陽 年輕的太陽)

你的步姿—

你的容顏—

你的野性的瞳色—

恆是一王者的孤傲與冷默

血管奔騰著最原始的最獷野的血液

過沙漠 涉流沙 涉流沙 過沙漠

杜瑪攀登於洪荒之上原始之上

於是 荒原自腳下遠遠近近地展現

—太陽的血紅流過了巨岩群

流過了漠漠的黃沙 乾枯的真空地帶  
化石的蒼涼曝曬著太陽  
披獸皮的食人族列隊而舞  
揮石棍 播石鼓 敲木棒  
蓬 蓬 蓬—叩 叩 叩—  
野性的吶喊升起 升起  
族長吹動野牛的號角 告誡其子民  
「維天之命 假以斯土  
奕奕荒山 浩浩荒原  
凱風自南 育彼萬物  
北風其涼 荒野烈烈  
于嗟麟兮！  
于嗟麟兮！  
凡我多士 秉王之德—」  
蓬啦 蓬啦 原始的歌聲升起  
原始的拓荒者在森林穿過  
荒原冷冷地睥睨一支走向曙光的行列  
（太陽、紅色的太陽 紅色的太陽）  
原始的行列在荒原上穿過  
森林在地平線外招手 呼喚  
「來吧！地球上最年輕的部族

於此建立止息之地—」

在構搭的巢外

艷麗的野花蔓延了大地

百草在谷壁在荒野企圖構成其形式

獸骨與獸牙在谷地蒼白 清洗過憤怒的奔流

一鎗在手 狩獵者在初獵

野獸的憤怒 呼呼地磨著長長的獠牙

而巫師敲叩空洞的骷髏 自龜甲上

卜刻著部族的去向 「向東不利 向西」

野人族的舞蹈在一圈野火外進行

狂舞的男性吆喝 蓬—嘿—蓬嘿—

瘋狂的胴體在蛇舞 在狂舞

男瞳在幽暗中舌舐著女人其髮其瞳其胴體

嘿—蓬嘿—手拉著手 腳交疊著腳

野性的血液在男女的身軀裡氾濫

春天在夜野 初民擁抱著春天最赤裸的夢入睡

而岩窟族長傲視這狂舞這野性的奔騰

野花在火光中盛開 大紅大紅的奔放

狂歌 狂舞 在野火之外 在奔放的野性之內

（太陽東昇 紅色的太陽昇起——）  
荒原的幻景破滅 如野煙自暮色中消溶  
杜瑪跋涉之姿 在太陽下 長而又長

### 之三

荒原自杜瑪的腳下伸展

（陽光細細的流淌 熔岩般的流淌

昏黃的荒山 灰白的沙漠

枯木 黑色的枯枝棲著黑色的梟鳥

岩隙蟒蛇斑斕的膚色 瞳色很冷很冷—）

杜瑪離族而去 向東？向西？向南？向北？

其步姿是飄忽 恆是蒼涼

杜瑪 你的瞳冷默如冰

額間的憂鬱被讀出

「念吾一身 飄然曠野」

憤怒的太陽燃燒黃色的荒原

荒原的野煙昇起了燃燒了

火紅燃燒荒原上的高草 枯黃的野草

太陽沈沈的步幅向西 向地平線之外——

杜瑪憩息此其時

原始的夢 自夜晚的星座間構成—

—那女人 佩帶海貝的女人

其笑很野性 很原始

垂掛著的獸皮綴飾著野花 紅色的野花  
胴體如蛇 晃動如搖擺的韻律  
金黃的風信子自髮間滑落  
其雙瞳如火 融化了野性原始的血液  
其舞姿如花 奔放著火與熱在風中搖晃  
足踝上的貝殼 細頸間的飾物叮噹叮噹——  
那女人那荒原上 野性的奔放  
應和著單調的節奏 原始的舞姿升起——  
(太陽 紅色的太陽 野性的太陽)

杜瑪自原始的夢境中走出  
長夜逝去 黎明在山岩之外吶喊  
「你是光 你是熱  
你是大地的神——」  
杜瑪的步姿在初醒的太陽下 長而又長



## 之四

太陽在荒原之上滑行  
天空覆蓋著乾旱的荒原 大洪荒  
杜瑪昂起黑髮覆額的額頭 帶著冷默的神情  
涉過那母性的 荒茫的大地  
款步的步姿凌越原始的淒迷  
杜瑪啊！你的血管恆奔騰著王者的孤傲與深沈  
「大地，我是你的子民  
是沈默的拓荒者 一種原始的憧憬」  
於是 荒原上的漢子終於被塑成  
一介王者的尊榮 英雄的風采  
杜瑪 你的名字形成  
一陣風 男性的沈默的雄風  
（而太陽依然東昇 太陽 紅色的太陽  
孤獨的太陽 王者的太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露營手札 ——兼贈那些不知名的營友們——

之一

萬籟俱寂 在暮色裡  
只有一隻夜鳥在斷斷續續地啼咕——  
已啼咕了一長長的下午  
在寒流中那啼咕沉重地撕裂  
灰雲的大氣

露營的人在搜索  
去冬走過的一道足跡  
被掩沒於荒溼 被淹沒於蔓草  
過道上 一截枯木上坐著一朵覃菌

帳幕憩息於左 於右  
白楊憩息於前 於後  
崗頂 豎領的人點燃一把營火  
帳幕與白楊間 遂有星光閃爍

依然啼咕  
在濃霧之中 那啼咕浮浮沉沉

猶之於冬日遙遙遠遠的呼喚

飄昇向沉澱著的灰雲塊的黃昏裡

## 之二

山上無星

鼠灰的雲低低垂落在帳幕上  
小布旗被凍僵於孤立的桿頂上  
只有一片樹濤在上流動

是銅版的蝕刻 雪降第一夜  
陽明山上矗起一幅雪白的浮雕  
霜跡在上 雪跡在上  
蝕成一塊黑白版面的朦朧

風成群呼嘯者 在營道口  
夜行人將冷冷的頸子交給圍巾  
穿林入林  
不知史芬克斯攔路問謎否？

第二夜 夢依然被囚禁於帳幕之內  
帳幕之外 夜沿營幕脊背貓步  
且低吼 弓身躍向一片  
密度很濃很濃的黑

### 之三

營帳畔 那小小的紅楓  
不知已立過第幾季？  
「今秋——不知落葉已幾許」  
寒風中 小小的楓葉舞動著  
葉脈內流動著吶喊的霜  
流動蕭蕭的那一季

寐者 夢裡秋山千疊  
夢覺 夏日的一枚蝶語  
遂徐緩地吟詠一長長的夏  
寐後復醒 醒後復寐  
最後 在輓歌中群葉回歸泥土

凝視著秋 在山澗底  
野鳥啼咕著 在山澗上  
一隻灰髮的鳥棲在楓樹的手臂上  
啞的鳥 隔空搖落一樹的淒迷

已立過第幾季

記憶中 那小小的紅楓  
終被塑成一枚美麗的標幟

## 之四

寫意的山影在灰宣紙上渲染  
一個水霧樣的黃昏  
寂寞裡 遠遊的瞳子駐足  
且繪一圈圈太陽的影子

淺淡的 斷峰間剪貼者一輪紅球  
浮昇的霧在下 在左 在右  
那飄浮的紅被嵌在露營人的瞳中

午後五時 山色早早醉過  
在哨聲的迴響中 敬禮日落的旗  
獨遊的人穿越煙雲 蔓草與夕陽  
營帳間好幾叢篝火遂昇自背後

營火啊！燃燒最後一堆濕材  
狂歡之後 那人自未熄的灰燼中  
讀出一山冷意的瀟灑  
然後醉步穿過漸濃的夜色  
沉思那叫做雪的東西

——一九六八年一月

## 不協奏的都市之夜

一整個窗額的陽光終於被染紅  
午後六時  
血紅的落日被剪貼在一排鋸齒狀的屋脊上  
鋼鐵的突起 在都市的上空  
縱橫著交織成一幅抽象的構圖

據說那長街的騎樓底下  
奇裝的異鄉客在販賣孤獨  
圍觀的人嘶啞著嗓子喊價  
而有的則以疲憊的雙腳支撐著肉體  
希冀探明那黑袋子裝著什麼神秘？  
頭上 只有那清醒的紅燈嘲弄地俯視著

小巷弄的街燈燃亮  
血紅 綠色 褐紫 窗格子彩繪著夜  
一輛紅色的街車駛過  
車中人沈溺自己在尼古丁與爵士樂裡  
車外的黑暗角落便響起夜遊人躑躅的步聲

（穿過對街的窗格子  
暮鴿子咕咕地響了一個黃昏



夜七時 唱片轉盤上急急的衝浪  
將籠鳥逼進一小小方圓的柵欄內)

落寞的荒月 在窄巷上空懸掛著  
星月遂被窒息於一格格小窗口  
如此展開的子夜  
猶之於一束凋萎的瓶花 低低地垂著  
在灰白的燈光底下

煙霧昇起 灰色的塵煙糾纏著燈光  
低氣壓地籠罩不夜的街坊  
這些屋宇醒著復寐著  
瘖啞一如荒城

(音響穿窗而出 在厚厚的帷幔內  
醞酑的夜 啊！夜在狠狠地暈旋)

一半曲子被樂隊狠狠嘔出  
另一半被扭曲成不成樣式的樣式  
只有一個皺眉的異鄉人清醒著  
將夜推出旋轉門之外 之外

死巷的盡頭 一柱街燈孤獨地站立著  
有人在悲泣失落的星光  
還有誰比星更清醒 在天宇  
凝視荒涼的都市景象  
浮現在比墳園還冷還黑的背景上

就如此誇張地展開  
視野裡 灰黑的單調的直線  
構圖一個都市的天空 被分割的空間  
灰霧低低垂著  
    在長街的窄巷的錯雜間  
灰霧垂下  
    燈影垂下  
        如此——都市的風景遂傾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

## 變奏的夜曲——贈給「愛樂」的朋友們

從燭光中無聲地走出的 那人  
竟訝異於變奏的一小夜曲  
曝曬於霜白的月光中  
琉璃的地鏤他的  
清瘦的影子  
星辰向他  
微笑著

那人 突覺得自己是音樂欣賞會中的一支燭光

燭光燃著亮著  
旋律自微光中升起  
且昇高 且飛揚 且迴旋  
宛如花雨續續紛紛地飄落著  
在小白燭之左 之右 之上 之下

憂鬱不再 孤獨不再  
在夢幻的迴旋裏  
他的腳步飄浮  
浮葉一般的  
在水波上

沒有名字 他只是音樂之海上的一片葉子

貝多芬 柴可夫斯基 巴哈的音容

在群星間輪番閃現

且緩緩地呼喚著他

魂兮 魂兮歸來 胡不歸來——

那呼喚是天空中

一聲比雲還輕還柔的回聲

在虛空中 形成一個淒美的存在

他站著 影子長而又長

一株葵花般的站在落日悲壯的光輝底下

仰望星辰的天空

那人的瞳子遂觸及微雲後黑雲母的深沈

燭光滅後——

黑夜再度沉向一無伴奏的空漠

他站著 一支短燭般的在黑暗中咀嚼著孤獨

——一九六八年二月（文苑）

## 致杜瑪

杜瑪 荒野在我腳下生長著  
身前身後 疊之又疊的景色  
盡是氾濫的斑斕  
斑文瀾荒草 荒草間的碑碣  
碑碣是半傾頹的苔石 半漫漶的墓誌銘

銘曰 躺下  
躺下 我生前的慌亂與恐懼  
這石室比陽關外的還淨土 還極樂  
土撥鼠噬咬的春天 不再傷春  
大風暴狂流時 不再輓夏  
葉黃枝枯 不再悲秋 不再悼冬  
啊一天啊 我的名字 我的財富 我的愛情  
幻化成蝶 成朔夜的死月光  
寒雨濕漉我裸葬的悲悽  
清明之後 黑色的蚊蝶  
黑色的冥錢自我空洞的墓穴飛起  
靜凝的光自雲際洩下  
這兒一塊方碑 那兒一截圓碣  
纍纍疊疊 纍纍又疊疊  
落日的荒涼撲向曲徑無聲的蜿蜒

杜瑪 我不願躺下  
讓我奔離這無花無鳥無歡歌的地域  
杜瑪 我不願僵臥成石 蝕骨成銘  
讓夜月的光濕漉我的額 我的黑髮  
讓我的眼睛 我的嘴唇  
被淹沒在冷血的青苔下

杜瑪 我要奔馳  
墓眼在惡狠狠瞪我 怒我 恨我  
只因我窺讀它的墓誌銘  
杜瑪 我要奔馳  
藤蔓纏繞我的腳 荊棘撕抓我的髮  
荒原在背後虎撲著我的影子  
我的影子虎撲著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撲逐著地平線  
地平線在層層波湧的紫黃中狼奔著  
落日

杜瑪 我擁抱著生命  
生命是鷹隼的斷翼

在廣漠的孤獨中  
撲向明日的雲  
昨日是淡漠的煙雲 空蕩在虛無的大氣中  
斷翼飛赴千疊萬疊 千疊又萬疊的陽關  
西出陽關 杜瑪—  
陽關之外 那一匝匝可預見的孤涼  
杜瑪 將進酒—  
我不願躺下 不願進入  
更進一杯酒吧 杜瑪杜瑪—  
斷翼繞樹三匝 仍尋不著可棲的棲枝

杜瑪 讓我醉倒  
落日的暈旋在我的頭上  
風蹄的達達在我的身前身後  
我的衣服亂飄著  
攀附著折斷的荊棘 野草與臘染著的斑斕  
我狂奔 我呼嘯  
我摔倒 我爬起  
杜瑪 別用你的荒原鋪在我腳下  
讓我淌血的腳  
奔躍向眼前的斷崖

杜瑪 我曾試圖進入  
周遭一個個孤獨的荒涼  
我的靈魂將不再流浪 不再飄泊  
狂奔之後 我知道  
最終還是要躺下  
成一塊碑 一座被荒溼苔淹的墳墓  
讓落日的斑斕  
悲染著我裸葬的悲悽  
縱使明知道這樣 我還是要狂奔 要呼嘯  
杜瑪！杜瑪啊——  
因為你是明日 你是死亡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初稿於師大





## Abstract

This compilation is a newly revised digital edition. The book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Song of the Land*, published in 1999; the second part is *Afternoon, a Lonely Corridor*, published in 2000. *The Song of the Land* includes Li Xian's works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August, 1969.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Struggle," including contemplation, reflection, and recollection; "Small Town Impressions," including works on small town sceneries and social customs; "Bitter Tunes," including records of social events,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al life affairs. *Afternoon, a Lonely Corridor* contains Li's work before college graduation (1969). 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Afternoon, a Lonely Corridor," focusing on lyrical works; "Moon, at a Mountain Temple," focusing on landscapes; and "To Duma," including works on daily events.

**Keywords:** modern poetry, life record, soci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reflection,  
lyrical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李弦文集 . 1, 詩歌卷 : 大地之歌 / 李弦 ( 李豐楙 ) 著 .

-- 初版 .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 2023.11

面 : 公分

ISBN : 978-626-7419-02-1( 平裝 )

863.51

112019915

### 李弦文集 1：詩歌卷：大地之歌

發行人：黃敏惠

總編輯：盧怡君

行政執行：林金龍、陳嘉麗、王詠紳、沈文玉、李懿帆

作者：李豐楙

執行主編：江寶釵

執行編輯：梁鈞笙、黃千珊、蔡翔任

排版設計：呂奇峰

出版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600263 嘉義市忠孝路 275 號

電話：05-2788225

網址：<https://cabcy.chiayi.gov.tw/web/>

執行製作：南曦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育平里郡平路 188 號 13 樓之 20

電話：0937-495077

印刷：泰銘照相製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南區彰南里新孝路 186 號

電話：06-2910838

初版日期：2023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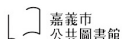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I S B N : 978-626-7419-02-1( 平裝 )

G P N : 1011201722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CHIAYI CITY



嘉義市  
公共圖書館



南曦文創

SDGs:



4 優質教育



11 永續城市  
與社區





本編為重新編輯的數位版。書中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大地之歌》，曾於1999年出版，第二部分《下午·寂寞的空廊》曾於2000年出版。

《大地之歌》收錄李弦1969年8月大學畢業那年之後的作品。分三輯，輯一「掙扎」，收錄冥思、感懷與心境。輯二「小鎮印象」，多寫小鎮的景觀風土。輯三「哭調仔」，以詩書寫社會紀事，對歷史的感懷，以及當下的生活寫實。《下午·寂寞的空廊》收錄李弦大學畢業（1969年）之前的作品。書中分為三大部分，輯一「下午·寂寞的空廊」，以抒情為主。輯二「月，在山寺」，側重寫景。輯三「致杜瑪」，為生活敘事。

ISBN 978-626-7419-02-1

GPN : 1011201722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出版